****

**印光大师防魔止偏法要**

**——《印光法师文钞》选摘**

**印光大师 原著**

**净业学人 选编**

**目 录**

[前 言 10](#_Toc8292)

**[印光大师防魔止偏法要 11](#_Toc17616)**

[越分欲得为堕落魔外之本 11](#_Toc20680)

[急欲见佛易着魔 12](#_Toc25304)

[念佛发光乃属魔境 14](#_Toc26028)

[境界现前莫失正念 15](#_Toc24922)

[勿慕见境 17](#_Toc5186)

[求感通为修行大障 18](#_Toc12899)

[不可妄欲得道得神通等 19](#_Toc31078)

[不可舍持名而修观法 21](#_Toc11866)

[念佛三昧不易得 24](#_Toc26356)

[勿欲急得一心不乱 26](#_Toc5751)

[冀胜境界最易着魔 27](#_Toc7396)

[心空境寂时何境界之有 29](#_Toc10220)

[魔境胜境之分别 30](#_Toc21591)

[不可着外境相 31](#_Toc11585)

[见善恶境界如何对待 32](#_Toc29684)

[心地光明魔自远离 33](#_Toc10168)

[如何去除不如法之境界 35](#_Toc16455)

[缘境若宽或起魔事 37](#_Toc14518)

[不可着悲魔及欢喜魔 38](#_Toc12292)

[念佛勿闭目 39](#_Toc29567)

[不可着怕魔 40](#_Toc2895)

[念佛现黑影是怎么回事 41](#_Toc16841)

[动辄作法或起魔事 42](#_Toc30345)

[怨天尤人易着魔 43](#_Toc6643)

[不可刻期求生 44](#_Toc19495)

[搬弄境界引人入魔 45](#_Toc31713)

[佛菩萨示现以凡夫自居 47](#_Toc1697)

[大妄语决堕地狱 48](#_Toc4556)

[心存速证易着魔 50](#_Toc17019)

[破见之罪甚重 51](#_Toc31882)

[修禅不可错认消息 52](#_Toc25078)

[狂禅误人说食不饱 54](#_Toc20248)

[斥拨佛拨净土之狂禅 56](#_Toc26350)

[不可错会《四料简》中的禅净之意 60](#_Toc7018)

[阅读佛经不可亵慢 63](#_Toc31974)

[以唯心则无土是魔外知见 65](#_Toc17106)

[不可落狂慧 67](#_Toc15455)

[不可着空魔 68](#_Toc3704)

[因果一错则堕落有分超升无由 69](#_Toc14818)

[不可高推禅宗藐视教典 70](#_Toc30903)

[拨无因果为天魔之说 72](#_Toc18027)

[执理废事罪岂有极 76](#_Toc5736)

[以身谤法罪过无量 78](#_Toc13332)

[以真俗二谛破诸执见 79](#_Toc18261)

[念佛一法至极稳当 82](#_Toc18739)

[念佛一法不以开悟为事 84](#_Toc20329)

[宗门中语可置之不论 86](#_Toc7493)

[机锋转语认作实法其害甚大 87](#_Toc18021)

[悟而未证生死不了 90](#_Toc13919)

[不可约教而遗机 92](#_Toc31251)

[修行切忌好高骛远 93](#_Toc13053)

[杂行杂修难得实益 96](#_Toc32602)

[不可妄期圣证 97](#_Toc27491)

[凡夫勿妄效过量圣人所行 99](#_Toc20635)

[不可求神通及现身成佛 100](#_Toc3820)

[唯释迦佛一人为现身成佛 102](#_Toc3130)

[来生做人比临终往生还难 104](#_Toc9472)

[学佛当具择法眼 105](#_Toc15434)

[净土未明勿学通家 108](#_Toc22152)

[学密宗者多失本旨 111](#_Toc6317)

[今之活佛也不是现身成佛者 112](#_Toc19470)

[法门须量力而修 113](#_Toc32557)

[勿欲为千古高人 116](#_Toc3576)

[斥欧阳竟无之魔说 117](#_Toc31060)

[邪魔惑世 118](#_Toc32634)

[扶乩绝非正法 122](#_Toc9741)

[炼丹运气为外道之法 123](#_Toc4657)

[外道大略之相 125](#_Toc19803)

[舍邪皈正无祸有功 127](#_Toc32651)

[宜先学本有之佛法 128](#_Toc22177)

[五阴虽破一二尚或着魔发狂 129](#_Toc32351)

[指归净土 130](#_Toc24146)

**[附录一：《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种阴魔境 133](#_Toc24169)**

[色阴十魔 133](#_Toc19971)

[受阴十魔 137](#_Toc134)

[想阴十魔 142](#_Toc12856)

[行阴十魔 150](#_Toc6623)

[识阴十魔 158](#_Toc9057)

**[附录二：《印光大师永思集》选编 163](#_Toc24937)**

[印光大师小史 163](#_Toc985)

[印光大师略传 167](#_Toc608)

[印光大师示寂记 170](#_Toc8949)

[印光大师荼毗记 172](#_Toc17323)

[印光大师舍利记 174](#_Toc5467)

[印光大师舍利灵变记 176](#_Toc4936)

[纪梦悼印光大师 178](#_Toc21815)

[追念我的师父——印光大师 180](#_Toc24116)

[恭述本师德惠 191](#_Toc4371)

[印光大师感应记 193](#_Toc8293)

[幽明钦赞之印光大师 195](#_Toc1617)

[本师光公垂慈摄受记 197](#_Toc13782)

# **前 言**

当今社会各种新兴宗教、外来宗教，乃至种种身心修持方法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兴起。其中有的纯属邪教，社会危害广大，但其往往也有各种迷惑人心的理论。各种外道也有各自的境界和一定的善相，并非一无是处，但都不是正知正见，不能使人得到究竟解脱的利益，甚至误入岐途。既使在佛教内部也有人未得谓得，未证言证，讲说似是而非的相似佛法，误人法身慧命；还有人虽没有犯大妄语，但却由于知见偏差自误误人。佛说未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若非学人知见纯正、信根深厚，难免由于被误导而偏离正道。此外，修行人在念佛、参禅、修止观当中难免遇到魔事，种种境界难以辨识，稍有不慎，不善用心，即入岐途。

面对上述险难我们都要以佛的圣言量和祖师的言说两大参照系来加以辨别。本书节选了《楞严经》中佛无问自说的“五十种阴魔”境作为圣言量的参照标准。因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师所处的年代离我们较近，印祖的开示相对于其它祖师更契合现代人的根性和情况，所以本书摘录了《印光法师文钞》中“防魔止偏”的部分作为祖师言说的参照标准。由于后面这部分内容文字相对较多，所以本书将《印光大师防魔止偏法要》作为了主体，而将《楞严经》五十种阴魔境放到了附录中。

# **印光大师防魔止偏法要**

## **越分欲得为堕落魔外之本**

汝欲光令汝圆觉妙心，廓然开悟（此心乃佛所证之心）。寂光真境，常得现前（此境乃佛所居之境）。《莲池愿文》虽有此语，切不可发痴欲其即得。若欲即得，必定着魔发狂，佛也不能救矣。譬如小儿，扶墙而走，尚难不跌倒。而欲飞行长空，遍观四海，岂非梦话？但求往生，即了生死。若欲悟此心，见此境，尚须渐修，方能分悟分见。若圆悟圆见，非成佛不能。汝太不自量，光已说破，当以决志求生西方为事。越分欲得，反为堕落魔外之本。（复吴思谦居士书）

密宗虽云现身可以成佛，然能成者决非博地凡夫[[1]](#footnote-0)之事。凡夫妄生此想，则着魔发狂者，十有八九也。（复姚维一居士书）

彼妄想甚大，欲一年两年修行，即得五眼六通，又欲知父母之究竟苦乐。此种话，虽是一片慕道报恩之心，若不为说破，后来或致着魔，可怕之极！（复杨树枝居士书四）

## **急欲见佛易着魔**

 当以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以期一心不乱，为决定主宰。于未得一心前，断断不萌见佛之念。能得一心，则心与道合，心与佛合。欲见即可顿见，不见亦了无所碍。倘急欲见佛，心念纷飞，欲见佛之念固结胸襟，便成修行大病。久之，则多生怨家，乘此躁妄情想，现作佛身，企报宿怨。自己心无正见，全体是魔气分，一见便生欢喜。从

兹魔入心腑，着魔发狂，虽有活佛亦末如之何矣。但能一心，何须预计见佛与否？一心之后，自知臧否[[2]](#footnote-1)。不见固能工夫上进，即见更加息心专修，断无误会之咎，唯有胜进之益。

 世间不明理人，稍有修持，便怀越分期望。譬如磨镜，尘垢若尽，决定光明呈露，照天照地。若不致力于磨，而但望发光，全体垢秽，若有光生，乃属妖光，非镜光也。光恐汝不善用心，或致自失善利，退人信心，是以补书所以耳。永明云：“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今例其词曰：“但期心不乱，不计见不见。”知此当能致力于心与佛合之道矣。（复永嘉周群铮居士书）

谭碧云之着急，不独彼一人独犯此病，一切学佛之人，多多皆犯此病。既有此病，不是招感魔境，便是未得谓得。须知心本是佛，由烦恼未除，枉作众生。但能使烦恼消灭，本具佛性自然显现。如磨镜然，止期垢净，勿虑无光。如医目然，但能去翳（yì凡眼内、外障眼病所生遮蔽视线、影响视力的症状皆可称为翳），自复本明。若于垢未净，翳未去时，即欲大发光明，曷（hé怎么）可得乎？若发，便是妖魔所现，决非镜目之真正光明也。（复袁闻纯居士书）

## **念佛发光乃属魔境**

彼念佛发光，乃属魔境。急为写信，令勿以为是，久则自息。倘以此为圣境现前，则将来恐致魔鬼附体，着魔发狂，不可救药。良以吾人从无量劫来，所结怨业，无量无边。彼等欲来报怨，由其有念佛修持之力不能直报。因彼想好境界，彼怨业遂现其境界，令彼起欢喜心，谓我修行功夫到家，或谓我已成圣道。由此妄念坚固，遂失正念。魔鬼遂入其窍，则发颠发狂，佛也不能救矣。

世多有用功修行，发颠发狂者，皆因自己不知在息除妄想，摄心正念上用功。每每皆是尚未用功，便想成圣。由终日唯以妄想圣境为事，如饮毒药，昏乱无知，谓天转地覆，神奇鬼怪。实则皆自己妄心所感召之魔鬼作用也。

 当教彼一心念佛，除“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之外，概不许心生诸念，自然如长空雾散，天日昭彰矣。其一心念佛之利益与躁妄心想见境界之祸害，《文钞》中皆屡言之。祈以此信抄而寄去。又须令其力依吾说，不以此境为是。即再发现，亦不生喜，亦不生惧，则其境自消。如贼人入家，认做自家人，亦受害。知是贼而妄恐怖，亦受害。若不喜不怖，概不理会，彼便无立脚处矣。（复陈士牧居士书五）

## **境界现前莫失正念**

 所言深益，不必在境界感通上求，当在往生西方上认定，方可不负此番三宝加被之深恩耳。钟英宿根固深，智识不开。夜半念佛，见一金甲神，恐是魔试，便不敢念，何无知一至于此？凡念佛人，但宜至诚恳切，一心正念，绝不妄想见佛见境界之事。以心若归一，见佛见境界，皆不至妄生欢喜，遂致得少为足，便成退惰。不见佛不见境界，亦了无所欠。心未归一，急欲见佛见境界，勿道所见是魔境，即真系佛境，以心妄生欢喜，即受损（谓生欢喜退惰）不受益矣。当以至诚念佛为事，勿存见佛见境界之心。

 倘正念佛时，或有忽现佛像及菩萨诸天等像。但心存正念，勿生取着，知所见之像，乃唯心所现。虽历历明明显现，实非块然一物，以心净故，现此景象。如水清净，月影便现，毫无奇特。了不生夸张欢喜之心，更加专一其心，认真念佛。能如此者，勿道佛境现有利益，即魔现亦有利益。何以故？以不取着，心能归一。佛现则心更清净。魔现则心以清净不取着，魔无所扰，心益清净，道业自进。

 今则偶有所见，便生畏惧，不敢念佛，其心已失正念。幸非魔现，倘是魔现，由不敢念佛之故，便可令魔入彼心窍，令彼着魔发狂，丧失正念。何不知好歹一至于此？恐是魔现，正宜认真恳切念佛，彼魔自无容身之地。如明来暗自无存，正来邪自消灭，何得怕魔现而不敢念佛？幸非是魔，若果是魔，则是授彼全权，自己对治之法，全体不

用，则任魔相扰矣。哀哉！哀哉！

念佛偶生悲感，亦是好处，然不可专欲兴此感想。若心常欲兴此感想，则必至着魔而不可救。宜持心如空，了无一物在心中，以此清净心念佛，自无一切境界。即有魔境，我以如空之心，不生惊惧念佛，魔必自消。今恐是魔，不敢念佛，譬如恐强盗来，自己先将家中护兵，移之远方，令勿在家，则是替强盗作保护，令其了无所畏，肆行劫夺净尽耳。何愚痴一至于此?（复陈士牧居士书六）

心地清净，圣境现前，乃得我固有。何可如贫儿拾金，作极喜颠状？既有此状，完全是凡情气概。若不省察，难免着魔。昔智者大师，诵法华经，于“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处，豁然大悟，寂尔入定，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使有狂喜不支之相，则何能入定乎哉？思此，则知圣境现而狂喜者，皆系凡情，殊（特别）乖（违背）圣智。倘不自量，亦危乎其危。（复济善大师书）

今之小知见人，稍有一点好境界，便自满自足，以为我得了三昩了，此种人，十有九人皆着魔发狂。以心念与佛相隔，与魔相合，故致然也。（复朱仲华居士书二）

所示令亲之事，甚为希奇，可谓宿有善根。然又须兢兢业业以自修持，庶不虚此一梦。倘以凡夫知见，妄谓我已蒙三宝加被，已入圣流，从兹生大我慢，未得谓得，未证言证，则是由善因而招恶果。末世之人，心智下劣，每受此病。《楞严经》所谓“不作圣心[[3]](#footnote-2)，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4]](#footnote-3)”者，此也。（复包右武居士书二）

## **勿慕见境**

问：“小女现年廿二岁，矢志不嫁，吃素念佛，业已数年。今春其母亡过，伊哀思笃切，数日不进饮食。后经弟子嘱其为母念佛，以期莲品转高，伊自后对灵念佛，寒暑无间。惟其念佛至纯一时，往往见十方光明，内现佛像。曾记今夏文佛诞期，伊闭坐佛堂念佛。一日，亲觉神游净土，脚踏地软如毡，天花时坠，见佛及二大士掠虚而过，观音菩萨并对之微笑，以手执柳枝洒甘露水于其额，并见无数或坐或立修行之士，相均美好有光，后因送饭伊吃，此境即失。弟子思伊所见，虽多与经论相合，然伊前曾依同善社法静坐二年（现对同善社坐法业已停止数年），当时亦见有光明境界。今此念佛所见不知是否净土境相？抑仍系前之坐功幻影？故特求我师判示。”

答：“令爱宿根颇深，立此志愿，实堪钦敬。所言境界，或是圣境，然不可以此为是。但取一心，勿慕见境。果到一心，境不见亦无碍。未到一心，或所见不真，或见之生欢喜，皆足误事。近人多一用功便有境界，此实多半是魔境。即令是圣境，若心地不明，理路不清，一生取着，便致误事。不可不知。”(答缘净居士问)

## **求感通为修行大障**

于关中用功，当以专精不二为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议感通。于未一之前，切不可以躁妄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后，定有感通，感通则心更精一。所谓明镜当台，遇形斯映，纭纭[[5]](#footnote-4)自彼，与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况以躁妄格外企望，或致起诸魔事，破坏净心。（复弘一法师书）

## **不可妄欲得道得神通等**

切不可妄想得道、得神通。但一心念佛，复以此劝人，则虽不得道，尚可胜于得道。以往生所得之利益，比得道更大。况盲修瞎炼，多分会着魔发狂乎？（复杨树枝居士书四）

倘平日有过头妄想，欲得神通、得名誉、得缘法、得道等。如是完全以妄想为自己本心，越精进勇猛，此种妄想，越多越大。若不觉照，永息此妄，则后来还会着魔发狂，岂但妄想而已乎？固（确实）宜（应该）汲汲[[6]](#footnote-5)息此过头妄想也。（复又真师觉三居士书）

持咒诵经，以之植福慧，消罪业，则可矣。若妄意欲求神通，则所谓舍本逐末，不善用心。倘此心固结，又复理路不清，戒力不坚，菩提心不生，而人我心偏炽，则着魔发狂，尚有日在。夫欲得神通，须先得道，得道则神通自具。若不致力于道，而唯求乎通，且无论通不能得，即得则或反障道。故诸佛诸祖皆严禁之而不许人修学焉。（复永嘉某居士昆季书）

切不可瞎打妄想，想得神通、得缘法、得名誉、想兴寺庙。若有此种念头，久久必至着魔。若不与汝说破，恐汝以此为好念头，妄想日日增长，必定着魔无疑。（复明心师书）

汝欲在灵岩闭关，真师已允许之，此再好莫有之机缘也。但当通身放下，并将躁妄之急欲得益之心放下，则自可得益矣。否则或恐着魔。凡着魔者，皆由躁妄之心所致耳。真师果能成就汝闭关，当念报恩。切勿妄想做大通家[[7]](#footnote-6)，或可有心佛相应之事。不求做大通家，或可作大通家。所云无心者得，有心者反失。佛法要义，在无执着心。若预先存一死执着得种种境界利益之心，便含魔胎。（复明道法师书）

## **不可舍持名而修观法**

切不可谓持名一法浅近，舍之而修观像、观想、实相等法。夫四种念佛，唯持名最为契机。持至一心不乱，实相妙理，全体显露。西方妙境，彻底圆彰。即持名而亲证实相，不作观而彻见西方。持名一法，乃入道之玄门，成佛之捷径。今人教理、观法，皆不了明。若修观想、实相，或至着魔。弄巧成拙，求升反坠。宜修易行之行，自感至妙之果矣。（与徐福贤女士书）

然念佛法门，亦有多途，求其妥当，惟有持名。即如观像、观想，亦有流弊。以心地不明，观法不知，或起魔事。若观实相，则谁能彻契？是故念佛之人，不可务为高远，当事实行也。缅甸一后生，念佛甚切，颇现净妙境界，自以为得。光令但期一心，勿希境界，否则难免着魔。今年四月间来信，所有境界，极其险恶。光与彼书，当摄心静念。所有境界，皆作幻化。好勿欢喜，恶勿怖畏，自可消灭。须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若到心佛相应之时，有境界无境界皆可。未到心佛相应之时，妄欲即见胜妙境界，即是招魔之根。（净业社开示法语）

念佛一法，约有四种，所谓持名、观像、观想、实相。就四法中，唯持名一法，摄机最普，下手最易，不致或起魔事。如欲作观，必须熟读《观经》，深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及心净佛现，境非外来，唯心所现，不生取着。既不取着，则境益深妙，心益精一。能如是则观想之益殊非小小。如观境不熟，理路不清，以躁妄心急欲境现，此则全体是妄，与佛与心皆不相应，即伏魔胎。因兹妄欲见境，心益躁妄，必致惹起多生怨家，现作境界。既最初因地不真，何能知其魔业所现，遂大生欢喜，情不自安，则魔即附体，丧心病狂。纵令活佛现身救度，亦末如之何矣。须自量根性，勿唯图高胜以致求益反损也。善导和尚云：“末法众生，神识飞扬，心粗境细，观难成就。是以大圣悲怜，特劝专持名号，以称名易故，相继即生。”诚恐或有不善用心，致入魔境也。宜自详审。又至诚恳切，亦消除躁妄魔境之一妙法也。宜竭尽心力以行之则幸甚。（复吴希真居士书一）

观虽十六，行者修习，当从易修者行。或作如来白毫观，或作第十三杂想观。至于九品之观，不过令人知行人往生之前因与后果耳。但期了知即已，正不必特为作观也。观之理，不可不知。观之事，且从缓行。若或理路不清，观境不明，以躁心浮气修之，或起魔事。即能观境现前，若心有妄生喜悦之念，亦即因喜成障，或复致退前功。故《楞严》云：“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祈一心持名，以为千稳万当之行。待至心归于一，净境自会现前。（复崇明黄玉如书）

观想本佛所开示，但以世人每每不能彻底息灭妄想，以躁妄欲得之心修观，则甚危险。古今来着魔者，多坐（因，由于）此故。故古德谓，境细心粗，观难成就，或起魔事。非谓绝不许人修观，亦非谓修观通皆着魔也。今以马君一人有效，遂并从上祖师真实为人之语而疑，可见汝与诸友，同皆在重今轻古之流派中。似此见解，必致见异思迁，以求所谓奇特玄妙者。异日有提倡高超玄妙之余法惑人，于少时间便成佛道之诳言，定当随之而舍此修彼。（复慧昭居士书）

念佛必须摄心，使杂念无由而起。若欲摄心，则当谛听。若能字字句句听得清楚，自然心不至于大散。虽不作观，亦同作观。若心不能摄，观境不清，理性不明，妄欲得生上品，任己意以作观，则着魔发狂者多多矣。往生上品，岂作观方能哉？念至一心，并有大菩提心，又复自行化他，广行六度，谁不能登上品？而以作观为上品之因，亦一往之说也。摄心念，为上中下共修之道，其得益则随人而分大小。作观，则不知所以然者，断断不可盲修，以其或致着魔也。（复李吉人居士书）

## **念佛三昧不易得**

念佛三昧[[8]](#footnote-7)亦不易得，若不自量，或致着魔。须知往生净土，全仗信、愿。有信、愿，即未得三昧，未得一心不乱，亦可往生。且莫只以一心不乱，及得念佛三昧为志事，不复以信、愿、净念为事（都摄六根而念，为净念。念佛时，常听自己念佛音声，即是都摄六根之下手处。切须注意）。或恐志大言大，未得实益，由不注重信愿，不能与佛感应道交，仍在此五浊恶世中做苦众生耳。（复郁智朗居士书）

所言念佛三昧，说之似易，得之实难，但当摄心切念，久当自得。即不能得，以真信切愿，摄心净念之功德，当必稳得蒙佛接引，带业往生。事一心，若约（以）蕅益大师所判，尚非现世修行人之身分，况理一心乎？以断见、思惑，方名事一。破无明证法性，则名理一。若是内秘菩萨行，外现作凡夫，则此之二一，固皆无难。若实系具缚凡夫[[9]](#footnote-8)，则事一尚不多得，况理一乎？当过细看印光与永嘉某居士之极长一信，则可知。至于悟无生[[10]](#footnote-9)以后，护持保任，销熔余习，彼自了明，何须预问？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否则纵令饮者说得十分的确，而未饮之人，究不知其是何滋味。以居士将此悟无生忍，看得容易，恐自己或悟而不知保任护持，致余习复蒙，得而复失，故有此问。真无生忍，实非小可，乃破无明证法性，最下者为圆教[[11]](#footnote-10)初住菩萨，即别教之初地也，谈何容易？祈且依印光《文钞》所说而行，待其悉知净土法门之所以然，及信愿行俱能不被一切知识异说所夺，此后若有余力，不妨兼研诸大乘经论，以开智识，以为宏（同弘）净土之根据。如是则虽是凡夫，可以随机利生，行菩萨道。且勿妄意高远，恐或于事理不清，则难免着魔。（复袁福球居士书）

净念能常相继不间断，便可得念佛三昧。三摩地，即三昧之异名。吾人随分随力念，虽未能即得三昧，当与三昧相近。切不可看得容易，即欲速得，则或致起诸魔事。得念佛三昧者，现生已入圣位之人也。故须自量。（复徐志一居士书）

## **勿欲急得一心不乱**

汝妄想纷飞，尚欲急得一心不乱，此心即是着魔之本。故光谓净土法门，重在信愿。信愿若真切，虽未得一心，亦可往生。若无信愿，纵得一心，亦不能仗自力以了生脱死。故不令汝汲汲于求一心也。以汝之妄想纷飞，一求一心，定规着魔。汝不察光意，遂谓一任随便。眼前随便者，决非信愿真切之人。使信愿真切，决不至泛泛然随便，而均不得往生也。理本无障，因汝以无理为理，而自生障碍，又复尤（责备，怪罪）谁？（复温光熹居士书八）

念佛欲得一心，必须发真实心，为了生死，不为得世人谓我真实修行之名。念时必须字字句句从心而发，从口而出，从耳而入。一句如是，百千万句亦如是。能如是，则妄念无由而起，心佛自可相契矣。又须善于用心，勿致过为执着，或致身心不安，或致起诸魔事。（复永嘉周群铮居士书）

## **冀胜境界最易着魔**

 所以近来修行者，多多着魔，皆由以躁妄心，冀（希望）胜境界。勿道其境是魔，即其境的是胜境，一生贪着欢喜等心，则便受损不受益矣，况其境未必的确是胜境乎？倘其人有涵养，无躁妄心，无贪着心，见诸境界直同未见，既不生欢喜贪着，又不生恐怖惊疑，勿道胜境现有益，即魔境现亦有益。何以故？以不被魔转，即能上进故。此语不常对人说，因汝有此种事，固不得不说也。汝最初礼佛所见之大士像不的确，以若果实是，不至因念与《观经》不合而隐。然汝由此信心更切，是亦好因缘，但不宜常欲见像，但至诚礼拜而已，庶无他虑。

临睡目前白光，及礼佛见佛像悬立虚空，虽属善境，不可贪着，以后不以为冀望，当可不现。窥汝根性似是宿生曾习禅定者，故致屡有此相也。明虞淳熙在天目山高峰死关静修，久之遂有先知，能预道天之阴晴，人之祸福。彼皈依莲池大师，大师闻之，寄书力斥，谓彼入于魔羂（juàn绳套），后遂不知矣。须知学道人要识其大者，否则得小益必受大损。勿道此种境界，即真得五通，尚须置之度外，方可得漏尽通。若一贪着，即难上进，或至退堕，不可不知。

夜见白光及虚空清白等境，乃心净所现。何可以法界一相，寂照不二自拟？以此自拟，则成以凡滥圣矣。其过殊非浅浅。二句经文，未见所出。盖亦宿生记忆之文，未必即经中文也。修净业人，不以种种境界为事，故亦无甚境界发生。若心中专欲见境界，则境界便多。倘不善用心，或致受损。（复何慧昭居士书二）

不宜于见净境、见佛处着力。若不善用心，唯欲速见净境。只此妄念固结不解，日深一日，唯此妄念，则必至宿生怨家为现净境。待其见已，生大欢喜，则魔便入窍，不可救药矣。（复传度和尚书）

## **心空境寂时何境界之有**

古德教人，只为人说用功法，谁将自己所见境界搬出来示人？远公大师为莲宗初祖，至临终时见佛，方与门人言，我已三睹圣相，今得再见，吾其往生矣。若论远公身份，高于胡女士何止天渊之隔。岂惟三睹圣相，别无一点好境界乎？然若到心空境寂时，又何境界之有？所云心佛相应，心佛双亡，四相[[12]](#footnote-11)不存，三心[[13]](#footnote-12)叵（pǒ不可）得，无念而常念，即念而了无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此处有何境界？倘念至此，不妨西方净境彻底全彰。然由念寂情亡，故于此更能得益。决不至生大欢喜，误认消息，以致着魔发狂。倘未到一心时，心中念念想境界，此境界现，决定受祸。《楞严》云：“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此尚非躁妄心所感之魔境，而一生欢喜，谓为证圣，便成魔子，况最初即以魔心所感之魔境为圣乎？（复李少垣居士书二）

## **魔境胜境之分别**

魔境胜境之分别，在与经教合不合上分。果是圣境，令人一见，心地直下清净，了无躁妄取着之心。若是魔境，则见之心便不清净，便生取着躁妄等心。又佛光虽极明耀而不耀眼，若光或耀眼，便非真佛。佛现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之理勘，则愈显。魔现以此理勘，则便隐，此勘验真伪之大冶洪炉也。（复何慧昭居士书）

今之稍有行持者，动言见种种境界。此境界，皆是妄心所感。若是圣境界现，虽他人不得而知，而其人当必大有心行转变之征。若仍然照旧，则非圣境，乃魔境也。不可不知。(答缘净居士问)

## **不可着外境相**

念佛之乐，唯真念佛者自知。然必须志诚恳切，摄心而念，不可着外境相。否则心地不通，观道不熟，魔境现前，亦不了知，则殆（dài危）矣。切嘱切嘱。（复马契西居士书四）

## **见善恶境界如何对待**

念佛所见之境，恶境不可怖畏，但摄心正念，其境即消。善境不可欢喜，但摄心正念，必有所得。谓业消智朗，然有浅有深，不可即生满足想。摄心正念，善境或愈显，或即泯，切勿以为念。但使念不离佛，佛不离念即已。见善境，心地清凉，了无躁妄取着之心，亦不必定是入定。此是了知唯心所现，不是对境无心。

圣境若现，知属唯心，取着则非唯心矣。以初心一见圣境，多多不知唯心，故生取着。一生取着，则不是得少为足，便是着魔发狂。故经云：“不作圣心，谓己已证，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着魔发狂。”汝是一不洞事之痴汉，何可将平日用功，与临终地狱相现之着力哀恳相比喻。如孝子平日思亲，虽极恳切，断不可如亲已死之哀痛，不顾身命也。汝且按事相，志诚恳切修。若说理而心实不通，则无益而有损矣。境现而勘，汝谓是分别。汝既能见境，勘又何碍？勘者非特起别种法，乃摄心于佛，不令起二念耳。由汝不识勘之事，意谓另有勘之一法，反成分别。念佛人并不是一笼统，无分晓。乃于一切境，如镜照相，相来即现，相去即无。汝所说者，通是未着魔而欲着魔之话，非防着魔之话。以汝躁妄心，急欲得此境，故反成障碍也。（复温光熹居士书三）

## **心地光明魔自远离**

病与魔，皆由宿业所致，汝但能至诚恳切念佛，则病自痊愈，魔自远离。倘汝心不至诚，或起邪淫等不正之念，则汝之心，全体堕于黑暗之中，故致魔鬼搅扰。汝宜于念佛毕回向时，为宿世一切怨家回向，令彼各沾汝念佛利益，超生善道。此外概不理会，彼作声，也不理会作怕怖，不作声，也不理会作欢喜。但至诚恳切念，自然业障消，而福慧俱皆增长矣。看经典切不可照今人读书之毫不恭敬，必须如佛祖圣贤降临一般，方有实益。汝果能如是，则心地正大光明，彼邪鬼邪神，便无地可安身矣。倘汝心先邪，则以邪招邪，何能令彼远离不扰也？他心通，鬼神虽有，小而且近。若业尽情空，则犹如宝镜当台，有形斯映。汝不至心念佛，而欲研究此之真相，不知此心，便成魔种。譬如宝镜，无丝毫尘垢，自会照天照地。汝之心被尘垢封蔽深固，而欲得此，如尘封深厚之镜，断不能发光，或有发者，乃妖光，非镜光也。此事且置之度外，如堕水火，如救头然（同燃）以念佛，则无业魔不消矣。（复某居士书）

所言静坐用功，皆是用运气之功，绝无佛法气分，妄谓此为佛法。譬如以鱼目作真珠而宝贵之，谓为奇珍。及见光文钞，虽能老实念佛，究竟不肯弃舍炼丹运气之法，犹然谓此为佛法。口虽念佛，心中仍然注重外道，而外道皆以种种境界神奇鬼怪惑人。若阁下既知佛法，尽情弃舍先所修之炼丹法，则心中正念昭彰，如杲日当空，何有魑（chī）魅（mèi）魍（wǎng）魉（liǎng）兴妖作怪之事？汝心地正大光明，彼妖魔鬼怪，自无存立之地。由阁下以邪作正，平常妄欲得神通，得先知，故惹起魔鬼，于汝身中妄现妖相。虽汝邪正不分，尚未全认作魔鬼之妖相为是，尚有可救。倘认做得道得通，则欲不魔死不可得也。险极险极！汝既问光，当依光说，从此以后，将从前所做之工夫，完全丢脱，不存一丝一毫之宝贵心。至诚恳切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必须身口意三业，专注于修持净业上。汝心中既无邪见，再加以佛名号之威德神力，彼魔鬼将逃避不暇，何敢少留而为汝作障碍乎？其作障碍者，乃汝邪心所招。（复徐紫焜居士书）

某友神经衰弱，一由贪色，二由过为妄想力不能得之事之所致。使释此二者，其病自愈。否则，后来丧心病狂，亦未可料也。慧净之病，更为深重，可叹之至。古云：“宁可千生不悟，勿教一时着魔。”聪明自矜之人，多多犯此种病，以自心先含一种乖张戾气，故为魔乘之先容。若无浮躁自矜，魔将远避矣。（复念佛居士书）

## **如何去除不如法之境界**

所言常有境界，当是未曾真实摄心，但只做场面行持之所致。使真实摄心，则内无妄念，专注于一句佛号中，必能消除业障，增长福慧，何至常有境界之苦。修行切不可以躁妄心，求得圣境界现，及得种种神通。只期心佛相应而已。所谓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若能如是，譬如杲（gǎo明亮）日当空，霜雪俱化，又何得有不如法之境界，为苦恼于身心乎？若不如是用心，平常专欲得见圣境，不知圣境之得，须到业尽情空地位。否则勿道所得者皆属魔境，即是圣境亦无所益，或有大损。以不知精进力修，反从此生大欢喜，未得谓得，则必至着魔发狂。《楞严经》谓“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者，此之谓也。况汝之境界，乃属俗染境界乎？但自提起正念，俾从前所有淫欲嗔恚等心不起。即或偶起，当即觉照，令其速灭。喻如贼至其家，若主人识得是贼，其贼即时便去。若当做家里人，则其家便被贼劫掠净尽矣。（复谛醒法师书）

观汝来书，系犹以宗门[[14]](#footnote-13)之知见为主，于净土法门尚未全信，故只求相应，致起魔境。念佛法门，以信、愿为先锋，若无真信、切愿，勿道不相应不能往生，即相应亦不能决定往生。一心不乱，念佛三昧，亦不易得。若有真信、切愿，未得相应，亦可往生，况已相应乎？汝只知求相应，稍有相应气分，便生欢喜赞叹之心，此亦是不相应之现象，由是故有怪相现。修行人，所最忌者，得少为足。得少为足，便生退惰，此必定之理也。祈但一心念，勿以不相应不得往生为疑惧。所有境界，皆不理会，也不问他好死坏死。除念佛之外，不使起第二念。如此，方可得决定往生之益。（复慧空大师书）

所言礼拜种种震动，及黑暗中精光流露，皆提神过度所致。以后礼诵，但志诚恳切而已，不必过为提神。宜心常向下想，或想在莲华座上坐，而只想所坐莲华，绝不计及自己之身在莲华上。久之此种虚浮习气，消灭无有。以此种现相，多半属躁妄所致，尚未用工，即欲成就。不知好歹者认做工夫，则着魔发狂矣。然好境界亦不生喜，恶境界亦不生怖。怖则邪必乘之，喜则必先失正。汝乃轻狂小子，今日

故有此相。合目亦是致病之本，以后但不他视，切勿合目。（复杨慎予居士书）

## **缘境若宽或起魔事**

且勿谓缘想一佛，不如缘想多佛之功德大。须知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所有十方法界诸佛功德，阿弥陀佛一佛，全体具足。如帝网[[15]](#footnote-14)珠，千珠摄于一珠，一珠遍于千珠。举一全收，无欠无余。若久修大士，缘境不妨宽广。境愈宽而心愈专一。若初心末学，缘境若宽，则心识纷散。而障深慧浅，或致起诸魔事。故我佛世尊，及历代诸祖，皆令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者此也。（复高邵麟居士书二）

## **不可着悲魔及欢喜魔**

至于念佛，必须志诚。或有时心中悲痛起来，此也是善根发现之相，切不可令其常常如是，否则必着悲魔。凡有适意事，不可过于欢喜，否则必着欢喜魔。（诫吾乡初发心学佛者书）

## **念佛勿闭目**

念佛闭目，易入昏沉，若不善用心，或有魔境。但眼皮垂帘（即所谓如佛像之目然），则心便沉潜不浮动，亦不生头火。（复沈弥生居士书）

## **不可着怕魔**

吾人不做伤天损德事，怕甚么东西？念佛之人，善神护佑，恶鬼远离，怕甚么东西？汝若常怕，则着怕魔，便有无量劫来之怨家，乘汝之怕心，来恐吓汝，令汝丧心病狂，用报宿怨。且勿谓我尚念佛，恐彼不至如此，不知汝全体正念，归于怕中，其气分与佛相隔，与魔相通。非佛不灵，由汝已失正念，故致念佛不得全分利益耳。祈见光字，痛洗先心。当思我兄一夫一妻，有何可虑。即使宿业现前，怕之岂能消灭。唯其不怕，故正念存而举措得当，真神定而邪鬼莫侵。否则以邪招邪，宿怨咸至。遇事无主，举措全失。可不哀哉！今为汝计，宜放开怀抱，一切事可以计虑，不可以担忧。只怕躬行有玷[[16]](#footnote-15)，不怕祸患鬼神。（复同影居士书）

## **念佛现黑影是怎么回事**

所言黑影，非佛菩萨之影，亦非怨家对头所现之影。以佛菩萨既现，必明了能见其面目等。怨家，当现其可畏之相。此影殆（dài大概）宿生有缘之孤魂，冀其仗念佛诵经之力得以超生善道耳。当为伊于课诵回向后，又专为回向，令其消除恶业，增长善根，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则于彼有益，庶不负现影一番苦衷。又凡修行人，要心有主宰。见好境界，不生欢喜，见不好境界，不生畏惧。能如是，则所见境界皆作助道之缘，否则，皆作障道之缘。（复杨佛典居士书）

## **动辄作法或起魔事**

又金轮咒法，不许问事，唯许问善根，问法门。而末世众生，无论有善根、无善根，皆当决定专修净土，法门亦不须问。善根有，固宜努力。无，尤当笃（dǔ一心一意）培。则善根亦不须问。只宜持咒，助修净业。勿辄（zhé总是）作法，烦渎佛圣。倘动辄作法，若身心不恭敬，不至诚，或致起诸魔事。（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 **怨天尤人易着魔**

且汝财物已烧，空忧何益。惟宜随缘度日，竭力念佛，求生西方。则尽未来际，永离众苦，但受诸乐。如是则由此火灾，成无上道。当感恩报德之不暇，何怨恨迷闷之若是耶？祈以予言详审忖度，当即释然解脱，如拨云雾以见天日。从兹（zī此）即灾殃翻为善导，转热恼直下清凉矣。倘犹执迷不悟，势必发颠发狂。则本心已丧，邪魔附体。纵令千佛出世，亦不能奈汝何矣。（与卫锦洲居士书）

## **不可刻期求生**

接手书，所言决欲年内往生，此见不可执着。执则成病，或致魔事。念佛之人，当存即得往生之心。若未到报满，亦只可任缘。倘刻期欲生，若工夫成熟，则固无碍。否则只此求心，便成魔根。倘此妄念结成莫解之团，则险不可言。尽报投诚，乃吾人所应遵之道。灭寿取证，实《戒经》所深呵之言（《梵网经》后偈云：“计我着相者，不能生是法，灭寿取证者，亦非下种处。”）。（复念佛居士书）

汝言随时随地，得死便死之话，亦是求生之本，亦是招魔之根。死固人所皆有，但不得有求死之着心，求速往生，唯在一心念佛。若不一心念佛，唯求速死，必定招起无量劫来怨家，令汝横死。不但不得往生，待至将死，魔力已去，则苦不胜言，当生邪见，必致堕落。此执着心不可有，有即是病，不可不知。（复唯佛居士书）

## **搬弄境界引人入魔**

接手书及《自知录》，知居士与诸公慕道之心至真且切。惜乎未知修行之懿范，遂将凭空妄造之胡说巴（同八）道当作至宝（指《自知录》），而欲流通，以企人人皆得此境，而不知其为引人入魔，至极可恶之魔话也。去年初夏，上海罗济同居士得此录，石印一千本送人。丁桂樵居士欲为广布，令济同寄光一包。而桂樵自己作书与光，祈光视其不至误人，则为详批。又祈作序，以期广传。光阅之，不胜惊异。即将原寄之书，完全寄与桂樵，极陈此书之祸，以初心[[17]](#footnote-16)人率皆不在一心至诚忆念上用功，而常欲见好境界。倘一见此书，不去按胡女士之真实用功上学，专欲同胡女士见好境界，以急切之狂妄心常作此念，必至引起宿世怨家，为彼现彼所慕之境。及乎一见此境，生大欢喜，怨家随即附体，其人即丧心病狂，佛亦不奈何彼矣。胡女士之所说，光亦不可直谓妄造，然亦不敢谓为实而无伪。何以故？彼果得到此种境界，岂有不知此说误人之理？祈与罗济同说，从今切勿再行送人。所余之书，当付丙丁[[18]](#footnote-17)，以灭祸胎。（复李少垣居士书二）

光即日接到看过，即日完全寄回，谓此书系引初机人入魔之书。胡女士之工夫，光亦不敢谓未到此境界，以光无他心通故。亦不敢谓彼实到此境界，以彼既工夫到此，断不至不知此书之有误人无穷之流弊也。从来净土知识开示人，但只在法门行相上讲谈，绝不将自己之境界搬出来与人作则。彼既不知此之利害，则其工夫，殆多虚设。所说大意如此而已。令勿分送。已送出则已，未送出当烧之，以免祸胎。罗济同得光书，以余者悉付丙丁。（答徐蔚如居士问自知录书）

## **佛菩萨示现以凡夫自居**

自古高僧，或古佛再来，或菩萨示现，然皆常以凡夫自居，断无说我是佛、是菩萨者。故《楞严经》云：“我灭度后，敕（chì告诫,嘱咐）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未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而智者大师实是释迦化身，至临终时，有问所证位次者，答日：“我不领众，必净六根[[19]](#footnote-18)。损己利人，但登五品。”是仍以凡夫自居也。五品者，即圆教观行位。所悟与佛同俦（chóu相匹），圆伏五住烦恼，而见惑尚未能断。智者临终，尚不显本，意欲后学励志精修，不致得少为足，及以凡滥圣耳。（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二）

## **大妄语决堕地狱**

 今此魔徒妄充得道者，乃坏乱佛法，疑误众生之大妄语人。此大妄语之罪，甚于五逆十恶百千万倍，其师其徒当永堕阿鼻地狱，经佛刹微尘数劫常受极苦，末由出离。（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二）

现世学佛之人多有自谓我已开悟、我是菩萨、我已得神通以致贻误多人。一旦阎老索命，临命终时，那时求生不得，痛苦而死，定堕阿鼻地狱。此种好高务胜，自欺欺人之恶派，切勿染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戒之戒之。

杀盗淫等固为重罪，然人皆知其所行不善，不至人各效法，其罪尚轻。若不自量，犯大妄语，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引诸无知之

辈各相效尤[[20]](#footnote-19)，坏乱佛法，疑误众生，其罪之重莫可形容。修行之人，必须韬（tāo隐藏）光隐德，发露罪愆（qiān罪过，过失）　。倘虚张声势，做假场面，纵有修行，亦被此虚伪心丧失矣。故佛特以妄语为各戒之根本戒者，以防护其虚伪之心，庶可真修实证也。修行之人，不可向一切人夸自己工夫。如因自己不甚明了，求善知识开示印证，据实直陈，不可自矜而过说，亦不可自谦而少说，按己本分而说，方是真佛弟子，方可日见进益矣。（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

接手书，知宿根甚深，现行颇纯，故有种种胜境相现。然今人多半是要体面，凭空造楼阁，有一分半分，便说有百千万分，如某居士录，其境界皆是手笔所做，不是心地所做。汝固不妄，诚恐或有此习气，则其过不小。佛以妄语列于根本五戒者，正为防此弊也。若或见言不见，不见言见，乃妄语之流类。若凭空造楼阁，妄说胜境界，即犯大妄语戒，乃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其罪甚于杀、盗、淫百千万亿倍。其人若不力忏，一气不来，即堕阿鼻地狱，以其能坏乱佛法，疑误众生故也。汝切须慎重，所见之境有一分，不可说一分一，亦不可说九厘九，过说亦罪过，少说亦不可。何以故？以知识[[21]](#footnote-20)未得他心道眼，但能以所言为断耳。此种境界，向知识说，为证明邪正是非，则无过。若不为证明，唯欲自炫（xuàn夸耀），亦有过。若向一切人说则有过，除求知识证明外，倶说不得。说之则以后便永不能得此胜境界。此修行人第一大关，而台教[[22]](#footnote-21)中屡言之。（复何慧昭居士书）

## **心存速证易着魔**

以彼心存速证，故得魔鬼附体。从兹妄造谣言，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彼之学者，皆以彼为活佛，故彼有百日成佛之说。凡去见者，有时预知其心，有时面受人欺。足知彼之神通，乃魔鬼作用，鬼来则有，鬼去则无。凡亲近彼者，有得心地清净者，有未得谓得妄自称尊者，亦有发狂不能令愈者。（复某居士书）

## **破见之罪甚重**

佛言世间有二罪人，一是破戒，二是破见。破戒之罪尚轻，破见之罪甚重。何谓破见？即如汝所说，求来生不求往生。乃是邪执谬见，乃是破坏佛法之邪见，及引一切人起邪执谬见。其罪极大极重。以其心与佛相反，复能误一切人故也。（复智正居士之母书）

## **修禅不可错认消息**

今时不明教理，即参禅宗者，每多中此空解脱病。至于静坐澄思，空境现前，不过以静澄伏妄，偶尔发现之幻境耳。若错认消息，生大欢喜，则丧心病狂，佛亦难医矣。幸能体察而不执着，弃舍幻妄，卒得贯通诸法法门。可谓久历荆棘，忽达康庄矣。末世人根陋劣，知识希少，若不仗佛慈力，专修净业，但承自力，参叩禅宗，不第明心见性，断惑证真者，罕有其人。而以幻为真，以迷为悟，着魔发狂者，实繁有徒矣[[23]](#footnote-22)。（复永嘉某居士书一）

修禅定人（指四禅八定）及参禅人，以唯仗自力，不求佛加。故于工夫得力真妄相攻之时，每有种种境界，幻出幻没。譬如阴雨将晴之时，浓云破绽，忽见日光。恍惚之间，变化不测。所有境界，非真具道眼者，不能辨识。若错认消息，则着魔发狂，莫之能医。念佛人以真切之信愿，持万德之洪名。喻如杲日当空，行大王路。不但魑魅魍魉，铲踪灭迹，即歧途是非之念，亦无从生。推而极之，不过曰，念至功纯力极，则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而已。此理此行，唯恐人之不知，不能合佛普度众生之愿，岂秘而不传，独传于汝乎？若有暗地里口传心受之妙诀，即是邪魔外道，即非佛法。（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如来一代所说法门，无量无边。求其最直捷者，莫过于参禅。倘系上根，一闻千悟，得大总持[[24]](#footnote-23)，然此尚是悟，不是证。能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者，末世实不多见。其他多多皆是错认消息。其所云悟，多是错误，少有真悟。即是真悟，去了生死，尚大远在。以虽得开悟，而历劫以来之烦恼习气，须以种种方便对治，令其净尽无余，则可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倘烦恼已断若干，犹有丝毫未尽，则生死依旧莫出。若只当做识得自心就是道，此外便无所修持，则其误非小。以识得，而无烦恼可得，则可谓得道，此人已将生死根本斩断，故能了生脱死。若识得，而烦恼未断，何能了生脱死耶？此人虽比不识得者高超，然生死不了，再一受生，或反迷昧，则可怕之至。此谓真开悟者。其以误为悟者，更不须说矣。良以参禅一法，乃仗自力法门，故比念佛法门之利益，奚啻[[25]](#footnote-24)天渊悬殊。（致阮和卿居士书）

## **狂禅误人说食不饱**

彼曰：“道贵宏（同弘）通，疑须剖决，师何见拒之甚也？尝闻毗卢遮那[[26]](#footnote-25)遍一切处，其佛所住，名常寂光。则但证法身，当处即是寂光净土，又何必以生灭心，舍东取西，然后为得也？”余曰：“谈何容易！寂光净土，虽则当处即是，然非智断究竟，圆证毗卢法身者，不能彻底亲得受用。圆教住、行、向、地、等觉[[27]](#footnote-26)，四十一位，尚是分证。汝若圆证毗卢法身，则不妨说当处便是寂光。其或未然，则是说食数宝，不免饥寒而死也。”彼曰：“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宗门常谈，不应有错。”余曰：“宗门所说，专指理性，非论事修。所以然者，欲人先识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然后依此理以起修因证果，超凡入圣，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汝何事理笼统，知见颠倒之若是也？又汝以舍东取西为生灭者，不知执东废西乃断灭也。夫未证妙觉，谁离取舍？三祇炼行[[28]](#footnote-27)，百劫修因[[29]](#footnote-28)，上求下化，断惑证真，何一非取舍之事乎？须知如来欲令一切众生速证法身，及与寂光，所以特劝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净土决疑论）

予尝劝一狂（狂妄）僧念佛。彼言：“衲僧鼻孔[[30]](#footnote-29)，三世诸佛尚摸不着，用念佛作么？”予曰：“若真摸着三世诸佛摸不着的鼻孔，尚须步步随着三世诸佛脚后跟转。倘不随三世诸佛脚后跟转，则摸着者非衲僧鼻孔，乃阿鼻地狱铁床铜柱上火孔也。”达磨云：“二百年后，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智者示登五品[[31]](#footnote-30)。南岳示证铁轮[[32]](#footnote-31)。故知今人于宗（指直指人心使人明心见性的禅宗）、教（指以佛经为依据的教法）二门，开眼[[33]](#footnote-32)尚难，何况实证[[34]](#footnote-33)？（宗教不宜混滥论）

净土法门，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一种好高务胜者，每每妄以禅宗求开悟为事。其意在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不以西方极乐世界为然。此种意旨，似乎深奥，实则多半皆成说食数宝之下劣派，切勿效此恶派。（复顾宗况居士书）

## **斥拨佛拨净土之狂禅**

问：“禅宗诸师，多拨（这里为佛教术语，遣除之意）净土，此又何说？”答：“禅宗诸师，唯传佛心，所有言说，皆归向上[[35]](#footnote-34)。汝参禅有年，尚不知此，则汝之所解，皆破坏禅宗之恶知见也。”问：“博地凡夫，岂敢自任？诸祖诚言，断可依凭。六祖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赵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又云：‘老僧念佛一声，漱口三日。’禅宗诸师多有此等言句，则又何说？”答：“六祖直指向上，令人识取自心。汝当作训（解释词的意义）文释义，辨论修持法门。所谓认驴鞍桥作阿爷下颔[[36]](#footnote-35)，几许[[37]](#footnote-36)误哉！汝须知西方之人，见、思净尽，进破尘沙，及与无明，只有进修，绝无造罪之事。谓彼求生何国者，若在此间，未断见、思，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人，则生凡圣同居净土。一生彼土，则见、思二惑，彻底消灭。喻如洪炉片雪，未至而化。德人觌（dí相见）面，鄙念全消。若是见、思净尽，则生方便有余净土。分破无明，则生实报无障碍净土。无明净尽，福慧圆满，则生常寂光净土。在此土现证者如是，在彼土进修者亦然。汝何过虑彼无生处，而自障障人，不肯求生？闻噎废食，自丧性命。则天下痴人莫汝若也。汝但知赵州‘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何不领取下文僧问和尚：‘还为人也无？’州云：‘佛佛。’乎？但欲依‘念佛一声，漱口三日’何不依僧问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以何报答？’州云：‘念佛。’乎？又何不依僧问：‘十方诸佛，还有师也无？’州云：‘有。’问：‘如何是诸佛师？’州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乎？汝谓禅宗诸师多有此等言句，不知禅家酬机之言，名为机锋，名为转语。问在答处，答在问处。不知返照回光，叩己而参。一向但噇（chuáng吃，古代特指大吃大喝）酒糟[[38]](#footnote-37)，逐土块，有甚了期？吾出家三十余年，漱口佛不喜闻之言，则众口同宣。至于以佛佛为人，以念佛报恩，以阿弥陀佛为十方诸佛师，绝未闻一人说一句者。夫言出一口，既以彼为实为可依，则此亦是实是可依。何受损者即依，得益者即违？一依一违，自相矛盾。夫赵州所言，总归本分。佛不喜闻与念佛等，皆属转语。若能直下识得自心，方知赵州道越常情，语出格外，当孜孜念佛，唯日不足矣！倘不能亲见赵州，则宁可以念佛为修持，不可依拨佛为把柄。依念佛，则即生便出轮回，将来定成佛道。依拨佛，则谤佛、谤法、谤僧。现生则罪业山积，福慧冰消。命终则永堕阿鼻，长劫受苦。其利害得失，奚啻天渊？总之，今人率皆福薄慧浅，业重障深。于得益者，皆若罔（没有）闻。于受损者，全身顶戴（得益受损，且约未悟错会说，非古德所说之法，有益有损也）。诸师酬机之言，悉皆如是，不劳备释。”（净土决疑论）

禅宗自梁发源，其教人亲见自性之法语，虽高超玄妙，犹有文义。六祖后，南岳、青原二祖，遂用机锋转语，唯恐人以解义为悟，而不能实证，故以此法，杜妄充悟道之弊。而其参究工夫，大非易易，多有数十年尚未彻了者。赵州八十，尚南北参叩，故云：“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可知此种大根行人，尚如是之勤劳，况根性下劣者乎？至宋而禅道仍大兴，则实证者盖寥寥矣。即如五祖戒，乃非常之人，为云门偃之法孙，为宋大觉琏国师之法祖。门庭高峻，若龙门然，学者每每望崖而退。在当时之声望，何等赫然，而只一见惑，尚未曾断，说什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乎哉？戒公后身为东坡，乃缁素[[39]](#footnote-38)通知，守杭时，尚不拒妓女来往，可知仍是具缚凡夫，连须陀洹之初果，尚未曾得。今人谁有五祖戒之道力？犹欲仗自力以了生死，而又高推禅宗，藐视净土，其故何哉？一则以少阅经典及华严经，或曾阅过，绝不注意。二则不知禅家宗旨，无论问佛、问法、纵尽世间所有为问，答时悉皆指归本分，绝不在佛、在法、及在诸事上答。所谓问在答处，答在问处。若认做按事说者，则完全错会了也。而今人业深慧浅，每将直指本分之话，认做解义训文之词。如赵州云：“老僧念佛一声，漱口三日。”及“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个个认为实话，遂以念佛为不屑而藐视之。不知赵州“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下，有问：“和尚还为人否？”州曰：“佛佛。”乎。有问：“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赵国父子二王，及燕王，均恭敬供养），如何报答？”州云：“念佛。”乎。又僧问：“十方诸佛，还有师也无？”州云：“有。”问：“如何是诸佛师？”州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乎。夫“念佛一声，漱口三日”与“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及以佛佛为人，以念佛报恩，以阿弥陀佛为十方诸佛师，皆是指归本分之转语。若将前之二语，认做实话而实行之，必至谤佛、谤法、谤僧，永堕恶道。若将后之三语，认做实话而实行之，必至业尽情空，现生证圣，往生上品，渐至成佛。此二种话，各禅书均一齐同录。前二语，凡一切人，皆常提倡。后三语，吾数十年来，未见一人言及一句者。前后所说，皆归本分。后三句，纵不会赵州之意，其利益比会得赵州之意更大。以虽不会赵州之祖意，乃是遵如来金口诚言之佛教。前二句，纵会得赵州意，也不过是开悟而已，其去了生死尚大远在。何以一人之话，会不得当做实话，其祸莫测，而人人提倡？会不得当做实话，其利无穷，而举世无闻？良由最初未遇真善知识，不在己躬（亲自）研究，一闻希奇相似辟驳[[40]](#footnote-39)之话，则中心悦愉，常常提倡。不知古人令人亲见本来之直捷话，认做鄙弃念佛之谤法话，末世此一类人甚多。除知自谅，有涵养，决不肯以测字之法为参宗之法者，不受其病。否则，悉是以误为悟之流，尚可以循例而行，不思改革乎？（致广慧和尚书）

## **不可错会《四料简》中的禅净之意**

若论自力他力，禅净难易，讲得最清楚最明白，莫如永明延寿大师的《四料简》。照《四料简》说来，不通宗、教的人，固然要念佛，就是通宗通教[[41]](#footnote-40)的，更要念。虽通没有证，总要念佛了脱生死，才是道理。永明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大慈大悲，开化众生。其《四料简》是“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cuō差误）路，阴境若现前，瞥尔[[42]](#footnote-41)随他去。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hù依靠）。”以上十六句《四料简》偈，真是慈航，望大家注意些呢。要明白这《四料简》的意思，先要明白怎么叫做禅，怎么叫做净，怎么叫做有，怎么叫做无，拿这禅净有无四个字看清楚，就明白《四料简》之意思。所以将禅净有无，略为抉择一下。所谓禅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如教中明大开圆解，彻证一念灵知本觉理体也。所以要亲见本来面目，方能算有禅。否则不能算有。所谓净者，是净土三经，深信、切愿、求生净土的法门。自心净，则国土净。自力感，则佛力应。第一要信得真，愿得切，行得精进勇猛。所以须有决定不疑的信心，至诚恳切的发愿，且有一定不移的行持，才算有净土。否则不能算有。世人每以为枯坐，看看死话头，就算有禅。悠悠扬扬的念几句佛，就算有净。乃是大错而特错了。总而言之，有禅，乃是有明心见性的功夫。有净土，乃是有念佛往生的把握。这是最要紧的道理。然而明心见性，但是开悟，还没有证，总不能了生死。悟得就无生死，非门内语。（世界佛教居士林开示法语）

彼曰：“永明《料简》，语涉支离，不足为法。何以言之？彼谓：‘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若如所说，则今之禅者，类多皆看念佛的是谁。又有住念佛堂，长年念佛者。彼皆现世能为人师，来生即成佛祖乎？又云：‘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今之愚夫愚妇，专念佛名者，处处皆有。未见几人临命终时，现诸瑞相，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也。故知永明《料简》为不足法。”余曰：“汝何囫囵吞枣，不尝滋味之若是也？夫永明《料简》，乃大藏之纲宗，修持之龟鉴[[43]](#footnote-42)。先须认准如何是禅，如何是净，如何是有，如何是无，然后逐文分剖，则知字字皆如天造地设，无一字不恰当，无一字能更移。吾数十年来，见禅讲诸师所说，皆与汝言，无少殊异。见地若是，宜（当然，无怪）其禅与净土，日见衰残也。”

问：“何名禅净，及与有无？请垂明诲（教诲）。”答：“禅者，即吾人本具之真如佛性，宗门所谓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宗门语不说破，令人参而自得，故其言如此。实即无能无所，即寂即照之离念灵知，纯真心体也（离念灵知者，了无念虑，而洞悉前境也）。净土者，即信愿持名，求生西方，非偏指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也。有禅者，即参究力极，念寂情亡，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明心见性也。有净土者，即真实发菩提心，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禅与净土，唯约教约理。有禅有净土，乃约机约修。教理则恒然如是，佛不能增，凡不能减。机修须依教起行，行极证理，使其实有诸己[[44]](#footnote-43)也。二者文虽相似，实大不同。须细参详，不可笼统。倘参禅未悟，或悟而未彻，皆不得名为有禅。倘念佛偏执唯心而无信愿。或有信愿而不真切，悠悠泛泛，敷衍故事。或行虽精进，心恋尘境。或求来生生富贵家，享五欲乐。或求生天，受天福乐。或求来生，出家为僧，一闻千悟，得大总持，宏扬法道，普利众生者。皆不得名为有净土矣。”

问：“出家为僧，宏法利生，又有何过，而亦简除？”答：“若是已断见、思，已了生死，乘大愿轮，示生浊世，上宏下化，度脱众生者，则可。若或虽有智愿，未断见、思，纵能不迷于受生之初，亦复难保于毕生多世。以虽能宏法，未证无生，情种尚在，遇境逢缘，难免迷惑。倘一随境迷，则能速觉悟者，万无一二。从迷入迷，不能自拔，永劫沉沦者，实繁有徒矣。如来为此义故，令人往生净土，见佛闻法，证无生忍，然后乘佛慈力，及己愿轮，回入娑婆，度脱众生，则有进无退，有得无失矣。未断见、思，住此宏法，他宗莫不如是，净宗断断不许也。世多谓参禅便为有禅，念佛便为有净土。非但不知禅净，兼亦不知文义。辜负永明古佛一番大慈悲心，截断后世行人一条出苦捷径。自误误人，害岂有极？所谓错认定盘星，毫厘有差，天地悬隔也。”（净土决疑论）

## **阅读佛经不可亵慢**

至于阅经，若欲作法师，为众宣扬，当先阅经文，次看注疏。若非精神充足，见解过人，罔（wǎng没有）不徒劳心力，虚丧岁月。若欲随分亲得实益，必须至诚恳切，清净三业。或先端坐少顷，凝定身心，然后拜佛朗诵，或止默阅。或拜佛后端坐少顷，然后开经。必须端身正坐，如对圣容，亲聆圆音[[45]](#footnote-44)，不敢萌一念懈怠，不敢起一念分别。从首至尾，一直阅去。无论若文若义，一概不加理会。如是阅经，利根之人，便能悟二空理，证实相法。即根机钝劣，亦可以消除业障，增长福慧。六祖谓：“但看《金刚经》，即能明心见性。”即指如此看耳，故名曰“但”。能如此看，诸大乘经，皆能明心见性，岂独《金刚经》为然？若一路分别，此一句是甚么义，此一段是甚么义，全属凡情妄想，卜度[[46]](#footnote-45)思量。岂能冥符佛意，圆悟经旨，因兹业障消灭，福慧增崇（高）乎？若知恭敬，犹能少种善根。倘全如老学究之读儒书，将见亵慢之罪，岳耸渊深。以善因而招恶果，即此一辈人也。（下略）

今人视佛经如故纸，经案上杂物与经乱堆。而手不盥（guàn）洗，口不漱荡，身或摇摆，足或翘举，甚至放屁抠脚，一切肆无忌惮，而欲阅经获福灭罪，唯欲灭佛法之魔王，为之证明赞叹，谓其活泼圆融，深合大乘不执着之妙道。真修实践之佛子见之，唯有黯然神伤，潸焉出涕（眼泪）。嗟（感叹）其魔眷横兴，无可如何耳。智者诵经[[47]](#footnote-46)，豁然大悟，寂尔入定，岂有分别心之所能得哉？（下略）

阅经时，断断不可起分别，自然妄念潜伏，天真发现。若欲研究义理，或翻阅注疏，当另立一时，唯事（从事）研究。当研究时，虽不如阅时之严肃，亦不可全无恭敬。不过比阅时稍舒泰些。未能业消智朗，须以阅为主，研究但略带。否则终日穷年，但事研究，纵令研得如拨云见月，开门见山一样，亦只是口头活计。于身心性命，生死分上，毫无干涉。腊月三十日[[48]](#footnote-47)到来，决定一毫也用不着。若能如上所说阅经，当必业消智朗。三种情见，当归于无何有之乡矣。若不如是阅经，非但三种情见，未必不生，或恐由宿业力，引起邪见，拨无因果[[49]](#footnote-48)，及淫杀盗妄种种烦恼，相继而兴，如火炽然。而犹以为大乘行人，一切无碍。遂援六祖心平何劳持戒之语，而诸戒俱以破而不破为真持矣。甚矣！修行之难得真法也。所以诸佛诸祖，主张净土者，以承佛慈力，制伏业力，不能发现耳。当以念佛为主，阅经为助。（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 **以唯心则无土是魔外知见**

问：“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然则与西方之净土及佛，是否一而二，二而一？”（七）答：“有唯心净土，方生西方净土。若自心不净，何能即得往生？纵逆恶罪人，以十声念佛即得往生者，由念佛之净心，感生西方之净土。世多以唯心则无土，便是魔外知见。此种似是而非之邪见，居其大半，致念佛之人，不得实益，尚自以为高明，而不知其为执理（理体，理性）废事（事相，事修），自误误人之邪见也。由自性弥陀故，必须念西方弥陀，以求往生，渐进而可以亲证自性弥陀。倘单执自性弥陀，而不念西方弥陀，纵令真悟，尚未能即了生死。况说此话者，皆是一班担板[[50]](#footnote-49)汉脱空[[51]](#footnote-50)汉乎？一而二，系未成佛前之事。二而一，乃已成佛后之事。”（答曲天翔居士问二十七则）

从前诸祖宏法，均按时机，导利后学，不得谓为偏执，须谅当时苦心。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语本无病，病在学人不解圆义，死执一边，便同徐六担板耳。宗家未得之人，只执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谓净土弥陀，皆非实有。此种人本不知宗，何况净土？净土诸古德所说之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乃谓西方净土，不出唯心，阿弥陀佛，不出自性。性相、理事、因果，悉于此中圆彰。阁下病其偏执，不能普摄。谓学者根钝，难以领会则可，谓古德此语有病，则不可。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与生则实不生，去则决定去。均理、事并明之法言，何必过为计虑？不过今人多是事、理俱未了解，则宁可按事说，不宜按理说，免致误会，以成豁达空[[52]](#footnote-51)耳。（复温光熹居士书五）

## **不可落狂慧**

若不主敬存诚，纵有所悟，必不能实得其益。以一落狂慧，决难事、理圆融。偏执理性，不重修持，纵见理不错，亦与魔外相去不远。况既执理废事，所悟之理，亦难的当[[53]](#footnote-52)。故曰：“不贵子见地，只贵子行履。”此举世聪明人之大陷阱，不受此病，方可名为聪明。（致郭庄悟居士书）

## **不可着空魔**

悟无生者，境虽生灭，心无生灭，犹如明镜，来无所粘，去无踪迹。其心之酬境，如镜之现象，绝无一毫执着系恋之思想。然虽于境无心，犹然波腾行海，云布慈门。凡世间纲常伦理，与夫上宏下化之事，必须一一认真实行，虽丧身命，不肯逾越。且莫认作于境无心，便于修持自利利他上宏下化之事，悉皆废弛，则是深着空魔，堕于顽空。由兹拨无因果，肆意冥行，乃成以凡滥圣，坏乱佛法，疑误众生之阿鼻地狱种子矣！此中关系，甚深甚深，光固不得不为略陈其利害也。（复袁福球居士书）

世有倡（宣扬）高调者，厌闻因果报应之事，及与勤劳修持之法，只以一切皆空、一切不着为护身符。而不知已着于一切皆空、一切不着，便非一切皆空、一切不着之意。况彼借此以遮懒惰懈怠之迹，不以真修为事，唯以空谈争高。待至业报已熟，阎老当以最上供养，敬此一切不着、一切皆空之人。于斯时也，不知尚能皆空、不着与否？吾人当于此等人，敬而远之，以免同彼受阎老之最上供养恭敬也。（复周伯遒居士书）

## **因果一错则堕落有分超升无由**

因果一法乃世出世间圣人，烹凡炼圣之大冶洪炉。若最初不以因果是究，则通宗通教之后，尚或有错因果事。因果一错，则堕落有分，超升无由矣。且勿谓此理浅近而忽之！如来成正觉，众生堕三途，皆不出因果之外。

念佛所重在往生，念之至极，亦能明心见性。非念佛于现世了无所益也。昔明教嵩禅师，日课十万声观音圣号，后于世间经书，悉皆不读而知。当看《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方可知念佛之妙。而光之芜（喻杂乱，多指文辞）钞，屡屡言之。居士谓现世无益者，不但未深体净宗诸经论，即光钞亦属走马观灯，未暇详究耳。律不独指粗迹而已，若不主敬存诚，即为犯律。而因果又为律中纲骨。若人不知因果，及瞒因昧果[[54]](#footnote-53)，皆为违律。念佛之人，举心动念，常与佛合。则律教禅净一道齐行矣。（复四川谢诚明居士书）

## **不可高推禅宗藐视教典**

教多显谈，宗多密（隐密地）说。宗之显（显谈）者，如达磨云：“净智妙圆，体自空寂。”马祖云：“即心即佛。”百丈云：“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念，即如如佛。”此则与《法华》、《楞严》诸大乘经，毫无异致（样子）。总之六祖前多显（显谈），六祖后多密（隐密地说）。愚人不知宗、教语言同异之致，每见宗师垂问，教家不能加答，遂高推禅宗，藐视教典。佛经视作故纸，祖语重愈纶音（纶音即圣旨）。今之欲报佛恩，利有情者，在宗则专阐宗风，尚须教印。在教则力修观行，无滥（混滥）宗言。良以心通妙谛，遇缘即宗。柏树子，干屎橛，鸦鸣鹊噪，水流花放，欬唾[[55]](#footnote-54)掉臂[[56]](#footnote-55)，讥笑怒骂，法法头头[[57]](#footnote-56)，咸皆是宗。岂如来金口所说圆顿妙法，反不足以为宗耶？何须借人家扛子，撑自己门庭？自家楩（pián楩木）楠（楠木）豫章[[58]](#footnote-57)，何故弃而不用？

须知法无胜劣，唯一道而常然。根有生熟，虽一法而益别。然则教外别传之说非欤？曰：言教外别传者，令人于指外见月也。又宗家提持[[59]](#footnote-58)，超越常格之外，名为教外别传。然此四字，埋没多少豪杰，今为道破。对教说，则曰教外别传。机锋转语等，亦是教。对宗说，则曰机锋转语外别传。庶（或许）不至辜负佛祖，徒造口业矣。若真佛教不能传佛心印，则已得别传之迦叶，阿难，马鸣，龙树，当另宏别传之法，何用结集三藏，注经造论为哉？宗须教印者，如木须从绳[[60]](#footnote-59)则正也。（宗教不宜混滥论）

## **拨无因果为天魔之说**

此魔子自谓所说之法，令人易于得道者，即是以生灭心作常住[[61]](#footnote-60)解。以不修善，不断恶，为不生不灭。拨无因果，堕邪见坑。此即魔子招徕徒众，令皆得道之实际。故有平日持斋念佛之人，一亲近彼，即不持斋，不念佛。其余一切改恶迁善，知因识果，培德植福等事，概行弃置。唯止令人看一话头，而实不知如何是看，如何是话头。遂将古人酬（应）机之语，令人依文解义，卜度思量。如“狗子无佛性”、“庭前柏树子”、“干矢橛”、“麻三斤”、“七斤布衫”等，一一学拆字讲义者，拆而讲之，谓之为参禅，谓之为透公案。稍微能坐，及能按文解义，便为印证，曰：“某人夙（素有的，旧有的）根深厚，某人现行精纯，故得用功不久，便已透彻。”夫参禅一事，谈何容易？古人如赵州谂（shěn）禅师，从小出家，至八十余岁，尚且行脚。故有颂之者曰：“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长庆坐破七个蒲团，后方开悟。涌泉四十年尚有走作。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此等大祖师，大彻大悟，如是之难。彼魔子之徒，一闻魔说，遂皆开悟。如前所说祖师，直是替他提鞋也无用处矣。须知祖师之悟，乃从迷至悟，一悟永悟。魔徒之悟，乃因迷入误，一误永误。悟之音虽同，悟之事实反。以彼魔徒，从初发心，一无戒行，二无正智，三不知话头是参叩自心之方便，而以按文义卜度为参。如此参禅，尽世间聪明人，通通皆是大彻大悟之人。（下略）

且人之常情，纵恣则易，摄束则难。教以持斋念佛，便觉口头失美味，身心常辛勤。魔子则曰：“只要心好，何必持斋？汝本是佛，何须更念他佛？”以此恰合自己懒惰懈怠，不愿摄束，任意放纵之机，如囚遇赦书，庆幸无已。又进而叩其所以，则曰：“达摩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汝但看一话头，自能见性。既见性已，即名成佛。既成佛已，则一切俱空，无因无果，无修无证。一法不立，名真解脱。彼教人持斋念佛，改恶修善，畏因果，培福德者，皆不知自性之中无一法不具，亦无一法可立。执着法相，不肯舍离。舍本逐末，无绳自缚。如是之人，名为小乘。何可以为知识而亲近之哉？须知如来所说因果修证等法，皆是以黄叶作金，为止小儿啼故。彼等反执为实，则其智与小儿何异？若大丈夫，佛尚不可得，何有因果修证等法？若立一尘，便非佛法。汝但识得自己是佛，一任食肉饮酒，行盗行淫，何一法不是佛法？上天堂，下地狱，天衣天食，镬（huò这里指地狱中用来烹煮地狱众生的大锅）汤炉炭，何一境不是佛境？自己即是弥陀，当处即是极乐。岂待汝鼓起妄想业识心，鼓动父母所生口，毕生终日念佛，受许多冤枉苦，求到临命终时，往生西方。舍己求人，抛家浪走，岂非知见颠倒，错乱修习乎？”种种魔说，大抵如是。今试论曰：“只要心好，何必持斋。”杀彼之身，悦己之口，是好心耶？非好心耶？且兵劫之时，贼来杀人，亦当皆是好心。设杀汝时，为感恩乎？为怀恨乎？汝本是佛，尚不肯念他佛，何肯杀而食彼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之众生乎？如是，则汝之心性，本来是佛。汝之行为，原是众生。何可未得谓得，以凡滥圣，以念他佛为辱，以杀众生为荣哉？

“达摩西来，不立文字”者，欲人彻证本体，不以徒诵语言为事。若契本体，则文字即是本体，即解脱相。终日读诵，依教修行，毕竟无文字相可得。如永明寿、首山念、栖贤湜、育王微等诸大老[[62]](#footnote-61)，皆尽寿读诵，岂彼尽皆不知不立文字之旨乎？只因汝错认不立为废弃，遂谓如来所说一切大、小乘经，无量法门，皆是黄叶作金，哄骗小儿。若然，则迦叶、阿难、马鸣、龙树、永明、首山等，皆是弄黄叶汉。汝既以彼为非，何得承嗣其法，言是禅宗？彼若果是，则汝之禅宗，便非彼之禅宗。汝的的是冒彼之名，以坏彼法之恶贼耳。且汝执着废弃文字为不立文字者。六祖云：“只此不立，便是文字。”况尚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八字。且此达摩西来十六字，是文字耶？非文字耶？又一切俱空，无因无果，无修无证，一法不立，名真解脱。何又立破斋谤佛，怙（坚持）恶废善，瞒因昧果，折福损德等法，而不肯令其俱空乎？上智知空而进德，下愚知空而废善。佛祖于千百年前，早为汝判断停当矣。汝谤人执着善法为舍本逐末，为无绳自缚，为小乘。汝执着恶法，不肯弃舍，现生当遭国宪（制裁），死后永堕阿鼻，应是弃末循本，应是即缚无缚，应是大乘矣。汝谓：“大丈夫佛尚不可得，何有因果修证？若立一尘，便非佛法。”是佛与因果修证，皆是尘，皆不容立。而食肉、饮酒、行盗、行淫，何得便非是尘，便皆容立？且问：“食肉、饮酒、行盗、行淫之心，是佛心耶？是众生心耶？”若道是佛心，佛岂存此心，行此事耶？若道是众生心，何得便超因果之外，便非是尘，便是佛法乎？（下略）

须知禅宗一法，名为教外别传。凡所提倡，意在言外。千言万语，总皆指归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法身理体。令人先悟此体，然后起彼修因证果，超凡入圣，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但其酬机之语，名为机锋，名为转语。欲令人参而自得，故无义路。若会得，固属大幸。若会不得，但当将此一句话，当做本命元辰，废寝忘餐，终日竟夕，如一人与万人敌，不敢稍有间断放纵。一年不悟两年参，十年不悟二十年参，一生不悟，即生生参。果真拌此深心参者，决无不悟之理。既悟之后，乃名悟道。尚须历诸境缘，煅炼习气。直得烦惑净尽，方名证道。彼魔子者，乃以误为悟。悟尚全体是误，何况说证？（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二）

## **执理废事罪岂有极**

世有一班掠虚汉，闻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理，或由阅教参宗，悟及此理。遂谓我与佛同，而了无所用其若修若证。遂放心恣意于一切境缘之中。误谓六尘即觉，贪嗔痴即戒定慧[[63]](#footnote-62)，何须制心摄身，无绳自缚？此种见解，最为下劣。谓之执理废事，拨无因果。如以画饼充饥，陵空[[64]](#footnote-63)作屋。自误误人，罪岂有极？（复永嘉某居士书八）

狂妄者，谓我本是佛，何须念佛？心净则土净，何须求生净土？此系执理而废事。其弊至拨无因果，坏乱佛法，疑误众生。此人必堕阿鼻地狱，永无出期。以善因而招恶果，诚可怜悯。（复智正居士书三）

今之聪明人，虽学佛法，以未亲近具眼善知识，率皆专重理性，拨弃事修及与因果。既拨事修因果，并理性而失之。所以每有才高等辈，词惊鬼神，究其行为，与市井无知无识者无异。其病根皆由拨事修因果之所致也。俾（bǐ使）上智者徒生怜愍（同悯），下愚者依样妄为。所谓以身谤法，罪过无量。《法苑珠林》一书（一百卷，常州天宁寺订作三十本，苏州玛瑙经房订作廿（niàn二十）四本，玛瑙经房板残伤模糊，天宁寺板系新刻），详谈因果，理事并进。事迹报应，历历分明。阅之令人不寒而栗。纵在暗室屋漏，常如面对佛天，不敢稍萌恶念。上中下根，皆蒙利益。断不至错认路头，执理废事，归于偏邪狂妄之弊。梦东[[65]](#footnote-64)所谓“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势所必然也。梦东此语，乃千古不刊之至论，亦徒逞狂慧者之顶门针也。（复邓伯诚居士书一）

## **以身谤法罪过无量**

虽然，以言谤者其罪小，以身谤者其罪大。今之口谈大乘，自命悟道，谓我即是佛，何必更去念佛？烦恼即是菩提，何必断烦恼？淫怒痴即是戒定慧，何必断淫怒痴？由是之故，出言则高于九天之上，行事则卑入九地之下。如斯之流，名为佛怨，比之不知佛法而谤者，罪深万倍。其曾研究佛法，非全无利益，但作未来得度之因。其以身谤法之罪，不知经几何劫量，在三途中受诸罪苦也。（复邓新安居士书）

每有聪明人，稍明教义，或稍知禅理，便以通家自居，藐视念佛。谓念佛为愚夫愚妇之所为者，此皆不知自反[[66]](#footnote-65)。以知文义为实证之狂徒，定规说空行有，以身谤法，将来必堕三恶道，为愚夫愚妇念佛往生西方者所怜悯，而莫能救济也。（复吴沧洲居士书三）

现多大言欺世之人，不但专恋娇妻美妾，尚加冶游[[67]](#footnote-66)饱食酒肉，肆行无忌，犹自命为菩萨应世之大通家。谤毁吃素持戒者为小乘，到处肆其狂妄知见，乱人听闻。亦有许多盲徒，认为谈说玄妙，随声附和。直所谓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可不哀哉？望汝慧察，切勿为彼所惑是幸。（复慧华居士书二）

## **以真俗二谛破诸执见**

世人执空执有，妄生己见，故迷而不觉。世尊设教，即欲令众生破此二见，特设一念佛法门，俾（bǐ使）其从有而至空，得空而不废有，则空有二法，互相资助，得益甚大。况仗弥陀愿力，故其力用，超过一切法门，而为一切法门之所归宿也。世有一种下劣知见人，教以念佛求生西方，则曰：“我等业力凡夫，何敢望生西方，但求不失人身即足矣。”此种知见，由不知众生心性，与诸佛之心性，一如无二。但以诸佛修德至极，性德圆彰，众生唯具性德，绝无修德，纵有所修，多属悖（bèi违背）性而修，反增迷悖耳。又有一种狂妄知见人，教以念佛，则曰：“我就是佛，何须念佛？汝等不知自己是佛，不妨常念，我既自知是佛，何得头上安头？”此种知见，由于只知即心本具佛性之佛，不知断尽烦惑，圆满福慧之佛。此种人若知性修理事，不可偏执，力修净行，则远胜生下劣知见者。否则自误误人，永堕阿鼻地狱，了无出期矣。故执空执有之谬知，下劣狂妄之谬见，唯念佛最为易治。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若不作佛，则不是佛矣。此二句经文，为破下劣狂妄二见之无上妙法也。克（严格限定）论佛法大义，不出真俗二谛[[68]](#footnote-67)。真谛一法不立，即圣智所见之实体也。俗谛万行圆彰，即法门所修之行相也（俗，即建设之义，不可作世俗，俗鄙讲）。

学佛之人，必须真俗圆融，一道齐行。以其一法不立，始能修万行圆彰之道。万行圆彰，始能显一法不立之体。今为易解，特说一喻。真如法性之本体，如大圆宝镜，空空洞洞，了无一物。而胡人来则胡人现，汉人来则汉人现，胡汉俱来则俱现。正当空空洞洞，了无一物时，不妨胡来胡现，汉来汉现。正当胡来胡现，汉来汉现时，仍然空空洞洞，了无一物。禅宗多主真谛，即在万行圆彰处，指其一法不立。净宗多主俗谛，即在一法不立处，指其万行圆彰。明理智士，自无偏执。否则宁可着有，不可着空。以着有，虽不能圆悟佛性，尚有修持之功。着空，则拨无因果，成断灭见，坏乱佛法，疑误众生，其祸之大，不可言宣。吾人念佛，当从有念而起，念至念寂情亡时，则既无能念之我，亦无所念之佛，而复字字句句，历历分明，不错不乱，即所谓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也。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者，正念佛时，了无起心念佛之情念。虽无起心念佛之情念，而复历历明明，相续而念。然此工夫，非初心所能即得。若未到无念而念之工夫，即不以有念为事，则如毁屋求空。此空非是安身立命之所。古之禅德，多有礼拜持诵，不惜身命，如救头然（同燃）者。故永明寿禅师，日课一百零八种佛事，夜往别峰，行道念佛。况后世学者，不重事修，而欲成办道业乎？以大悟一法不立之理体，力行万行圆修之事功，方是空有圆融之中道。空解脱人，以一法不修为不立，诸佛称为可怜悯者。莲池大师云：“着事而念能相续，不虚入品之功。执理而心实未通，难免落空之祸。以事有挟理之功，理无独立之能，故也。”吾人学佛，必须即事而成理，即理而成事。理事圆融，空有不二，始可圆成三昧，了脱生死。若自谓我即是佛，执理废事，差之远矣。当用力修持，一心念佛，从事而显理，显理而仍注重于事，方得实益。如等觉菩萨，尚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今以凡夫而不自量，视念佛为小乘，不足修持，则将来定入阿鼻地狱矣。（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

## **念佛一法至极稳当**

念佛一法，至极稳当。小慧之流，每弃佛力而修仗自力之法，非愚即狂，莫由挽救。吾人但当深信佛言，固守净宗之旨，当不至流入邪外，及以意见明了为亲证也。近有高明真切用功，流入偏知谬见，贡高我慢，藐视念佛者，亦复不少。此等皆因不自量，而妄以己之能了知，为能证得也。（复郑慧洪居士书三）

近来人每每好高务胜，稍聪明，便学禅宗、相宗、密宗，多多将念佛看得无用。彼只知禅家机语之玄妙，相宗法相之精微，密宗威神之广大。而不知禅纵到大彻大悟地位，若烦惑未净，则依旧生死不了。相宗，不破尽我、法二执，则纵明白种种名相，如说食数宝，究有何益？密宗虽云现身可以成佛，然能成者决非博地凡夫之事。凡夫妄生此想，则着魔发狂者，十有八九也。是以必须专志于念佛一门，为千稳万当之无上第一法则也。（复姚维一居士书）

又净土法门，与其他法门各别。他种法门，皆仗自力。唯此法门，全仗佛力。南方宗门颇多，切不可参入宗门，图得禅净双修之嘉名。宗门总以看念佛的是谁，为开悟之一着，而绝不讲信愿求生。勿道不悟，即看到念佛的本来人的面目，只算得是悟，去了生死，尚大远在。若不到业尽情空地位，决定不能仗自力了生死。又不注重信愿，求生西方，则与佛相背，不能仗佛力了生死。以故念佛人带着宗门气息，则得利益处少，失利益处多也。教则更为难以得力。而密宗语气甚大，危险之极。汝且专注于信愿念佛一门。而辅之以敦伦[[69]](#footnote-68)尽分，闲（防止，禁止）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此自行，复以化他，则可决定往生矣。（复龚宗元居士书一）

了生死法，净土法门，最为稳当。无论何等根性，若具真信切愿，至诚恳切持念佛号，求生西方者，临终必蒙佛力加被[[70]](#footnote-69)，往生西方。此之法门，乃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一切法门，皆须以戒定慧之道力，断贪瞋痴之烦恼，烦恼断尽，方可出三界了生死。在昔颇有此种人，而今则恐全世界也无一二人可得也。（复石金华居士书）

问：“念佛一法，何以见得三根普被？”答：“五逆十恶极重罪人，临命终时，地狱相现，闻善知识教以念佛，或念十声，或念数声，即可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以其苦逼，发恳切心，故得成办。不得以泛泛悠悠念者为比[[71]](#footnote-70)而生疑也。此为下根。若论上根，以初发心住，乃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皆须念佛回向往生，以圆满佛果。由此言之，一切法门，皆以念佛为其归宿。若唯务高深，谈玄说妙，则如数他人宝，自无半钱分，毕竟自己受用不着。以业尽情空，方了生死。但能谈说，有何利益？须知见、思二惑，即是生死根本，不到业尽情空地位，何由得了生死？”（净业社开示法语）

## **念佛一法不以开悟为事**

蕅益之不须参究者，以念佛一法不以开悟为事，若求开悟，或置信愿于度外。而念到极处，亦能开悟，不悟亦无所碍。纵悟到极处，若无信愿，则断难往生。以故大师恐人受病，令其直念也。（复金慧畅居士书）

外行人，多多以求悟，求得种种境界，而不以决定求生为事，即所谓舍本逐末也。何以故？以悟到极处，若未断尽烦惑，仍然是六道轮回中人。倘得往生，比悟到极处，而未断尽烦惑者，其高下有若天渊悬殊。（复习怀辛居士书）

人每欲冒禅净双修之名，而力主参究，则所得之利益有限（念到极处，也会开悟），所失之利益无穷矣。以不注重信愿求生，不能与佛感应道交。纵令亲见念佛的是谁，亦难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以无信愿求生之心故也。又未断烦惑，不能仗自力了生脱死。（复陈慧新居士书）

普通修持，无不以开悟为希冀。而开悟一事，亦非易易。若知净土宗旨，决不预期开悟。若不注重信愿，开悟亦难了脱。若能一心念佛，不悟亦可往生。汝信中谓纵具厌秽之情，未识自性奚若[[72]](#footnote-71)，是志在开悟也。开悟而有信愿，是为禅净双修，最为高上。然世绝少真开悟者。何谓真开悟，即所谓明心见性。乃于自心中彻底明了，非只会说而已。会说不名开悟，且勿误会。真到明心见性地位，尚须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世人凡求开悟者，皆不注重于信愿求生。而欲以此依稀仿佛之悟了生死，则是自误误人。固不如老实念佛者为稳当也。（复方家范居士书）

江西一弟子龙松生，于禅颇有会悟，光极力破斥，尚不肯听。观面色或有着魔之相。听其所说，则直欲上续诸祖慧命。汝于外道充斥之地，若不按实事修，则或致彼魔外亦复藉口。汝欲开悟，岂须用参究工夫？但能念到念极情忘时，自可开悟。即不悟亦无所碍。须知有信愿，不悟亦可往生。得悟无信愿，仍是六道轮回中人。（复郑慧洪居士书四）

倘阁下欲高竖禅帜，以大彻大悟为事，当更参禅宗大老。如曰吾于即生决定要了生死，请将参禅之念，抛向东洋大海外。依净土法门，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则仗佛慈力，决定可以满其所愿。倘不依净土法门，所有修持，皆成人天福报，及未来得度之因缘而已。欲了生死，断难梦见。（复何槐生居士书）

## **宗门中语可置之不论**

宗门中语，只好置之不论。若欲知其所以然之意，必须要有点悟处。否则纵看其书，亦如与外国人说话，完全莫名其妙。况年已及耆（qí古称六十岁为耆），而时世如此，何可以最可宝贵之时光，究此无头脑语句。每有在宗门数十年，犹不知其话为何意。纵用意猜度，也是在梦中说梦。祈取消此念，一心念佛，念到心佛两忘时，一见此语，不禁好笑。即不能如是，但得往生，尚可亲证其理，况解其语乎？若不以光言为是，终日看宗门语录，则宗亦未能通，净也不注重，生死到来，便只好随业受生去。（复李觐丹居士书四）

## **机锋转语认作实法其害甚大**

及至曹溪以后，禅道大行，不立文字之文字，广播寰区[[73]](#footnote-72)。解（知解）路日开，悟门将塞。故南岳、青原诸祖，皆用机语接人，使佛祖现成语言，无从酬其所问。非真了当[[74]](#footnote-73)，莫测其说。以此勘验，则金鍮（tōu黄铜矿石）立辨，玉石永分，无从假充，用闲（防御）法道。此机锋转语之所由来也。自后此法日盛，知识举扬[[75]](#footnote-74)，唯恐落人窠臼[[76]](#footnote-75)，致成故套，疑误学者，坏乱宗风。故其机（机锋）用（应用）愈峻（险峻），转变无方（一定的方式），令人无从摸索。故有呵佛骂祖，斥经教，拨净土者（如此作用，南岳思大师两句道尽，曰：“超群出众太虚玄，指物传心人不会。”认做实法，则罪同五逆[[77]](#footnote-76)矣）。以此语言，剿（剿灭）人情（情执）见（见解），塞人解路。根熟者直下知归，彻悟向上。机生者真参力究，必至大彻大悟而后已。良以知识众多，人根尚利。教理明白，生死心切。纵未能直下了悟，必不肯生下劣心，认为实法故也。

今人多是少读儒书，不明世理。未穷教乘，不解佛法。才一发心，便入宗门。在知识只为支持门庭，亦学古人举扬，不论法道利害。在学者不下真实疑情，个个认为实法。或有于今人举（举示）处，古人录（语录）中，以己意卜度出一番道理，总不出按文释义之外，便自谓彻悟向上，参学事毕。即处知识位，开导后学。守一门庭，恐人谓非通家，因兹（此）禅（宗）讲（教）并宏，欲称（自称）宗说（教）兼通。谈宗则古德指归向上之语，竟作释义训文之言。讲教则如来修因克（证）果之道，反成表法喻义[[78]](#footnote-77)之说。以教破宗，以宗破教。盲引盲众，相牵入火。致使后辈不闻古人芳规，徒效其轻佛陵（同凌，欺侮）祖排因拨果[[79]](#footnote-78)而已。古人语言绝未晓了，衲僧本分[[80]](#footnote-79)，何曾梦见？

今将宗、教语言意致，略为分别。用冀唯得其益，不受其病也。何谓宗？何谓教？演说之，宗、教皆教。契悟之，宗、教皆宗。教固有宗，宗亦有教。（下略）

未悟以前，只许参究话头，不准翻阅禅书。诚恐错会祖意，则以迷为悟，以假乱真，即名为泄（泄密），其害甚大。大悟之后，必须广阅祖录，决择见地，则差别智开，药忌明了[[81]](#footnote-80)。尚须历缘锻炼，必使行解相应，方可出世为人[[82]](#footnote-81)，宏阐宗风。今人不教人力参，而为人讲演。使其开解路，起卜度，以己见会祖意，依稀仿佛，想个义理。全体是错，便谓就是。直饶[[83]](#footnote-82)不错，只是泥龙画饼，岂能致雨充饥？所以宗须真参，方有实益也。未开眼者，闻其讲说，喜出望外。其有具眼[[84]](#footnote-83)者，必痛彻骨髓矣。如此宏宗，徒有大损，毫无实益。何异以军令往告敌兵，相邀共战，其不自殄灭[[85]](#footnote-84)者鲜矣。由是假充悟道者，不胜其多。坏乱佛法者，实繁有徒矣。（下略）

宗家方便，出于格外，所有语言，似乎扫荡[[86]](#footnote-85)。未得意者，不体离言之旨，唯噇出酒之糟。在宗则开一解路，不肯力参。在教则妄学圆融，破坏事相。唯大达[[87]](#footnote-86)之士，双得其益。否则醍醐[[88]](#footnote-87)甘露，贮于毒器，遂成砒霜鸩（zhèn）毒矣。（宗教不宜混滥论）

## **悟而未证生死不了**

夫欲了生死，必须实证。若唯悟而未证，则烦惑尚在，大须努力。倘能兢兢业业，历缘锻炼，则觉照存心，冥符圣智，人我是非之凡情，无由而起。若不加觉照，依旧凡情炽然，功行愈高，情见愈重，由悟入迷，在所难免。如人睡惺（xīng清醒）不起，久复睡着。古人谓大事已明，如丧考（kǎo父死后称考）妣（bǐ母死后称妣）。正以烦惑未断，或恐复迷。须知断惑之人，便无凡情。既无凡情，何有生死？大悟之人，其悟纵与佛同，其惑犹未断除，必须念念觉照，庶（或许可以）免凡情用事。藏、忍父子，虽则悟处高深，只因我慢过甚，全体埋没于人我情见之中，而犹欲为续佛慧命之第一高人，以致一错永错，而莫之能反。尽其智力，只做得个平侍者之身分。可不哀哉？如来深知末世众生，烦惑难断，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令其于临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承侍弥陀，追随海众。从兹圆破无明，彻证自心，直至成佛而后已。使藏、忍知此，当即上品往生，证无生忍，普现色身，广度群迷。又何至妆点文饰，欲得超师越祖之虚名，企其流芳百世。一经明眼人看破，竟落得个邪魔外道之实号，而遗臭万年。呜呼哀哉！（《拣魔辨异录》重刻序）

有人说：“禅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道理，不是很好吗？”殊不知见性成佛，是见到自性天真的佛，叫做成佛，并非是成福慧圆满的究竟佛。为什么呢？因为宗门下的人，工夫用到开悟的时候，就知道他自己的真性，原来是和佛一样，所以叫做见性成佛。但他的粗细烦恼，丝毫尚未断，不过能常自觉照，伏住烦恼，举动就和圣人相近。假使是失了觉照的工夫，伏不住烦恼，那造起业来，比他人更要厉害。因为他的烦恼里头，有开悟的力量夹杂着，就变做狂慧，所以造业的能力，也异常的猖獗。这样不但没有成佛的希望，而且还要堕落三恶道。所以已经开悟的人，更要加工进修，时时觉照。等到见思烦恼断尽了，方是了生死的时候，并非一悟便了。类如前朝的五祖戒，和草堂青禅师，因为悟后未证，仍不免轮回之苦。覆辙[[89]](#footnote-88)昭然，是不可不知的。若说真成佛，更加差得很远了。（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

## **不可约教而遗机**

王弘愿居士，虽则崇信密宗，颇有效验。然始则错认消息，将有未得谓得之失。继由多阅教典，方知错认。次则现虽工夫得力，而虚火上炎，无法自治。光以此二事，断其密宗一法，不能普被三根，不如净土法门之千稳万当。谓君宿具灵根，见地高超。尚有错认，及受病不知对治之失，则世之不及君者可知矣。彼谓密宗高出显教之上，引种种言论以辨。然佛无二心，亦无两法，欲抬高密宗，但当论密宗所以高处。既以密宗之妙处，与显教之妙处证同。是欲推尊而实持平也。彼之所论，乃约（以）教而遗机。光乃约机而论教之利益。盖契理而不契机，则不能感应道交。所谓说法不投机，便是闲言语矣。大意如此。（与徐蔚如居士书五）

## **修行切忌好高骛远**

净土一法，人人可修，修之均有感应。今人多多皆是好高务胜，以致或因撑场面，反累实益也。现今之人，一动手先讲建筑，未知净土之所以，便欲遍研大乘经论，或慕禅宗之玄妙，或慕相宗之精微，或慕密宗之神通，将仗佛力了生死之法，视之若不济事者。禅宗，纵能悟，谁到业尽情空地位？相宗，纵能记清名相，谁能真破我、法二执？密宗之神通及现身成佛，亦实有其事，然非尔我之根性所可冀及。有欲得神通，欲即成佛，而由兹着魔发狂者甚多。显荫，既通台宗，又得密宗真传，已是灌顶大阿阇黎[[90]](#footnote-89)。凡所与灌顶之人，通皆现身成佛。彼到死时，咒也不会念，佛也不会念。在彼平时，心中，语意中，每以法身大士相拟。到了临终，尚不如一字不识之老太太，老实念佛者，为能安然念佛而逝之为愈（yù较好，胜过）也。（复闵宗经居士书）

密宗实为不可思议之法门，实有现身成佛之事。彼宏密宗者，皆非其人。有几个真上根？皆自命为上根耳。妄借此事，以诱彼好高务胜，贡高我慢之流，便成自误误人，害岂有极也？（复温光熹居士书一）

今之崇相宗者，其弊亦复如是。彼提倡者，实不为了生死，只为通理性，能讲说耳。使彼知自力了生死之难，断不肯唯此是务，置净土于不问，或有诽薄之者。此其人皆属好高务胜，而不知其所以高胜也。使真知之，杀了亦不肯弃置净土法门而不力修也。（复周群铮居士书七）

今之人多带一分夸大气派。如未弘法，先要求外国未译之经，而本国已有之经，曾一一研究已极否？况佛经中义，得其一二，即可以上弘下化。况数千卷之多，尚不足用，而欲访之于印度各国乎？凡此种提倡，光皆不以为然。其意皆出于好高务胜，见异思迁，以为我当出人头地。若人云亦云，则不足为奇，有负我本领矣。以阁下之才论，当依光所说，其为利益大矣。否则择一寂静隐晦之处，力修净业。将从前所得之学问文章，抛向东洋大海外，作自己原是一个无知无识之人。于不生分别心中，昼夜六时，专持一句洪名圣号。果能死尽偷心，当必亲见本来面目。从兹高竖法幢[[91]](#footnote-90)，俾（bǐ使）一切人同归净土法海。生为圣贤之徒，没（mò命终）预（参与，参加）莲池之会。方可不负所学，为大丈夫真佛子矣。（复叶玉甫士书）

汝虽于净土法门，颇生信心。然犹有好高务胜之念头，未能放下，而未肯以愚夫愚妇自命。须知了生死，愚夫愚妇则易。以其心无异见故也。若通宗通教，能通身放下，做愚夫愚妇工夫，则亦易。否则通宗通教之高人，反不若愚夫愚妇之能带业往生。净土法门，以往生为主。随缘随分，专精其志，佛决定不欺人。否则求升反坠，乃自误耳，非佛咎也。（复周群铮居士书二）

世有好高务胜者，每每侈谈自力，藐视佛力。不知从生至死，无一事不仗人力，而不以为耻。何独于了生死一大事，并佛力亦不愿受，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净宗行者，所当切戒。至于修持法则，常当如子忆母，行住坐卧，语默周旋，一句佛号，绵绵密密，任何事缘，不令间断。都（全）摄（收摄）六根，净念相继。能如是者，决定往生。又须心念仁恕，气象浑穆。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代人之劳，成人之美。常思己过，莫论人非。等觉菩萨，二六时中，礼十方佛，忏除宿业。况在凡地，常当惭愧，何敢自恃。若自恃者，纵有修持，皆属魔业。（净土指要）

汝之眼高而无实。汝之心大而无用。看文钞，听要解，尚有此问。可知汝是一向向外驰求，只知求博而不知守约。法华三昧，非汝之所能修，纵汝能修亦恐不能即生解脱。若肯信光言，请将台教暂时置之高阁。专心研究净土。观汝心性，久而久之，恐有着魔发狂之事，不可不防。否则任汝作大通家，莫再来书，来也不复。（复道传大师书一）

## **杂行杂修难得实益**

善导和尚系弥陀化身，有大神通，有大智慧。其宏阐净土，不尚玄妙，唯在真切平实处，教人修持。至于所示专杂二修，其利无穷。专修谓身业专礼（凡围绕及一切处身不放逸皆是），口业专称（凡诵经咒，能志心回向，亦可名专称），意业专念。如是则往生西方，万不漏一。杂修谓兼修种种法门，回向往生。以心不纯一，故难得益，则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往生者。此金口诚言，千古不易之铁案也！（复永嘉某居士昆季书）

善导和尚云：“若欲学解，从凡夫地，乃至佛地，一切诸法，无不当学。若欲学行，当择其契理契机之一法，专精致力，方能速证实益。否则经劫至劫，尚难出离。”所谓契理契机之法，无过信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复邓新安居士书）

## **不可妄期圣证**

现生证实相者，非无其人。恐贤契[[92]](#footnote-91)无此善根。若不详陈其故，或致妄期圣证，则志高而行不逮（dà及，到）。久而久之，必致丧心病狂，未得谓得，未证谓证，求升反坠，弄巧成拙。究其结果，难免永沦恶趣。不但埋没己灵，实为辜负佛恩。二空理唯言悟，则利根凡夫即能。如圆教名字位中人，虽五住烦恼，毫未伏断，而所悟与佛无二无别（五住者见惑为一住，思惑为三住，此二住于界内。尘沙惑无明惑共为一住，此二住于界外）。若约（以）宗说，则名大彻大悟。若约教说，则名大开圆解。大彻大悟与大开圆解不是依稀仿佛明了而已。如庞居士闻马祖“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当下顿亡玄解。大慧杲闻圆悟“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亦然。智者诵《法华》至《药王本事品》“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豁然大悟，寂尔入定。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能如是悟，方可名大彻大悟，大开圆解。若云证实相法，则非博地凡夫之所能为。南岳思大禅师，智者之得法师也。有大智慧，有大神通。临终有人问其所证，乃曰：“我初志期铜轮（即十住位，破无明，证实相，初入实报，分证寂光。初住即能于百三千大千世界，示作佛身，教化众生，二住则千，三住则万，位位增数十倍，岂小可哉），但以领众太早，只证铁轮而已（铁轮，即第十信位，初信断见惑，七信断思惑，八九十信破尘沙，伏无明。南岳思示居第十信，尚未证实相法。若破一品无明，即证初住位，方可云证实相法耳）。”智者大师，释迦之化身也。临终有问：“未审大师证入何位？”答曰：“我不领众，必净六根（即十信位，获六根清净，如法华经法师功德品所明）。损己利人，但（只，仅）登五品（五品，即观行位，圆伏五住烦恼，而见惑尚未断除）。”蕅益大师临终有偈云：“名字位中真佛眼，未知毕竟付何人（名字位人，圆悟藏性，与佛同俦，而见、思尚未能伏，何况乎断？末世大彻大悟人，多多是此等身分。五祖戒为东坡，草堂清作鲁公，犹其上者。次则海印信为朱防御女。又次则雁荡僧为秦氏子桧。良以理虽顿悟，惑未伏除，一经受生，或致迷失耳。藏性，即如来藏妙真如性，乃实相之异名）。”蕅益大师示居名字，智者示居五品，南岳示居十信。虽三大师之本地[[93]](#footnote-92)，皆不可测。而其所示名字、观行、相似三位，可见实相之不易证，后进之难超越。实恐后人未证谓证，故以身说法，令其自知惭愧，不敢妄拟故耳。三大师末后示位之恩，粉骨碎身，莫之能报。汝自忖度，果能越此三师否乎？（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 **凡夫勿妄效过量圣人所行**

般舟三昧非今人所能行。汝作此说，其好高务胜耶？抑真为生死耶？如真为生死，当依凡夫通行之法。若博地凡夫妄拟效过量圣人所行之法，则必至着魔退道。且请息此念，庶可得益耳。（复恒惭法师书二）

道济禅师，乃大神通圣人，欲令一切人生正信心，故常显不思议事。其饮酒食肉者，乃遮掩其圣人之德，欲令愚人见其颠狂不法，因之不甚相信。否则彼便不能在世间住矣。凡佛菩萨现身，若示同凡夫，唯以道德教化人，绝不显神通。若显神通，便不能在世间住。唯现作颠狂者，显则无妨，非曰修行人皆宜饮酒食肉也。世间善人，尚不饮酒食肉，况为佛弟子，要教化众生？而自己尚不依教奉行，则不但不能令人生信，反令人退失信心，故饮酒食肉不可学。彼吃了死的，会吐出活的。你吃了死的，尚不能吐出原样的肉，何可学彼吃肉。彼喝了酒，能替佛装金，能将无数大木，从井里运来。汝喝了酒，把井水也运不出来，何可学他。（下略）

世人不知所以然，不是妄学，便是妄毁。妄学则决定要堕地狱，妄毁则是以凡夫之知见，测度神通圣人，亦属罪过，比之学者，尚轻之多多矣。见其不可思议处，当生敬信。见其饮酒食肉处，绝不肯学，则得益不受损矣。祈洞察是幸。（复庞契贞书）

## **不可求神通及现身成佛**

前接手书，谓黄适园将来沪过访。昨日曾来，泛论净密之所以。学密宗者，病在欲得神通，欲现身成佛。问之，彼皆谓无此念，实则无一无此念。以其倡导之人，先以神通吸动人，何能令学之者无此念乎？昨颇有五六位，非黄君一人，彼见信与否所不计也。彼学密而回向净土，故是正理。但恐不屑生净土，欲现身成佛，或致受病。使彼无此种知见，断不至称赞大愚。既称赞大愚，则是以大愚所说为至当之论。然大愚之成佛之弟子，并无成佛之表示。足知其为妄称许人，以期世人恭敬供养，尊已为成佛之高僧。其犯大妄语，以凡滥圣之罪，实非小可。我等但守净土修持，让一切人皆得成佛，以度我等，则何幸如之？（复慧海居士书四）

当此大劫，好不志心念佛，而妄想纷飞，论说空话乎？密宗之危险，殊非笔墨所能宣。祈死守净土修持，让他人通通成佛去。祈慧察。（复温光熹居士书三）

大悲咒，若恳切至诚念之，即有不测之感应。若向学密宗者求其读法亦非不可。但学密宗者，多多不注重于念佛求生西方，或恐为彼夺其现生往生之志，以期现身成佛耳。现身成佛，谈何容易！若认做决定实能，则恐佛尚未成，魔已先成。以凡滥圣，躁妄虚夸之流，多多犯此种病，不可不知。闭关修行虽好，在家固宜随缘随分，自行化他，为最合机，何必以闭关为事也？若有家累，强欲闭关，反为障碍。所言预锡（xī赐给）珍秘，不知净土法门绝无所秘。若有口传心授之秘（竭诚尽敬，为学佛之无上秘法，当为一切人说之。不致力于此法，即是舍本逐末），便是魔外，不是佛子矣。密宗，则有秘传，然不若净土之为直捷稳当也。汝勿以现身成佛等大话自期，则必以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若欲现身成佛，或恐佛未能成，往生亦不可得，则两头成空，为可虑也。（复朱南圃居士书）

## **唯释迦佛一人为现身成佛**

密宗“现身成佛”或云“即生成佛”，此与禅宗“见性成佛”之话相同，皆称其工夫湛深之谓，不可认做真能现身成佛。须知现身成佛，唯释迦牟尼佛一人也，此外即古佛示现，亦无现身成佛之事。无知之人，每每错认，其失大矣。（复周志诚居士书一）

现身成佛与宗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之语大同，仍须断惑，方能证真，方可了生脱死。若谓现生即已三惑[[94]](#footnote-93)净尽，二死[[95]](#footnote-94)永亡，安住寂光，了无事事，则为邪说，为魔话。彼嫌净土偏小迟钝，让彼修圆大直捷之法，现身成佛去。吾人但依净土言教以修，彼此各不相妨。（复温光熹居士书一）

还有密宗即身成佛的话，纵然听起来，是如此动人，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如此快便。即身成佛的意义，是说密宗工夫，修到成功的时候，现身就可成道。然而这样成道，不过是了生死而已，勉强说做成佛，或亦可以。如果是真的当做成了五住究尽，二死永亡的佛，那就大错特错了。（下略）

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人是即身成佛。再要到了弥勒佛下生的时候，才可算又是一尊即身成佛的佛。在这个释迦灭后，弥勒未来的中间，要再觅个即身成佛的，无论如何，亦是不可得的。即使释尊重来应世，亦无示现即身成佛的道理。（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

祈专志净宗，勿被密宗现身成佛之语所动。现身成佛，乃理性，非事实。若认做事实，则西藏、东洋之佛，不胜其多。（复黄智海居士书）

密宗提倡即身成佛，乃以了生死为成佛。一班无知之人，便认做成福慧圆满之佛，则是以松栽[[96]](#footnote-95)为栋梁，其材可以为栋梁，非现在即可为栋梁也。（复石金华居士书）

## **来生做人比临终往生还难**

你要晓得来生做人，比临终往生还难。何以故？人一生中所造罪业，不知多少。别的罪有无且勿论，从小吃肉杀生之罪，实在多的了不得。要发大慈悲心，求生西方，待见佛得道后，度脱此等众生，则仗佛慈力，即可不偿此债。若求来生，则无大道心。纵修行的工夫好，其功德有限。以系凡夫人我心做出来，故莫有大功德。况汝从无量劫来，不知造到多少罪业。宿业若现，三途恶道，定规难逃。想再做人，千难万难！是故说求生西方，比求来生做人尚容易。以仗佛力加被故，宿世恶业容易消。纵未能消尽，以佛力故，不致偿报。佛言世间有二罪人，一是破戒，二是破见。破戒之罪尚轻，破见之罪甚重。何谓破见？即如汝所说，求来生不求往生。乃是邪执谬见，乃是破坏佛法之邪见，及引一切人起邪执谬见。其罪极大极重。以其心与佛相反，复能误一切人故也。（复智正居士之母书）

## **学佛当具择法眼**

当今之世，纵是已成正觉之古佛示现，决不另于敦伦尽分，及注重净土法门外，别有所提倡也。使达磨大师现于此时，亦当以仗佛力法门而为训导。时节因缘，实为根本。（复云南王德周居士书二）

学佛之人，当具择法眼。佛法，法法都好，然须知有自力、佛力之不同。禅、教、密等各宗，皆须断惑证真，方可了生脱死。断惑证真，岂易言哉？密宗虽有现身成佛之义，亦非人人可以如是。况密宗每以神通吸动人。师既以此吸引人，弟子不能不志慕神通。倘希望神通之心真切至极，则其危险有不可胜言者。祈勿以彼之神通为事，则幸甚。宗门言句，意在言外，故须屏弃一切，专精参究。若只读得禅书几种，便学着弄机锋，则其罪极重。譬如军中口号，非营外人所得知。若只顺字面解机锋，则如营外人妄意[[97]](#footnote-96)营中口号为某，便自混入，能不送命于当下乎？（复郝智熹居士书）

以仗自己戒定慧力，断尽贪瞋痴烦恼惑业，故难。况时丁（当）末法，人根陋劣，寿命短促，知识稀少，魔外纵横，正见稍亏，即堕魔羂（juàn绳套） 乎？唯净土特别法门，仗弥陀慈悲誓愿，与自己信愿忆念之力，于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俾上上根人，速证无生，即下下根人，亦预（参与，参加）圣流。其为利益，何可名言？（《大佛顶首楞严经》楷书以供众读诵序）

若大通家，则禅净双修，而必以净土为主。若普通人，则亦不必令其遍研深经奥论，但令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即已。此人不废居家业，而兼修出世法。虽似平常无奇，而其利益不可思议。良以愚夫愚妇，颛蒙[[98]](#footnote-97)念佛，即能潜通佛智，暗合道妙。较比大通家之卜度思量，终日在分别中弄识神[[99]](#footnote-98)者，为益多多也。以故愚夫愚妇念佛，易得益。大通家能通身放下，亦易得益。若唯以义理是卜度者，则不得益，或反得病。及未得谓得，流入狂派者有之。

参禅一法，非现今人所宜学。纵学亦只成文字知见，决不能顿明自心，亲见自性。何以故？一则无善知识提持决择，二则学者不知禅之所以。名为参禅，实为误会。光于《宗教不宜混滥论》，及《净土决疑论》，已示大概。今人无论上中下根，皆须以力敦（敦睦，使亲善和睦）伦常[[100]](#footnote-99)，主敬存诚，深信因果，广行众善，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为事。（下略）

须知如来所说一切法门，皆须断惑证真，方可了生脱死。绝无惑业未断，得了脱者。念佛法门，断惑业者往生，则速证法身。具惑业者往生，已超登圣地。一则全仗自力，一则全仗佛力，又兼自力。二者难易，奚啻天渊？每有聪明人，涉猎禅书，觉其有味，遂欲以禅自命，拟为通方高人。皆属不知禅净所以，妄自尊大之流类。如是知见，断断不可依从。依之则了生脱死，恐经尘点劫数，尚无望也。祈细阅光文钞自知。（复四川谢诚明居士书）

我并非说其他的法门不好，实在是因为法门有契理不契机的，有契机不契理的。唯有这个念佛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理机双契，不可思议。尤其是在末法世中，更为适合众生的根性。所以《大集经》云：“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

庶可于佛一代教典中，唯依契理契机，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而修。其他高深玄妙，广大精微，契理而不契机之各法，皆作往生以后，自行化他之根据。至于一切外道，私相授受，秘密不传之种种邪知谬见，自命为真得佛祖心传之胡说巴道，又何足挂齿也哉？（《歧路指归》序）

## **净土未明勿学通家**

持名若至其极，则不作观，而净境亦可具现。倘工夫不纯，妄欲见圣境者，或有着魔之虞（yú忧虑）。所以古德多多皆主持名，以下手易而成功高故也。净土法门，若果信得及，守得定，随己所乐，诸大乘经论，皆当读诵。倘此道尚未究明，一涉博览，或恐舍此取彼。则欲了生死，难之难矣。有谓光禁人读大乘经者，此乃不知利害，妄充通家之所说耳。彼有谓依彼法，修一百日或四十八日，即可成佛者。汝且让人成。汝若欲同成，或成佛，或成魔，则非光所知。（复马宗道居士书二）

佛法广大，无量无边。吾人以博地凡夫之资，欲于现生了百千万劫难了之事，当筹度己力之大小以修。且莫妄充通家，此法尚未真得，又去钻研他宗。致于此最易得益之事，反弁髦[[101]](#footnote-100)视之。以致仍旧百千万劫不能了耳。（下略）

而禅宗、相宗、密宗，无一宗不好。然以年已半百之人，得仗佛力，能以具缚凡夫即了生死之法，而复致力于其仗自力之法门，虽能助净业而圆通见解，诚恐心力不及，则以彼为正，以此为稍带，必至难以得力。光并非拒人研究他宗，有不谅者，加以严厉之讥，谓禁拒人研究他宗。则光于冥冥中得福，而大众以光为佛怨矣，祈自裁度而定之。（复李觐丹居士书七）

末世众生，欲了生死，非仗佛力，决难如愿。至于各宗法门，俱应研究。而智识浅鲜，世务纷繁之人，何能兼顾。欲学余宗，必须净土已得大通，了无疑惑，方可。若净宗不通，一学余宗，稍有所得，便将净土置之度外。将来所得之益，只可作未来得度之因，决不能即生便出生死也。汝于净土，尚未知门径，何得便欲学唯识？今之学佛者，多半皆属好高务胜，欲于大众前作通家，并非为了生死以学佛也。（复王智卓居士书）

汝于净土修法，尚未了了，当唯以翻阅研究净土为事。半日学解，半日学行，必期于彻头彻尾，了无疑惑而后已。《楞严正脉》[[102]](#footnote-101)，且作缓图。纵亲见如来藏妙真如性，亦不能即了生死。见性是悟，非是证。证则可了生死。若唯悟未证，纵悟处高深，奈见、思二惑不能顿断，则三界轮回，决定莫由出离矣。若不通《楞严》，倘净土法门，能仰信佛言，决定无疑，真信切愿，以修实行，则决定往生，为极乐世界中人。况兼现世国界危岌，尚欲以危险时际，有限精神，作不急之法务，企得大通家之名闻，以充体面，致自己专修一事，竟成颟顸[[103]](#footnote-102)乎哉？倘净土法门，悉皆谛信深知，不妨再研《楞严》，及各经论。汝昔求光开示，光以《文钞》相寄，尚不一一全阅，光固知汝不知缓急，泛泛然学时人研究佛经，只期作一通家而已。光《文钞》文字虽劣，颇能示人修持门径。昔大智律师，深通台教，严净毗尼[[104]](#footnote-103)，行愿精纯，志力广大，唯于净土，不生信向。后因大病，方知前非。嗣后二十余年，手不释卷，专研净土，方知此法，利益超胜。遂敢于一切人前，称性发挥，了无怖畏。虽则三岁孩子，亦会念佛。汝此法门径，尚未认清，又非讲期见逼，如讲家之拟撑门庭，何须先研《楞严》，不以归家识路为急务乎？至于光之所说，不过搪塞差事，不致负彼来意，岂真能显示《楞严》之要义乎？如来欲令一切众生，就路还家。故令二十五圣，各陈宿因。末世众生，无论上中下根，皆当以势至念佛法门，自利利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反念念自性，性成无上道。此居士所当致力者。至于征心辨见，破阴超浊，且待念到心佛不二，心佛两忘，亲证念佛三昧后，再商量。则可如世尊拈华，迦叶微笑矣。否则入海算沙，脑晕心迷。说食数宝，饥寒莫济。知好歹者，决不以吾言为河汉[[105]](#footnote-104)也。（复戚智周居士书二）

## **学密宗者多失本旨**

密宗道理，不可思议。而今之传密宗，学密宗者，各以神通为事，未免失其本旨。传者尚无真神通，学者谁得真神通？诺那来上海太平寺，言及密宗亦以往生西方为事。而阿弥陀长寿陀罗尼持之，开囱门[[106]](#footnote-105)，即能随意长寿，或即往生，此语何可一概？勿道尔我不能，即诺那也不能随意往生。一弟子以此事问光，光复之曰：“此事理，实为的确有之，但不可谓人人均能往。”须知密宗要旨，在三业相应。果三业相应已久，便可从心所欲。未到心空而妄欲得者，或至着魔。此密宗一大关系也。（复谢慧霖居士书二十四）

密宗法门，不可思议，而今之传者、学者多失其宗。以持咒三密之功，消除烦惑，则为正义。而传之者，以神通吸动人。学之者，无一不以得神通为事。则是尚未能扶壁而行，而欲腾空远游，何可得乎？（复石金华居士书）

## **今之活佛也不是现身成佛者**

近人多好立异，不肯做老实功夫，故有学禅宗、相宗、密宗者，此三法门均不可思议，然均属自力。密宗虽有现身成佛之义，而现身成者，究有几人？莫道学密之人不能现身成佛，即传密宗之“活佛”也不是现身成佛之人。汝等且莫随此各法门知识转，则现生便可出此五浊，登彼九品，为弥陀之弟子，作海会[[107]](#footnote-106)之良朋矣。（复韩宗明张宗善二居士书）

因为如果真是即身成佛的，自然就能像释迦佛那样的，能说各种方言，一音说法，亦能令一切众生皆能会得。何以西藏的活佛，中国的语言，他就不懂呢？如此一件小事，就可证明他不是即身成佛了。（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

## **法门须量力而修**

须知佛法，法门无量，若欲以通身业力之凡夫，现生即得了生脱死，离此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佛也说不出第二个法门了。其余一切法门，皆须修到业尽情空，方有了生死分。倘有丝毫未尽，则生死依旧不了。若论业尽情空，现今恐举世亦难得其一二。若以信愿念佛求生，则万不漏一。（复许熙唐居士书）

大家要晓得仗自力修持，自有何种力？但是无始以来的业力。所以万劫千生，难得解脱。仗阿弥陀佛的弘誓大愿力，自然一生成办。（世界佛教居士林开示法语）

教下诸宗，性相教理，精深浩博，研究非易。即能研究，亦只是语言文字上道理，非是心性上道理。要究彻心性上道理，甚少甚少！此是仗自力的法门。宗下或密宗，理多是妙，非根基浅薄者所能领悟。宗下用功，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但亦尚是宗门初步。既悟之后，再须修道，广行六度，于一切境上断除烦恼习气。教下用功，先要大开圆解，与宗门彻悟是同，既开悟后，亦再须广行方便，断除习气，甚难甚难！念佛法门是带业往生，往生之后，即不退转，寿命无量，一生成办。彼修禅宗已经彻悟者，念佛往生固是上品上生，证菩萨地位，便能化身他方，普作佛事。若不念佛往生，未断烦恼习气，仍不能了生脱死。非若念佛法门无论悟与不悟，烦恼习气纵尚未断，但得往生，便是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也。修密宗者，三密相应，即身成佛，但不善用心，即易着魔。即善用心，修此法门，便与其他法门相隔，非若修净土法门，与其他法门多无妨碍。故修密宗者，若能得益，固然是好，若一着魔，便成废物。我佛法门无量，总要量自己身分，择法而修，莫使求益反损也。（世界佛教居士林释尊成道纪念日开示法语）

密宗以三密加持能令凡夫现生证圣，其功德力用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议，故云不思议力用。虽然，此就密宗之本旨说，然须是其人方可，其人谓谁？如金刚智、善无畏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复丁福保居士书十）

末法众生，根机浅薄，匪仗佛力，决难了脱。是以必须抱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门，方可出此五浊，登彼九莲。倘妄自尊大，欲仗修自力了生死之禅、教、密种种法门，则多分有因无果。何以故？以纵能彻悟自心，深入经藏，而烦惑不断得净尽，决无了生死分。况未能彻悟，与未能深入者乎？密宗提倡“现身成佛”，亦非人人皆能如是。学密宗者每每着魔，皆由不知自量，妄欲得神通与成佛之所致也。（复冯偏西郑圆莹居士书）

佛在世的时候，十个人修行，就有九个可以成道。因为那时的人，天性淳厚，根机是很猛利的。到了后来，众生的业障逐渐增加，根机也就渐渐的陋劣下来，再要和从前一样，是不可得了。然在晋唐时候，还有这种仗自力可以了脱生死的人，但已是逐渐减少，越后越少的。到了现在，已没有这样的人了。如此看来，就晓得仗自己的力量去断烦恼了生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此时如仍不自量力，要说大话，轻视这个念佛横超法门，而去别修其他法门，那恐怕要了生死，就比登天还要更难了。（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

又修密宗的工夫，要成功，也是很不容易。如专求神通速效，不善用心，且还有遭遇魔事的危险，还不如念佛的来得稳当。民国十七年，上海有一皈依弟子，请我到他家吃斋，便说他有个亲眷，是学佛多年的女居士，学问亦很好，已有五十多岁了，可否叫她来谈谈？我说可以的，于是就叫她来。等到见面的时候，我就对她说：“年纪大了，赶快要念佛求生西方。”她答道：“我不求生西方，我要生娑婆世界。”我便回答她道：“汝的志向太下劣了。”她又云：“我要即身成佛。”我又回答她道：“汝的志向太高尚了。何以那个清净世界，不肯往生，偏要生在此浊恶的世界？要知道，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像这样不明道理的女居士，竟毫不自量的口出大言，实在是自误误人的。

还有两个要求生华藏世界的人，有一天，那个害了毛病，这个就去看他。后来因见他病势不对，就赶紧的叫他念“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海会佛菩萨”，大家亦在旁边助他念。过了一刻，就问他看见什么境界没有。他答道：“没有。”这样的问过两三次，都说没有。到了最后一次，他就说道：“娘来了。”唉呀，这个问他的，才晓得他们如此靠不住了。因为在他的心里，以为念这样的佛号，和这样的希求，应当要看见华藏世界才对，为什么反见娘来的阴间境界呢？自此以后，他才回头来修净土法门了。要晓得华藏世界，是要分破无明的法身大士，才能见得、生得的。其余就是断尽尘沙的菩萨，亦没有分的，何况是具缚凡夫呢？（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

## **勿欲为千古高人**

法藏宿世，固有灵根。即现生之悟与见地，亦非卑浅。但以我慢根深，欲为千古第一高人，特意妄立种种宗旨名相，著《五宗原》，以企后学推尊于己，竟成魔外知见。使当日直心直行，允执厥中[[108]](#footnote-107)，将见密云会下，无人能敌。道风之振，何难超越诸方？惜乎不以实悟实证为事，而预先设法，以为超越一切之计。遂致密云七辟三辟，以正其非。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果是英烈汉子，自当惭愧忏悔，知非改过，以期实悟实证，则临济法脉，如来慧命，岂不直接其传？何得慢幢高竖，护短饰非？引起其徒弘忍等，更加狂妄，逞己臆见，著《五宗救》。挽正作邪，以邪为正，谤法谤僧，自误误人，较之法藏，更深十倍。盲引盲众，相牵入火。噫，可哀也已。（《拣魔辨异录》重刻序）

今之人每以世智辨聪[[109]](#footnote-108)之资，研究佛学。稍知义路，便谓亲得。从兹自高位置，藐视古今。且莫说现今之人，不入己目。即千数百年之高僧，多有古佛再来，或法身菩萨示现者，彼皆以为庸常，不足为法。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听其言，高出九天之上。察其心，卑入九地之下。如是习染，切宜痛除。否则如贮醍醐于毒器中，便能杀人。（复吴希真居士书三）

## **斥欧阳竟无之魔说**

接手书，知阁下卫道之心，极其真切。而彼欲为千古第一高人之地狱种子，极可怜悯也。《起信论》之伪，非倡于梁任公，乃任公承欧阳竟无之魔说，而据为定论，以显己之博学，而能甄别[[110]](#footnote-109)真伪也。欧阳竟无乃大我慢魔种，借弘法之名，以求名求利。其以《楞严》、《起信》为伪造者，乃欲迷无知无识之士大夫，以冀奉己为大法王也。其人借通相宗以傲慢古今，凡台（天台宗）、贤（贤首宗，即华严宗）诸古德所说，与彼魔见不合，则斥云放屁。而一般聪明人，以彼通相宗，群奉之以为善知识。相宗以二无我为主，彼唯怀一我见，绝无相宗无我气分。（复李觐丹居士书）

## **邪魔惑世**

现今之世，乃魔王外道出世之时，若宿世中未种真实善根，有信心者，尽入魔罥（juàn网）。以彼等群魔，皆有最希奇怪异之法子，惑动人故也。江神童，乃鬼神附体之能力，非真系生知之神童。前年友人张之铭，以江神童息战书见寄，命光看。有不合宜者批之，当转致。及光指其弊病，此友概不提及。什么宗教大同会？什么释迦化身？有智识者闻之，当直下知其为显异惑众之魔王，岂待问人？（下略）

佛法那里教人炼精气神？无论什么外道，离炼精气神，便无道可说矣。若是正人修之，亦可延年益寿。若了生死成佛，乃是说梦话。彼并不知如何是生死，如何是佛，胡说巴道一套，以骗人家男女。倘是邪淫之徒，则便借坎离交媾，婴儿姹女[[111]](#footnote-110)交媾等名词，诱诸少年妇女，悉为所污，且以此为传道。而无智之人，虽受彼污，犹不以为非法，以其是传道，不同无道之人夫妇行淫也。哀哉！世人何迷至此？

灵学扶乩[[112]](#footnote-111)，乃灵鬼作用。亦有真仙降临，乃百千回之一二。其平常俱灵鬼冒名，断不可以此为实。光文钞亦略谈之。江神童之道德，亦扶乩故，与灵学会同一臭味。学佛人不应入此种会。（下略）

今之出家者，有几多知佛法者？每每亦学炼丹、运气、扶乩等。指窍之说，最为惑人之本。若遇少年女子，多被此种法子所乱，罪大恶极。邪正不两立，正法昌明，则邪法自可消灭。今魔种遍天下，亦众生同分恶业之所感也。（下略）

汝且一心持戒念佛，任彼魔王外道显什么鬼本事，皆勿理会，则可不被魔徒牵入魔党矣。（复蔡契诚居士书二）

末法时世，邪魔外道不胜其多。此韩魔子，不问彼之如何修持，只一“五教大同”四字，即可知其底里。外道皆仗幻术以欺世欺人，一班有眼无珠者，见其神通广大，遂以身命皈依，若真知道理之人，当远之不暇，尚欣羡而怀疑欲皈依乎？此即《楞严经》想阴十魔之流类。乡愚以能见神见鬼为希奇，而不知其为彼之邪术以惑人也。汝于彼魔子，尚欲问其前生，则汝已被彼吸动。黄冠[[113]](#footnote-112)云者，亦魔妄说耳。汝既由黄冠中来，何以从初即不喜彼修炼之事。汝须知妖魔鬼怪，都有神通（是妖通，非真神通）。愚人见其有神通，遂谓是菩萨，则入彼魔羂网中矣。（下略）

某师既学圆融，令人吃肉打佛，便为圆融。即令人吃己肉打己，亦是魔力发现，况彼杀了也不肯说此（吃己肉，打己）话乎？须知传扬佛法之人，必须依佛禁戒，既不持戒，何以教人修持？彼见志公、济颠皆有吃肉之事。然志公、济颠并未膺（yīng接受，承当）宏扬佛法之职，不过遇境逢缘，特为指示佛法之不思议境界理事。而任法道之职者，万万不可学也。而且彼吃了死的，会吐活的。某等吃了死的，连原样的一片一块也吐不出，好妄学，而且以教人乎？住持佛法之人，若不依佛制，即是魔类。况彼魔子是魔王眷属，完全不是佛法乎？今之此种，到处皆是，而无目之人，如蝇逐臭，乐不可支，亦只可随他去了。何以故？彼之势盛人众，倘按实说，不有明祸，必有暗祸，劝人亦只可劝其可劝者耳。彼已丧心病狂，劝之必致反噬（shì咬）。汝若看过《楞严经》中想阴十魔（五阴魔境，唯想阴，最多后世魔子所行之事）。则此魔子所现景象，岂有动心怀疑之事乎？然汝亦有魔之气分，此气分不去，后来亦会发生魔事。（复杨树枝居士书四）

闻城中有韩某者，大开“五教大同”之教，其神通广大，能知人宿因，又能令病人立即痊愈。汝且让一切人得彼益，汝千万不可想得彼益。倘一去亲近，必随彼魔力所诱，以致失正知见，增邪知见，反以一生能了（了生死）之资用轮转于长劫，无有出期也。（复宁德晋居士书八）

以此魔子，初则妄充悟道，人未归附。近则妄充得道，故得远近争赴。且自谓：“我所说法，令人易于得道。”故一（全）境若狂，咸相崇奉。妄充得道，须有事实，人方肯信，故肆无忌惮，随口乱说。常为人言：“我能入定，超度亡魂，令其生天，或生净土。能知一切亡人，或生天上，或生人间及三恶道。又知某人生西方上品，某人生中品，某人生下品。”由是之故，不但愚夫愚妇，靡然从风[[114]](#footnote-113)，即不明佛理之士大夫，亦以为实属得道，而归依信奉者，日见其多。纵有智者斥其狂妄，由彼邪说入人深故，了不见信。（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二）

至谓做天地日月星辰皆成，而不能运动，必待其婢之阴气而后运动。此炼丹之下流坯，妄造谣言，欲引诸无识行邪僻事。特借慎修[[115]](#footnote-114)做天地，证明阴阳和合为道。乃极恶不法、无伦理、无廉耻、引人作禽兽之邪见魔话。彼无知者，认为道妙，可不哀哉？（复冯不疚居士书）

## **扶乩绝非正法**

扶乩，乃灵鬼作用，其言某佛、某菩萨、某仙，皆假冒其名。真仙，或偶尔应机，恐千百不得其一，况佛菩萨乎？以乩提倡佛法，虽有小益，根本已错，真学佛者，决不仗此以提倡佛法。何以故？以是鬼神作用。或有通明之灵鬼，尚可不致误事。若或来一糊涂鬼，必致误大事矣。人以其乩误大事，遂谓佛法所误，则此种提倡，即伏灭法之机。汝以为失利益，而问有罪无罪，是知汝完全不知佛法真义，可叹孰甚[[116]](#footnote-115)？（复江景春居士书二）

扶乩一事，皆灵鬼依托扶者之智识而为。亦或多由扶者自行造作而成者。且非全无真仙，殆百千次偶一临坛耳。至言佛菩萨则全是假冒。但扶乩者多是劝人为善，纵不真实，因其已挂为善之名，较之公然为恶者，当胜一筹。又可证明有鬼神祸福等事，令人有所畏惧。所以吾人亦不便故意攻击。奈因其所说，不拘[[117]](#footnote-116)与佛法合不合（稍知佛法之人扶之，即能常说浅近相似之佛法。不知佛法之人扶之，则全是胡说巴道），终多是以鱼目为明珠，坏乱佛法，其害甚大（真知佛法之人，决不附和扶乩。佛制三皈，即已分明详切告诫，何况深义）。故凡真佛弟子，切不可随便赞同。（复李慰农居士书一）

## **炼丹运气为外道之法**

所言某君，乃炼丹运气之流。既云皈依三宝，固当置此种工夫于度外。念佛之人，非不静坐。静坐仍是念佛。彼谓静功有效，盖是说运气有效。汝不知彼所说之静功为何事，故令续做。若依正理，既修净业，当依佛教。若兼修之，则邪正夹杂，或致起诸魔事。以外道炼丹，冀其出神，倘存此念，其害不小。若论炼丹，亦非无益。然其宗旨，与佛法相反。佛令人将此幻妄身心看破。彼令人保守此幻妄身心（出神，即妄心所结成之幻相）。（复江有传居士书）

汝妻既发心念佛，宜专以念佛为事。静坐亦须心中默念，方无弊。彼同善社之坐，恐是运气。以凡一切外道，通以运气炼丹为秘诀，不肯与未入门者言，不知此系养色身法，于道无干。佛教人以断除烦恼习气，明心见性。而众生业深慧浅，未能即生得证，故大开方便，令其信愿念佛，以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也。彼之静坐，不得谓为禅定。禅名静虑，以彼不知禅之名义，妄取正法之名，而心中夹杂邪外妄想，故致着魔发狂也（炼丹、运气、求神通、见神见鬼，其心虑纷纭，何尝是静）。（复陈士牧居士书七）

现今各地外道甚多，彼均以炼丹运气，求成仙生天为极则[[118]](#footnote-117)事。既皈依佛法，切不可又兼修彼法，邪正夹杂，正亦成邪。（复云南王德周居士书二）

今之外道，遍世间皆是。以佛法深妙，人莫能知，彼遂窃取佛法之名，而不知其义，遂以炼丹运气保身之法，认做了生脱死之法。且彼等既不知生死因何而有，故瞎造谣言，谓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复合一处，为得道。实则完全是识神用事，心性真如实际之理体，绝未梦见。（与泉州庄慧炬居士书）

佛法唯教人止恶修善，明心见性，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一《大藏经》，绝无一字教人运气炼丹，求成仙升天，长生不老者。国初魔民柳华阳作《慧命经》，尽用佛经祖语，证炼丹法。挽正作邪，以法谤法。未开眼人，见其邪说，认为真实，正见永失。所言所修，皆破坏佛法，而犹嚣嚣[[119]](#footnote-118)自得，谓吾幸遇真乘，得闻正法。所谓认贼为子，煮砂作饭，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可不哀哉？夫炼丹一法，非无利益。只可延年益寿，极功至于成仙升天。尚非老子真传，况是佛法正道。（与广东许豁然居士书）

佛教教人，最初先修四念处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既知身、受、心、法，全属幻妄，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则真如妙性，自可显现矣。道教约原初正传，亦不以炼丹运气，唯求长生为事。后世凡依道教而修者，无一不以此为正宗也。佛教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不但身心性命之道，发挥罄尽无余。即小而世谛中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亦毫善弗（不）遗。唯于炼丹运气等，绝无一字言及，而且深以为戒。以一则令人知身心为幻妄，一则令人保身心为真实耳。此所谓心，乃指随缘生灭之心，非本有真心也。炼丹一法，非无利益。但可延年益寿，极而至于成仙生天。若曰了生脱死，乃属梦话。（复郦隐叟书）

## **外道大略之相**

外道之法，秘而不传，欲说而恐污我口，欲书而恐污我手，但以至诚念佛念观世音，为转彼之法，即不能转，岂为彼所转乎？外道之得以遍行全世界者，以秘密及发恶咒二种，使去此二种则冰消瓦散矣。光本欲略说，恐忌者降祸，姑说其大略而已，魔徒炽甚，无法可设。（复龚宗元居士书二）

今人多多崇尚外道，以外道皆有秘传，实则外道百千万种，但止炼丹运气一道而已。此系保养色身之法，非了生脱死之道。况其名词，多与欲事相似。妄人遂从此造无间业，可痛伤哉。（复金慧畅居士书）

外道均假借佛法之名, 然皆鄙劣不堪。若真遇佛法能了大意者, 彼岂能引诱哉。所引诱者, 皆无知无识之流也。汝父用心于经学多年，惜未遇佛法，仍被程朱所关闭。今既不以光言为谬，则已出关而可为儒释二圣作使者矣。外道通通以炼丹运气为道，其所立传道之章程，已将其道之鄙劣完全揭出。惜世人无知，反由此而争先趋入，如蝇赴膻（shān羊臊气），如蛾扑火，诚可哀悯（所言揭出鄙劣者，即彼各守秘传，及六耳[[120]](#footnote-119)不传道，并欲入彼道，先发反道遭种种恶报之愿等）。 此等邪教，遍满世界。（复郑慧洪居士书三）

彼诸外道，悉事秘密，虽父子、夫妇均不相传。以此秘密，固结愚人之心，任何善知识开导，均不信从。如狗以屎为美，非吃不可。常与人说：“吾师是某佛某祖师出世，吾是某佛某祖师出世。”瞎造谣言，以期得名闻利养。而不计坏乱佛法，疑误众生，生受国法，死堕恶道，从劫至劫，无有出期，其为流弊，可胜言乎？（复某某夫妇书二）

今之各外道，无不以秘传引动无知者入彼教中。将愿入时，必须发誓，以后若反其教，则得如何如何之恶报。实则多多都是骗人之法。而以发誓之故，纵有知其非者，亦不敢或有违背及与表章。甚矣！外道秘传发誓之法之惑人深而羁（jī束缚）人固也。吾佛无秘传之法，一人如是说，万人亦如是说。（复福州佛学社书）

有私相传授之秘诀，即非佛法，即是魔王外道。彼魔王外道之徒，动则上千上万，皆由以私相传受（通授）之秘诀，及欲入其门，先发恶咒之术，以迷惑愚夫愚妇，同陷于邪知谬见之万丈深坑，而莫之能出也。（复蔡契诚居士书四）

佛法中绝无秘密不传，亦非要口传心授之事。外道邪徒，本无道理，以秘而不传，诱人入彼道中。若公开不秘，则人皆知其陋劣，便无人依从彼矣。（复唐陶镕居士书）

若真有口传密授之妙法，其人即是魔王外道，当远避之不暇，又何可欲向彼求此法乎哉？（复吴沧洲居士书三）

## **舍邪皈正无祸有功**

现今邪魔外道不胜其多，彼皆自谓最为第一，诸位莫被此种魔子所惑。若前已经入过其门，则当舍之净尽，切勿谓入时已发咒，恐舍之或致遭祸。须知舍邪皈正，何得有祸？不但无祸，尚有功德。（复冯偏西郑圆莹居士书）

## **宜先学本有之佛法**

至于送僧于藏学，拟沟通川藏佛法，此实外行人之计画（策划）。吾国佛法，法法完备，所欠少者，唯密宗耳。言沟通者，须明本有之法，然后以其余力，学彼密宗，以辅翼（yì帮助，辅佐）本有各宗。今以未曾致力于各宗之僧，令从留（留学）康（康藏地区）某等之魔王学，学成之后，必能坏乱佛法，疑误众生。如某某之欲打倒、废灭、铲除二帝三王之道，其于儒教、佛教，均大有关系。汝是明理之人，刘公一番好心固不得不遵。然古今立法，均须询及哲士[[121]](#footnote-120)，方可施行。岂不计利害，而但取其即行为是耶？使不见某某之魔知魔见尚可，已知其为魔，而又令未魔者依魔去学，则不为魔民魔女者，盖亦少矣。此事关系甚大，光不得不说。不过光与汝说之言，不可向彼不知者直述。当委曲婉转引前之祸，为后车之鉴，则可矣（宜先学本有之佛法，不学此法，即是舍家珍而行乞耳）。（复谢慧霖居士书十二）

## **五阴虽破一二尚或着魔发狂**

《楞严》一经，不知净土者读之，则为破净土之元勋。知净土者读之，则为宏净土之善导。何以言之？以自力悟道之难，净土往生之易。十法界因果一一分明，若不仗佛力，虽阴（即色、受、想、行、识五阴）破一二，尚或着魔发狂，为地狱种子。而且二十四圆通之工夫，今人谁能修习？唯如子忆母之念佛，凡有心者皆堪奉行。但得净念相继，自可亲证三摩[[122]](#footnote-121)。知好歹者读之，其肯唯主自力，不仗佛力乎？不知好歹者反是，以其止欲为通家，无心了生死耳。（复永嘉某居士书七）

显示五阴魔境，令知功行深者，尚有着魔造罪堕狱之事，况初心者乎？观经初七处征心，十番显见，历阴（五阴）、入（六入）、处（十二处）、界（十八界）、大（七大），重重开示，方令最利根之阿难，圆悟藏性（即宗门所谓，亲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也），则大彻大悟，诚非易易。经后禅定力深，已破色、受二阴，尚被魔惑，失其正见，造诸恶业，生陷王难，死堕地狱。是知欲了生死，唯仗自力，其难与险，莫可比喻。（《大佛顶首楞严经》楷书以供众读诵序）

## **指归净土**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全事即理，全修即性。行极平常，益极殊胜。良（诚然，的确）由以果地觉，为因地心[[123]](#footnote-122)，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124]](#footnote-123)。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逆恶罪人，亦可预入其中。统摄律、教、禅、密之宗，贯通权（权教，佛随众生意所说的权宜方便教法）、实（实教，佛随自意所说的真实教法）、顿、渐之教。于一代时教中，独为特别法门，其修证因果，不得以通途教义相绳（衡量）。（《无量寿经颂》序）

念佛法门，乃律、教、禅、密诸宗之归宿，人、天、凡、圣成佛之捷径。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小知见人，均谓是愚夫愚妇之法门。岂知华严会上，善财以十信后心[[125]](#footnote-124)，受文殊教，遍参知识，随闻随证。末后至普贤菩萨所，蒙其加被开示，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普贤为其称赞如来胜妙功德，令其发十大愿王，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并劝尽华藏世界海诸菩萨，一致进行，求生西方。夫华藏海众，无一凡夫、二乘及未破无明之权（权宜，变通）位菩萨。最下者，即为圆教初住。其人已能于无佛世界，现身作佛，及随类现种种身，以度脱众生。此后从二住，以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位位倍胜。是诸菩萨，皆以十大愿王，求生西方。彼何人斯，敢与彼抗？（致广慧和尚书）

俾带业往生者，直登不退。断惑往生者，速证无生。此全仗阿弥陀佛大悲愿力，与当人信愿念佛之力，感应道交，得此巨益。较比专仗自力者，其难易天地悬殊也。然每有愚人，卑劣自居，不敢承当。亦有学者，大乘自命，不屑修习。须知五逆十恶之人，临终地狱相现，善友教以念佛，未满十声，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以卑劣自居者，可以兴起[[126]](#footnote-125)矣。《华严》一经，王于三藏，末后归宗，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普劝善财及华藏海众，一致进行，求生西方，以期圆满佛果。此之法门，何敢视作小乘？况善财已证等觉，海会悉证法身，彼尚求生，我何人斯（耳），不屑修习？岂但高竖慢幢，直是毁谤华严。欲张大乘之虚名，亲造谤法之极祸。（《念佛恳辞》序）

大矣哉，净土法门之为教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直指人心者，犹当逊（xùn不及）其奇特。即念念佛，即念成佛，历劫修证者，益（更加）宜（应该）挹其高风[[127]](#footnote-126)。普被上中下根，统摄律、教、禅、宗。如时雨之润物，如大海之纳川。偏、圆、顿、渐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大、小、权、实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界。不断惑业，得预补处[[128]](#footnote-127)。即此一生，圆满菩提。九界众生离是门，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萌。是以《华严》海众，尽遵十大愿王。《法华》一称，悉证诸法实相。最胜方便之行，马鸣示于《起信》。易行疾至之道，龙树阐于《婆沙》。释迦后身之智者，说《十疑论》而专志西方。弥陀示现之永明，著《四料简》而终身念佛。汇三乘五性[[129]](#footnote-128)，总（全部，皆）证真常。导上圣下凡，同登彼岸。故得九界咸归，十方共赞，千经并阐，万论均宣。诚可谓一代时教之极谈[[130]](#footnote-129)，一乘无上之大教也。不植德本，历劫难逢。既获见闻，当勤修习。（印施《极乐图》序）

# **附录一：《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种阴魔境**

## **色阴十魔**

阿难当知，汝坐道场，销（同消）落诸念（妄念），其念若尽，则诸离念，一切精明[[131]](#footnote-130)，动静不移，忆忘如一。当住此处，入三摩提[[132]](#footnote-131)，如明目人，处大幽暗，精性妙净，心未发光[[133]](#footnote-132)，此则名为，色阴区宇。若目明朗，十方洞开，无复幽暗，名色阴尽。是人则能，超越劫浊。观其（色阴）所（所生）由（原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当在此（色阴未破将破，寂照并行）中，精研妙明[[134]](#footnote-133)，四大不织[[135]](#footnote-134)，少选[[136]](#footnote-135)之间，身能出碍[[137]](#footnote-136)。此名精明，流溢前境[[138]](#footnote-137)，斯但功用[[139]](#footnote-138)，暂得如是，非为圣证[[140]](#footnote-139)。不作圣心[[141]](#footnote-140)，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142]](#footnote-141)。

阿难，复以此心（禅定之心），精研妙明，其身内彻（通透光明）。是人忽然，于其身内，拾出蛲（náo）蛔，身相宛然[[143]](#footnote-142)，亦无伤毁。此名精明，流溢形体，斯但精行[[144]](#footnote-143)，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内（内身）外（外境）精研，其时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145]](#footnote-144)，余皆涉入，互为宾主。忽于空中，闻说法声，或闻十方，同敷（fū陈述）密义。此名精魄，递相离合[[146]](#footnote-145)，成就善种[[147]](#footnote-146)，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澄露皎彻，内光发明，十方遍作，阎浮檀色[[148]](#footnote-147)，一切种类[[149]](#footnote-148)，化为如来。于时忽见，毗卢遮那，踞（jù稳坐）天光台，千佛围绕，百亿国土，及与莲华，俱时出现。此名心魂，灵悟所染（感染），心光研（研究）明（发明），照诸世界，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观（观照）察（觉察）不停，抑按降伏[[150]](#footnote-149)，制止超越[[151]](#footnote-150)，于时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或百宝色，同时遍满，不相留碍，青黄赤白，各各纯（纯一）现（显现）。此名抑按，功力逾（yú超过）分（fèn常分)，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澄彻[[152]](#footnote-151)，精（精细的）光（心光）不乱，忽于夜半，在暗室内，见种种物（非室内原有之物，乃暗中出现之物），不殊（异）白昼，而暗室物，亦不除灭。此名心细，密澄其见[[153]](#footnote-152)，所视洞（洞彻）幽（幽微），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圆入虚融[[154]](#footnote-153)，四肢忽然，同于草木，火烧刀斫（zhuó砍），曾（zēng竟）无所觉。又则火光，不能烧爇（ruò），纵割其肉，犹如削木。此名尘并[[155]](#footnote-154)，排（排除）四大性，一向入纯[[156]](#footnote-155)，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成就清净，净心功极，忽见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国，具足七宝，光明遍满。又见恒沙诸佛如来，遍满空界，楼殿华丽。下见地狱，上观天宫，得无障碍。此名欣厌[[157]](#footnote-156)，凝想日深，想久化成，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深远[[158]](#footnote-157)，忽于中夜，遥见远方，市井街巷，亲族眷属，或闻其语。此名迫（禅定之力逼迫）心，逼极飞出，故多隔见[[159]](#footnote-158)，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精极[[160]](#footnote-159)，见善知识，形体变移[[161]](#footnote-160)，少选无端[[162]](#footnote-161)，种种迁改。此名邪心，含受魑（chī）魅(mèi)，或遭天魔，入其心腹，无端说法，通达妙义，非为圣证。不作圣心，魔事销歇。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163]](#footnote-162)现境，皆是色阴，用心交互[[164]](#footnote-163)，故现斯（此）事。众生顽（愚钝）迷，不自忖（cǔn）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当依，如来灭后，于末法中，宣示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保护，庇护）护，成无上道。

## **受阴十魔**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阴尽者[[165]](#footnote-164)，见诸佛心[[166]](#footnote-165)，如明镜中，显现其（他本人的）像。若有所得，而未能用[[167]](#footnote-166)，犹如魇人[[168]](#footnote-167)，手足宛然，见闻不惑，心触（遇到）客（外来的）邪（邪魅），而不能动，此则名为，受阴区宇。若魇咎歇[[169]](#footnote-168)，其心离身，返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滞留）碍（障碍），名受阴尽。是人则能，超越见浊。观其所由，虚明妄想[[170]](#footnote-169)，以为其本。

阿难，彼善男子，当在此（色阴已消，受阴未破）中，得大光耀[[171]](#footnote-170)，其心发明[[172]](#footnote-171)，内抑过分[[173]](#footnote-172)，忽于其处，发无穷悲，如是乃至，观见蚊虻（méng），犹如赤子[[174]](#footnote-173)，心生怜愍，不觉流泪。此名功用，抑摧过越[[175]](#footnote-174)，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觉了不迷，久自销歇。若作圣解，则有悲魔，入其心腑，见人则悲，啼泣无限，失于正受[[176]](#footnote-175)，当从沦坠。

阿难，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177]](#footnote-176)，胜相[[178]](#footnote-177)现前，感激过分，忽于其中，生无限勇，其心猛利，志齐诸佛，谓三僧祇[[179]](#footnote-178)，一念能越[[180]](#footnote-179)。此名功用，陵率过越[[181]](#footnote-180)，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觉了不迷，久自销歇。若作圣解，则有狂魔，入其心腑，见人则夸，我慢无比，其心乃至，上不见佛，下不见人，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前无新证，归失故居[[182]](#footnote-181)，智力衰微，入中隳地[[183]](#footnote-182)，迥无所见，心中忽然，生大枯渴，于一切时，沉忆（忆念中隳之境）不散，将此以为，勤精进相。此名修心，无慧自失[[184]](#footnote-183)，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忆魔，入其心腑，旦夕撮（cuō摘取）心，悬在一处，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慧力过（超过）定(定力)，失于猛利[[185]](#footnote-184)，以诸胜性[[186]](#footnote-185)，怀于心中，自心已疑，是卢舍那[[187]](#footnote-186)，得少为足。此名用心，亡失恒审，溺于知见[[188]](#footnote-187)，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下劣，易知足魔，入其心腑。见人自言，我得无上，第一义谛，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新证未获，故心已亡，历(遍)览二（前后二边）际，自生艰险，于心忽然，生无尽忧，如坐铁床，如饮毒药，心不欲活，常求于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脱。此名修行，失于方便[[189]](#footnote-188)，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常忧愁魔，入其心腑，手执刀剑，自割其肉，欣其舍寿。或常忧愁，走入山林，不耐见人，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处清净中，心安隐后，忽然自有，无限喜生，心中欢悦，不能自止。此名轻安，无慧自禁[[190]](#footnote-189)，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好喜乐魔，入其心腑，见人则笑，于衢（qú大路）路傍，自歌自舞，自谓已得，无碍解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自谓已足，忽有无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与过慢，及慢过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时俱发，心中尚轻，十方如来，何况下位，声闻缘觉。此名见胜[[191]](#footnote-190)，无慧自救，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礼塔庙，摧毁经像，谓檀越[[192]](#footnote-191)言：此是金铜，或是土木，经是树叶，或是氎华[[193]](#footnote-192)，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实为颠倒，其深信者，从其毁碎，埋弃地中，疑误众生，入无间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于精明中，圆悟精理[[194]](#footnote-193)，得大随顺[[195]](#footnote-194)，其心忽生，无量轻安，己言成圣，得大自在。此名因慧（圆悟精理之慧），获诸轻（轻安）清（清净），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好轻清魔，入其心腑，自谓满足，更不求进，此等多作无闻比丘[[196]](#footnote-195)，疑误众生，堕阿鼻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于明悟中，得虚明性[[197]](#footnote-196)，其中（心中）忽然，归向永灭（断灭），拨无因果[[198]](#footnote-197)，一向入空，空心现前，乃至心生，长（长远）断灭解。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空魔，入其心腑，乃谤持戒，名为小乘，菩萨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于信心檀越，饮酒啖肉[[199]](#footnote-198)，广行淫秽[[200]](#footnote-199)，因魔力故，摄（摄受）其前人，不生疑谤。鬼心久入，或食屎尿，与酒肉等（等同），一种俱空[[201]](#footnote-200)。破佛律仪，误人入罪，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味其虚明[[202]](#footnote-201)，深入心骨，其心忽有，无限爱生，爱极发狂，便为贪欲。此名定境，安顺入心，无慧自持，误入诸欲，悟则无咎[[203]](#footnote-202)，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欲魔，入其心腑，一向说欲，为菩提道,化诸白衣，平等行欲[[204]](#footnote-203)，其行淫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于末世中，摄其凡愚，其数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满千万。魔心生厌，离其身体。威德既无，陷于王难，疑误众生，入无间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受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亦当，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 **想阴十魔**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阴尽者，虽未漏尽[[205]](#footnote-204)，心离其形，如鸟出笼，已能成就，从是凡身，上历菩萨，六十圣位，得意生身[[206]](#footnote-205)，随往无碍。譬如有人，熟寐（mèi睡着）寱（yì呓，梦话）言，是人虽则，无别所知，其言已成，音韵伦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语，此则名为，想阴区宇。若动念尽，浮想销除[[207]](#footnote-206)，于觉明心，如去尘垢，一伦生死，首尾圆照[[208]](#footnote-207)，名想阴尽。是人则能，超烦恼浊。观其所由，融通妄想[[209]](#footnote-208)，以为其本。

阿难，彼善男子，受阴虚妙[[210]](#footnote-209)，不遭邪虑[[211]](#footnote-210)，圆（圆通）定(妙定)发（开发）明（显明），三摩地中，心爱圆（圆满）明（发明一切妙用），锐（锐利）其精思，贪求善巧[[212]](#footnote-211)。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213]](#footnote-212)。其人不觉，是其魔着，自言谓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巧善男子处，敷（fū布置，摆开）座说法。其形斯须[[214]](#footnote-213)，或作比丘，令彼人见，或为帝释[[215]](#footnote-214)，或为妇女，或比丘尼，或寝暗室，身有光明。是人愚迷，惑为菩萨，信其教化，摇荡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灾祥变异，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言劫火，或说刀兵，恐怖于人，令其家资，无故耗散。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阿难，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游荡[[216]](#footnote-215)，飞（飞扬）其精思，贪求经历[[217]](#footnote-216)。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亦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游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自形无变，其听法者，忽自见身，坐宝莲华，全体化成，紫金光聚，一众听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为菩萨，淫逸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诸佛应世，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其人见故，心生倾（向往，钦佩）渴（渴仰），邪见密（秘密）兴（兴盛），种智[[218]](#footnote-217)销灭。此名魃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绵（绵密，指定心绵密不断)脗（wěn吻合，吻合妙用)，澄其精思，贪求契合[[219]](#footnote-218)。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实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合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其形及彼听法之人，外无迁变，令其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念念移易，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狱，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口说偈，或自诵经，各各欢娱，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为菩萨，绵（缠绵）爱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后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易（改变）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根本[[220]](#footnote-219)，穷（穷研）览（遍览）物（万物）化（变化），性之终始，精爽其心[[221]](#footnote-220)，贪求辨析[[222]](#footnote-221)。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先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元（万化之本元）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身有威（威严之相）神（神通摄持之力），摧伏求（求万化之本元）者，令其座下，虽未闻法，自然心伏。是诸人等，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现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递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绝，都指现在，即为佛国，无别净居[[223]](#footnote-222)，及金色相[[224]](#footnote-223)。其人信受，亡失先心，身命归依，得未曾有。是等愚迷，惑为菩萨，推究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处。彼无知者，信是秽言。此名蛊（gǔ）毒、魇（yǎn）胜恶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悬（悬远）应（与佛菩萨感应），周流[[225]](#footnote-224)精研，贪求冥感[[226]](#footnote-225)。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元（原）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应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能令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心生爱染，不能舍离，身为奴仆，四事[[227]](#footnote-226)供养，不觉疲劳。各各令其，座下人心，知是先师，本善知识，别生法爱，粘如胶漆，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为菩萨，亲近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我于前世，于某生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度，与汝相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住，一切如来所休居地。彼无知者，信是虚诳，遗失本心。此名疠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228]](#footnote-227)，克己辛勤，乐处阴寂，贪求静谧（mì安静）。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本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阴善男子处，敷座说法。令其听人，各知本业[[229]](#footnote-228)。或于其处，语一人言，汝今未死，已作畜生，敕（chì）使一人，于后踏尾，顿令其人，起不能得，于是一众，倾心钦伏。有人起心，已知其肇（zhào始，开始）。佛律仪外，重（chóng再）加精苦，诽谤比丘，骂詈（lì）徒众，讦露[[230]](#footnote-229)人事，不避讥嫌。口中好言，未然[[231]](#footnote-230)祸福，及至其时，毫发无失。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知（知人所不能知）见（见人所不能见），勤苦研寻，贪求宿命[[232]](#footnote-231)。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殊（竟）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知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是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口衔其珠，及杂珍宝，简册符牍（dú），诸奇异物，先授彼人，后着其体。或诱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是诸听者，得未曾有。多食药草，不餐嘉馔（zhuàn食物），或时日餐一麻一麦，其形肥充[[233]](#footnote-232)，魔力持故。诽谤比丘，骂詈徒众，不避讥嫌。口中好言，他方宝藏，十方圣贤，潜匿（nì）之处，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奇异之人。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岳鬼神，年老成魔，或有宣（宣说）淫，破佛戒律，与承事者，潜行五欲。或有精进[[234]](#footnote-233)，纯食草木，无定行事[[235]](#footnote-234)，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研究化（变化）元（根元），贪取神（神通）力。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诚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通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是人或复手执火光，手撮（cuō抓取）其光，分于所听四众头上，是诸听人，顶上火光，皆长数尺，亦无热性，曾（zēng竟然）不焚烧。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于空中，安坐不动。或入瓶内，或处囊中，越牖（yǒu窗户）透垣（yuán墙），曾无障碍。唯于刀兵，不得自在。自言是佛，身着白衣，受比丘礼，诽谤禅（修禅）律（持律），骂詈徒众，讦露人事，不避讥嫌。口中常说，神通自在。或复令人，傍（在他旁边）见佛土，鬼力惑人，非有真实。赞叹行淫，不毁粗（粗陋）行，将诸猥媟[[236]](#footnote-235)，以为传法。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风精、河精、土精，一切草木，积劫精魅。或复龙魅。或寿终仙，再活为魅。或仙期终，计年应死，其形不化，他怪所附，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入（深入）灭（寂灭空性），研究化性[[237]](#footnote-236)，贪求深空[[238]](#footnote-237)。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终（始终）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空善男子处，敷座说法。于大众内，其形忽空，众无所见，还从虚空，突然而出，存没（mò消失）自在。或现其身，洞（洞彻）如琉璃。或垂手足，作旃檀气[[239]](#footnote-238)。或大小便，如厚石蜜[[240]](#footnote-239)。诽毁戒律，轻贱出家。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死永灭，无复后身，及诸凡圣。虽得空寂[[241]](#footnote-240)，潜行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242]](#footnote-241)，拨无因果。此名日月，薄蚀精气，金玉芝草，麟凤龟鹤[[243]](#footnote-242)，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长寿，辛苦研几[[244]](#footnote-243)，贪求永岁，弃分段生，顿希变易[[245]](#footnote-244)，细相常住。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竟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生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好言他方，往还无滞，或经万里，瞬息再来，皆于彼方，取得其物。或于一处，在一宅中，数步之间，令其从东诣（前往）至西壁，是人急行，累年不到。因此心信，疑佛现前。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吾子，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本元）佛，出世自然，不因修得[[246]](#footnote-245)。此名住世自在天魔[[247]](#footnote-246)，使其眷属，如遮文茶[[248]](#footnote-247)，及四天王毗舍童子[[249]](#footnote-248)，未发心（护持佛法心）者，利其虚明[[250]](#footnote-249)，食彼精气。或不因师（被魔所附之师），其修行人，亲自观见[[251]](#footnote-250)，称执金刚[[252]](#footnote-251)，与汝长命，现美女身，盛行贪欲，未逾年岁[[253]](#footnote-252)，肝脑枯竭。口兼独言，听若妖魅。前人未详[[254]](#footnote-253)，多陷王难，未及遇刑，先已干死。恼乱彼人，以至殂（cú死亡）殒。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阿难当知：是十种魔，于末世时，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体，或自现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觉。赞叹淫欲，破佛律仪，先恶魔师，与魔弟子，淫淫相传。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则九生[[255]](#footnote-254)，多逾（yú超过）百世[[256]](#footnote-255)，令真修行，总为魔眷。命终之后，必为魔民，失正遍知，堕无间狱。汝今未须，先取寂灭，纵得无学[[257]](#footnote-256)，留愿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众生，令不着魔，得正知见。我今度汝，已出生死，汝遵佛语，名报佛恩。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想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 **行阴十魔**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阴尽者，是人平常，梦想销灭，寤（wù睡醒）寐（mèi睡着）恒一，觉明虚静，犹如晴空，无复粗重前尘影事[[258]](#footnote-257)。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鉴明，来无所粘，过无踪迹,虚受照应，了罔（wǎng无，没有）陈习，唯一精真[[259]](#footnote-258)。生灭根元[[260]](#footnote-259)，从此披露，见诸十方，十二众生，毕（完全）殚（dān尽）其类。虽未通其各命由（原由）绪（开端），见同生基[[261]](#footnote-260)，犹如野马[[262]](#footnote-261)，熠熠（yì）清扰[[263]](#footnote-262)，为浮根尘[[264]](#footnote-263)，究竟枢（shū）穴。此则名为，行阴区宇。若此清扰，熠熠元（本源）性（体性），性入元（本源）澄（澄净的第八识），一澄元习[[265]](#footnote-264)，如波澜灭，化为澄水，名行阴尽。是人则能，超众生浊。观其所由，幽隐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当知：是（这个）得正知，奢摩他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十类天魔，不得其便，方得精研，穷生类本[[266]](#footnote-265)。于本类中[[267]](#footnote-266)，生（生灭）元（根元，根本）露者，观彼幽清圆（圆遍十二类众生）扰动元（根元）。于圆（圆遍扰动）元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二无因论。

一者，是人见本无因。何以故？是人既得生机全破[[268]](#footnote-267)，乘于眼根，八百功德，见八万劫，所有众生，业流湾环[[269]](#footnote-268)，死此生彼，只见众生，轮回其处，八万劫外，冥无所观。便作是解：此等世间，十方众生，八万劫来，无因自有。由此计度，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

二者，是人见末（末后，最后）无因。何以故？是人于生（众生），既见其根（八万劫前的根源），知人生人，悟鸟生鸟，乌从来黑，鹄（hú）从来白，人天本竖（直立），畜生本横（横行），白非洗成，黑非染造，从八万劫，无复改移。今尽此形，亦复如是，而我本来，不见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当知今日，一切物象，皆本无因。由此计度，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

是则名为，第一外道，立无因论。

阿难，是三摩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恒常，相续不断）扰动元。于圆（圆遍）常（相续）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四遍常论。

一者，是人穷心境性，二处无因，修习能知，二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咸皆循环，不曾散失，计以为常。

二者，是人穷四大元（根元），四性常住，修习能知，四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咸皆体恒，不曾散失，计以为常。

三者，是人穷尽，六根、末那[[270]](#footnote-269)、执受[[271]](#footnote-270)，心意识中，本元由（原由）处，性常恒故。修习能知，八万劫中，一切众生，循环不失，本来常住，穷不失性[[272]](#footnote-271)，计以为常。

四者，是人既尽想元，生理更无，流止运转[[273]](#footnote-272)，生灭想心，今已永灭，理中自然，成不生灭，因（因为）心（妄心）所度，计以为常。

由此计常，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二外道，立圆常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自他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四颠倒见，一分无常，一分常论。

一者，是人观妙明心[[274]](#footnote-273)，遍十方界，湛然以为究竟神我。从是则计，我遍十方，凝明不动。一切众生，于我心中，自生自死。则我心性，名之为常，彼生灭者，真无常性。

二者，是人不观其心，遍观十方，恒沙国土。见劫坏处，名为究竟无常种性。劫不坏处，名究竟常。

三者，是人别观我心，精细微密，犹如微尘，流转十方，性无移改，能令此身，即生即灭。其不坏性，名我性常。一切死生，从我流出，名无常性。

四者，是人知想阴尽，见行阴流，行阴常流，计为常性。色受想等，今已灭尽，名为无常。

由此计度，一分无常，一分常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三外道，一分常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分位[[275]](#footnote-274)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四有边论。

一者，是人心计生（生灭）元（根元），流（迁流）用（业用）不息。计过未者[[276]](#footnote-275)，名为有边。计相续心[[277]](#footnote-276)，名为无边。

二者，是人观八万劫，则见众生，八万劫前，寂无闻见。无闻见处，名为无边。有众生处，名为有边。

三者，是人计我遍知，得无边性。彼一切人，现我知中，我曾（zēng竟）不知，彼之知性，名彼不得，无边之心，但有边性。

四者，是人穷行阴空[[278]](#footnote-277)。以其所见[[279]](#footnote-278)，心路筹度，一切众生，一身之中，计其咸皆半生半灭。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边，一半无边。

由此计度，有边无边，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四外道，立有边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知见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四种颠倒，不死矫乱[[280]](#footnote-279)，遍计虚论[[281]](#footnote-280)。

一者，是人观变化元，见迁流处，名之为变。见相续处，名之为恒。见所见处，名之为生。不见见处，名之为灭。相续之因，性不断处，名之为增。正相续中，中所离（断）处，名之为减。各各生处，名之为有[[282]](#footnote-281)。互互亡处，名之为无[[283]](#footnote-282)。以理都（总）观，用心别见。有求法人，来问其义，答言：我今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于一切时，皆乱其语，令彼前人，遗失章句。

二者，是人谛观其心，互互无处，因无得证，有人来问，唯答一字，但言其无，除无之余，无所言说。

三者，是人谛观其心，各各有处，因有得证，有人来问，唯答一字，但言其是，除是之余，无所言说。

四者，是人有无俱见，其境枝故，其心亦乱，有人来问，答言：亦有即是亦无，亦无之中，不是亦有。一切矫乱，无容穷诘[[284]](#footnote-283)。

由此计度，矫乱虚无，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五外道，四颠倒性，不死矫乱，遍计虚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无尽流[[285]](#footnote-284)，生计度者，是人坠入，死后有相，发心颠倒。或自固身，云色是我。或见我（我性）圆（圆融），含遍国土，云我有色。或彼前缘，随我回复[[286]](#footnote-285)，云色属我。或复我依，行（行阴）中相续，云我在色。皆计度言，死后有相，如是循环，有十六相[[287]](#footnote-286)。从此或计，毕竟烦恼，毕竟菩提，两性并驱，各不相触。

由此计度，死后有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六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有相，心颠倒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先除灭色受想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死后无相，发心颠倒。见其色灭，形无所因（依）。观其想灭，心无所系。知其受灭，无复连缀（zhuì）。阴性销散，纵有生理，而无受想，与草木同。此质（有质碍的身心）现前，犹不可得，死后云何，更有诸相？因之勘校（jiào），死后相无，如是循环，有八无相[[288]](#footnote-287)。从此或计，涅槃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字，究竟断灭。

由此计度，死后无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七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无相，心颠倒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行（行阴）存中，兼受想灭[[289]](#footnote-288)，双计有无[[290]](#footnote-289)，自体相破[[291]](#footnote-290)，是人坠入，死后俱非，起颠倒论。色受想中，见有非有。行迁流内，观无不无。如是循环，穷尽阴界，八俱非相[[292]](#footnote-291)，随得一缘，皆言死后，有相无相。又计诸行（这里通指万法，非独行阴），性迁讹[[293]](#footnote-292)故，心发通（邪通）悟（邪悟），有无俱非，虚实失措。

由此计度，死后俱非，后际昏瞢，无可道故[[294]](#footnote-293)，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八外道，立五阴中，死后俱非，心颠倒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后后无[[295]](#footnote-294)，生计度者，是人坠入，七断灭论[[296]](#footnote-295)。或计身灭[[297]](#footnote-296)，或欲尽灭[[298]](#footnote-297)，或苦尽灭[[299]](#footnote-298)，或极乐灭[[300]](#footnote-299)，或极舍灭[[301]](#footnote-300)。如是循环，穷尽七际[[302]](#footnote-301)，现前销灭，灭已无复。

由此计度，死后断灭，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九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断灭，心颠倒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后后有[[303]](#footnote-302)，生计度者，是人坠入，五涅槃论[[304]](#footnote-303)。或以欲界[[305]](#footnote-304)，为正转依[[306]](#footnote-305)，观见圆明[[307]](#footnote-306)，生爱慕故。或以初禅，性无忧故。或以二禅，心无苦故[[308]](#footnote-307)。或以三禅，极悦随故。或以四禅，苦乐二亡，不受轮回生灭性[[309]](#footnote-308)故。迷有漏天[[310]](#footnote-309)，作无为解，五处安隐，为胜净依[[311]](#footnote-310)，如是循环，五处究竟。由此计度，五（五处）现（现证）涅槃，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十外道，立五阴中，五现涅槃，心颠倒论。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狂解，皆是行阴，用心交互，故现斯悟。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现前，以迷为解，自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觉了斯义。无令心魔，自起深孽，保持覆护，销息邪见。教其身心，开觉真义，于无上道，不遭枝歧。勿令心祈（祈求速证），得少为足。作大觉王，清净标指[[312]](#footnote-311)。

## **识阴十魔**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行阴尽者，诸世间性[[313]](#footnote-312)，幽清扰动，同分生机[[314]](#footnote-313)，倏（shū）然隳（huī毁坏）裂，沉细纲纽[[315]](#footnote-314)，补特伽罗[[316]](#footnote-315)，酬（酬答）业（宿业）深脉（脉络），感应悬绝[[317]](#footnote-316)。于涅槃天，将大明悟，如鸡后（最后的）鸣，瞻顾东方，已有精色。六根虚静，无复驰逸，内外湛明，入无所入。深达十方，十二种类，受命元由。观由执元，诸类不召[[318]](#footnote-317)。于十方界，已获其同[[319]](#footnote-318)。精色不沉，发现幽秘。此则名为，识阴区宇。若于群召，已获同中，销磨六（六根）门（门户的局限），合开成就，见闻通邻，互用清净。十方世界，及与身心，如吠琉璃，内外明彻，名识阴尽。是人则能，超越命浊。观其所由，罔象虚无[[320]](#footnote-319)，颠倒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当知：是善男子，穷诸行空，于识还元，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能令己身，根隔合开[[321]](#footnote-320)，亦与十方，诸类（十二类众生）通（通一）觉（见闻觉知），觉知通脗（wěn吻合)，能入圆元[[322]](#footnote-321)。若于所归（所归的识阴），立真常因[[323]](#footnote-322)，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因所因[[324]](#footnote-323)执。娑毗迦罗[[325]](#footnote-324)，所归冥谛，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一，立所得心（识阴），成所归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外道种。

阿难，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所归，览为自体，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皆我身中，一类[[326]](#footnote-325)流出，生胜解者，是人则堕，能非能执[[327]](#footnote-326)。摩醯首罗[[328]](#footnote-327)，现无边身，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二，立能为心，成能事果[[329]](#footnote-328)，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大慢天，我遍圆种[[330]](#footnote-329)。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所归，有所归依，自疑身心，从彼流出，十方虚空，咸其生起，即于都起，所宣流地[[331]](#footnote-330)，作真常身，无生灭解。在生灭中，早（提早）计（计执为）常住，既惑（惑于）不生[[332]](#footnote-331)，亦迷生灭[[333]](#footnote-332)，安住沉迷，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常非常执。计自在天[[334]](#footnote-333)，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三，立因依心[[335]](#footnote-334)，成妄计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倒圆[[336]](#footnote-335)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所知，知遍圆故，因知立解，十方草木，皆称有情，与人无异。草木为人，人死还成十方草树，无择遍知，生胜解者，是人则堕，知无知执。婆吒霰尼[[337]](#footnote-336)，执一切觉，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四，计圆知心[[338]](#footnote-337)，成虚谬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倒知[[339]](#footnote-338)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融，根互用中，已得随顺，便于圆（圆融）化（化理），一切发生[[340]](#footnote-339)，求火光明，乐水清净，爱风周流，观尘成就，各各崇事，以此群尘，发作本因[[341]](#footnote-340)，立常住解，是人则堕，生无生执[[342]](#footnote-341)。诸迦叶波[[343]](#footnote-342)，并婆罗门，勤心役身，事火崇水，求出生死，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五，计着崇事，迷心从物，立妄求因，求妄冀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颠化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明，计明中虚[[344]](#footnote-343)，非灭群化[[345]](#footnote-344)，以永灭依[[346]](#footnote-345)，为所归依，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归无归执。无想天中，诸舜若多[[347]](#footnote-346)，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六，圆虚无心，成空亡果[[348]](#footnote-347)，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断灭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常，固身常住[[349]](#footnote-348)，同于精（识精）圆（圆满常住），长（长生）不倾逝，生胜解者，是人则堕，贪非贪执[[350]](#footnote-349)。诸阿斯陀[[351]](#footnote-350)，求长命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七，执着命元[[352]](#footnote-351)，立固妄因，趣长劳果[[353]](#footnote-352)，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妄延（延长寿命）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观命互通[[354]](#footnote-353)，却留尘劳，恐其销尽，便于此际，坐莲华宫，广化七珍，多增宝媛（yuàn美女），恣（zì放纵）纵其心，生胜解者，是人则堕，真无真执[[355]](#footnote-354)。吒枳迦罗[[356]](#footnote-355)，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八，发邪思因，立炽尘果[[357]](#footnote-356)，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天魔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于命明中[[358]](#footnote-357)，分别精（精细，指变易生死）粗（粗显，指分段生死），疏决真伪，因果相酬[[359]](#footnote-358)，唯求感应[[360]](#footnote-359)，背清净道，所谓见苦断集，证灭修道，居灭已休，更不前进，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定性声闻。诸无闻僧，增上慢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九，圆精应心[[361]](#footnote-360)，成趣寂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缠空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融，清净觉明，发研深妙，即立涅槃，而不前进，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定性辟支。诸缘（缘觉）独（独觉）伦（类，辈），不回心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十，圆觉脗（wěn吻合）心，成湛明果[[362]](#footnote-361)，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觉圆明，不化圆种[[363]](#footnote-362)。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中途成狂，因依迷惑，于未足中，生满足证。皆是识阴，用心交互，故生斯位。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现前，各以所爱，先习迷心，而自休息，将为毕竟，所归宁地。自言满足，无上菩提，大妄语成。外道邪魔，所感业终，堕无间狱。声闻缘觉，不成增进。汝等存心，秉如来道，将此法门，于我灭后，传示末世，普令众生，觉了斯义。无令见魔，自作沉（沉沦）孽，保绥（suí平安）哀（悲愍）救（救济），销息邪缘，令其身心，入佛知见，从始成就，不遭歧路。

# **附录二：《印光大师永思集》选编**

## **印光大师小史**

陈海量居士

印光大师，法讳[[364]](#footnote-363)圣量。常惭愧僧，其别（另外的）署（署名）也。陕西郃阳人，俗姓赵。父秉纲先生，举（全）三子，长从龙，仲攀龙，师居稚。幼从长兄读，颖悟异常儿，乡里父老争誉之。郃阳古曰有莘[[365]](#footnote-364)，昔贤伊尹[[366]](#footnote-365)，躬（亲自）耕其处。故大师俗讳绍伊，以志（记）景仰。性果毅，游儒门，力辟（驳斥）佛教。以病因缘，悟世无常，八苦是良师，信然。光绪七年，师年二十一，飘然至终南山，投莲华洞道纯长老舍俗，长老一苦行僧也。八年，挂搭[[367]](#footnote-366)湖北竹溪莲华寺，寺僧食蕈（xùn高等菌类植物，伞状，种类很多，有的可食，有的有毒），师独不食。僧佥（qiān全，都）中毒，赖师以救。是年具戒[[368]](#footnote-367)于兴安双溪寺，尔后遁隐终南，住太乙峰，晓夕念佛，兼读契经[[369]](#footnote-368)。烟霞托迹，日月邻身。时复策杖层峦，危巅宴（安闲）坐，长空万里，大地平沉，自是深入法海矣。工于诗，出家后，不复作。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入红螺山念佛，号“继庐行者”以明志。十三年，朝五台，一肩云水，仍返红螺，尺香斋[[370]](#footnote-369)畔，追武梦东[[371]](#footnote-370)。十六年四月，之（到）北平龙泉寺司（承担）苦役，拾得行堂[[372]](#footnote-371)，仿佛似之。是年冬，行脚东三省，白山黑水，一钵长征。十七年，返故都，住圆广寺，孤云野鹤，相对忘言。十九年，化闻和尚入都乞《藏经》，请师南下，居普陀法雨寺，一衲（僧衣）之外，身无长物。普陀孤悬海中，空翠醒人[[373]](#footnote-372)，海天佛国，名载《华严》。师居山上，二六时中，唯念弥陀，两度掩关[[374]](#footnote-373)，空诸色相，影不出山者二十年。会高鹤年朝普陀，获师文稿，刊于上海《佛学丛报》，文义精湛，缁（僧，出家人）素（俗，在家人）惊异。名士徐蔚如，尤深叹服，遂为辑集[[375]](#footnote-374)，曰《印光法师文钞》。于是读其文而向（向往）慕（仰慕）者日多，皈依弟子遍天涯，一（全）以等心摄（摄化，以慈悲心收取和感化众生）之。弘一上人尝（曾经）谓余曰：“大德如印光法师者，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盖自云栖[[376]](#footnote-375)后，法化之广，未有如大师者。民国十七年，辞普陀山。溯（回想）居白华[[377]](#footnote-376)，于一毫端，转大法轮，一弹指间，三十六载。师既离山，小住申江[[378]](#footnote-377)。十九年二月，飞锡[[379]](#footnote-378)姑苏，掩关报国寺，叩关求法者踵相接[[380]](#footnote-379)，真语实语，诲人不倦。二十五年冬，沪上人士，修建法会，请师破关，说法于觉园，万指[[381]](#footnote-380)围绕，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二十六年，中日战作，灵岩山妙真和尚，迎师移锡[[382]](#footnote-381)其寺。神州陆沉，万方多难。师奋声疾呼，勉诸众生，乱世依怙，唯念《普门》。铁鸟翼下，以是（此）获全（保全）者殊众。客秋[[383]](#footnote-382)，德森上人复辑师文，都（总）数十万言，名《续文钞》。大师体貌雄伟，道风峻肃，与人语，直剖肺腑，虽达官贵人，绝无假借[[384]](#footnote-383)。弘扬净土，不遗余力。善导高风，复见今日。二十九年农历十一月初四日，晓鸡乍鸣，住世缘息。唤水盥（guàn洗手）漱，预知时至，跏趺端坐，佛来接引。迨（dài等到）至卯时，遂尔迁化[[385]](#footnote-384)。清凉月隐，大地昏蒙，茫茫苦海，横渡何从！大师生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辰时。世寿八十，僧腊六十。越百日荼毗[[386]](#footnote-385)，异色舍利无数。

海量曰：净土一宗，至清季（末）而式微[[387]](#footnote-386)。自印光大师出，莲风溥（pǔ普）被，有如日丽中天。膺（yìn接受）大师教，而生净土者，其数无量。忆弱冠[[388]](#footnote-387)时，一肩行李，漫游闽中，于梅山邂逅弘一上人[[389]](#footnote-388)，授我《印光法师文钞》，郑重叮咛，嘱我详览。余于佛法，初无所知，读《文钞》后，始起正信。岁月不居（停留），忽忽十余年矣。无常迅速，生死路险，尘缘萦我，能勿（不）恫心[[390]](#footnote-389)！六道轮转，九品逍遥，斯二途者，苦乐天渊。何去何从，是在小子之自爱否耳！导师云（助词）亡（失去），圆音[[391]](#footnote-390)不作（起）。西瞻安养[[392]](#footnote-391)，忉怛[[393]](#footnote-392)靡（mǐ无，没有）穷！

净业弟子天台陈海量敬撰

## **印光大师略传**

张慧容

印光大师于夏历十一月初四日卯时，念佛见佛，在苏州木渎灵岩寺关房坐化[[394]](#footnote-393)生西。大师具祖师作略，称(chèn符合)四依[[395]](#footnote-394)垂范[[396]](#footnote-395)。其生平以文字三昧宏扬净土，阐明因果，则有正、续编《文钞》。其示疾以及坐化，则有护关侍者志其详情。不慧无以益（增加）焉。今兹[[397]](#footnote-396)所述，聊(略微)记师懿(yì美好)德之万一，然亦可以见师之一般也。

师讳圣量，字印光，陕西郃阳县赵陈村人，俗姓赵氏。少治（从事研究）儒学，登茂才异等之选[[398]](#footnote-397)。读程、朱书，曾辟佛，遭目失明。既而猛省，唯至诚所感，目疾获痊。遂披阅西来释典，研讨有得。年二十一，发出世心，在终南山出家。具戒后，遍参南北诸方丛林[[399]](#footnote-398)，并在红螺山资福寺任苦役五年。其南下卓锡[[400]](#footnote-399)普陀法雨寺也，年方三十有三，时在光绪中叶。居法雨寺藏经楼，垂（接近）三十年，日阅《大藏》，礼诵尤勤。方（才，刚刚）冀（希望）终老小隐，不求闻达。无何[[401]](#footnote-400)，徐蔚如、高鹤年二居士先后踵至[[402]](#footnote-401)，索其文刊行示世，名乃大噪。待化缘[[403]](#footnote-402)熟，龙天推出，非无因也。厥后[[404]](#footnote-403)掩关苏州报国寺，初犹不见客，既而四方缁素，钦德仰风，归往者众，乃始在关房延（引进）客。廿六年[[405]](#footnote-404)，避战祸移居灵岩山寺。自住报国至迁灵岩，凡十余年。虽德行日著，闻（名声）望日隆，而破衲粗粝（lì粗糙的米），不改常分[[406]](#footnote-405)，洒扫[[407]](#footnote-406)浣濯[[408]](#footnote-407)，垂老躬行。平居无异言，华词丰语，不出诸（之于）口。宅（存）心慈祥宽厚，不忤物[[409]](#footnote-408)，而开示四众，不问僧俗老幼、贫富贵贱，莫不至诚恳切，出自肺腑。说法不务玄妙，唯期真实受用。凡叩问者，鉴（观察）有可以启发之处，辄（总是）谆谆善诱，不辞劳瘁（cuì劳累）。遇有言行不检（约束）者，虽显（显赫）达（闻达，即有声望）亦不少（稍微）假借，而胸无城府，此则师之大悲心流露处也。刚毅近仁，信哉！师从儒入释，德行、文章惊服当世，生平绳墨[[410]](#footnote-409)自守，终其身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事，言行不苟（随便，轻率），数十年如一日。道貌岸然，望之如乡党宿儒[[411]](#footnote-410)，接（靠近，接触）之若村里老妪[[412]](#footnote-411)。《诗》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入道之深，溯红螺彻祖[[413]](#footnote-412)而后，唯师一人而已。是非砥德砺行，体用相彰，夫孰（谁）能感孚[[414]](#footnote-413)缁素，翕然[[415]](#footnote-414)称一代僧范无异辞，若是其至（极）者乎！

师生于叔季[[416]](#footnote-415)之世，以出世名贤住持法道者数十年，而裨（bì增添，补助）益世教，格正[[417]](#footnote-416)人心，功效亦著。正、续编《文钞》，洋洋数十万言，风行海内外，皆阐扬佛理，发明因果之作，受感化者众矣。世多视学佛为消极，盲目之人甚且斥佛法为无益于世。不知医世之药，无过佛法，盖能医人心也，惜服之少耳。师今已缘尽入灭矣，毕生事迹，自有当代硕德雄文，特著不朽之作，实异日治僧史之选。迺者[[418]](#footnote-417)不腆（美）之文，虽无谀（奉承）词，不假饰[[419]](#footnote-418)，然仅足表赞叹之忱，未敢云为师传也。

时在释尊示灭二千九百六十七年岁次庚辰一阳月十一，距大师生西七日，皈依弟子鄞县张有瓒法名慧容拜撰。

## **印光大师示寂记**

灵岩山寺护关侍者

印光大师，今年八十，法体素健。夏历[[420]](#footnote-419)十月廿七日，为寺中沐浴之期，是日清晨七时许，大师自关房策杖赴浴室，步履稍急，足忽踬（zhì被东西绊倒）。由随侍人扶回关房，即延（请）吴无生居士诊视，毫无损伤。

二十八日早起，精神如常，午间亦进饮食。下午一时，大师召集在山全体执事及居士等三十余人，告众曰：“灵岩住持，未可久悬。”即以妙真师任之。于是詹（占）十一月初九日为妙真师升座之期。大师曰：“太迟了。”次改选初四日。大师曰：“亦迟了。”乃复择初一日。大师曰：“斯（这）可矣。”议定后，进晚餐，即休息。至后夜分，抽解[[421]](#footnote-420)六次皆溏泻[[422]](#footnote-421)。

二十九日晨，精神少现疲乏，过午即恢复，行动如常。晚食稀粥一碗，且准备翌（yì明）日亲为妙真师送座，入夜安寝。
　　十一月初一日，早起精神甚佳，并讨论接座仪式颇详。因真达老和尚由沪赶至，故送座之事，乃由真老行之。来宾有叩关问疾者，一一与之周旋。是日略进饮食，入晚就寝。
　　初二日早起，精神体力稍有不适。延王育阳、李卓颖两居士，及本寺昌明师，合拟一方（药方）。服药后，眠息二、三小时。晚来众为助念，安卧入睡。
　　初三日，早、午均见良好，尚能自己行动，至解房[[423]](#footnote-422)大小净，便后洗手，佛前礼佛，及在室外向日[[424]](#footnote-423)二次，食粥一碗。入晚又进粥碗许。食毕对真达老和尚云：“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说毕，少须[[425]](#footnote-424)，大便一次，尚不须人扶侍。嗣后[[426]](#footnote-425)精神逐渐疲惫，十时后，脉搏微弱，体温低降。

初四日上午一时三十分，大师由床上起坐云：“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讫，即大声念佛。二时十五分，大师坐床边呼水洗手毕，起立云：“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竟即坐椅上。侍者云：“未坐端正。”大师复自行立起，端身正坐，口唇微动念佛。三时许，妙真和尚至。大师吩咐云：“你要维持道场，你要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自后即不复语，只唇动念佛而已。延至五时，如入禅定，笑容宛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祥生西矣。直到现在，矗坐如故，面貌如生。
　　护关侍者谨（恭敬）白（陈述），民国二十九年夏历十一月初四日下午八时记。

［编者按：妙真和尚升座之期，詹日两天，大师均以为迟了，是乃预知时至，特不明言耳。舍报[[427]](#footnote-426)之前，易榻而椅[[428]](#footnote-427)，整身端坐，从容念佛，泊然而化[[429]](#footnote-428)。大师之上登安养，瑞相已昭然矣。］

## **印光大师荼毗记**

胡松年居士

农历二月望，乃印光大师示寂之百日，举行荼毗典礼，是日适为释尊涅槃日。灵岩山寺事前以大师皈依弟子遍海内外，仅吴县、无锡两处，皈依者已达万余名，闻大师荼毗，来山瞻礼者必众，故先期早为部署，以免临时仓卒。至十五日，住山善信，达一千余人，而当日来山者，复甚众，山上拥挤甚。在山麓遥仰顶礼者，尚属不少。念佛之声，震达云霄。天气先日雨雪，十五日则天朗气清，风和日丽。龛（kān这里指棺椁）供法堂，上午十时，诸山长老，集龛前诵经上供。下午二时，由真达和尚说法起龛，炉幡鱼（木鱼）磬前导，至寺西化身窑。灵龛经过之处，善信男女，纷跪路傍，挥泪悲恸，哽咽啜泣，如丧考妣[[430]](#footnote-429)，甚矣大师道德感人之深也！安置灵龛毕，复由真达和尚说法举火，香气氤氲[[431]](#footnote-430)，大众唱赞回向。国内各大名山、各大丛林，及各地佛教会、佛学会、居士林、莲社，各特派代表来山参加荼毗典礼。国外如菲律宾、新加坡、槟榔屿、南洋群岛各佛教团体代表，广洽、明瑞、正观诸长老，暨（jì和）叶青眼居士等，复有外国人士及僧侣，专诚来山，参观大典。地方机关、公共团体，亦各派代表前来致祭。沪上居士界推派吴南浦、贺云章、忻耘青及松年四人，为代表献供。大师荼毗后三日，检骨得五色舍利珠百余颗，精圆莹澈，夜间视之，有光放射。又有大小舍利花及血舍利等，共一千余粒。在山缁素，亲见之余，莫不惊叹罕有。然则大师远本，固非具缚凡夫[[432]](#footnote-431)所能测量，而应迹垂化[[433]](#footnote-432)数十年，修因证果若是，固（确实）足典型一代，垂范来兹[[434]](#footnote-433)也。

## **印光大师舍利记**

范古农居士

“舍利”梵语，正云“设利罗”，华言“灵骨”，乃戒定慧忍行功德之所熏成者。昔释迦世尊之涅槃也，自火荼毗，碎身为五色舍利，光莹不坏，且现神变，此为佛舍利。嗣后凡有德高僧，荼毗皆有舍利，但光泽、坚固等逊于佛。今灵岩山印光大师舍利可得而记焉。
　　大师生西百日而荼毗，适逢世尊涅槃圣节。是日天气忽尔晴朗，缁素送者二千余众。真达老和尚举火。入晚，烟白如雪，现五色光。翌日晚，灵岩住持妙真和尚，偕众赴荼毗所检骨，色白质坚，重如矿，触之，作金声。顶骨裂五瓣，如莲花。齿全不坏，三十二颗。（编者注：大师以八十高龄而牙齿完固不脱，亦罕有也。）发现舍利无数，其形有珠粒者，有花瓣者，有块式者。其色有红者，有白者，有碧者，有五彩者。形色殊异，数以百计。
　　检毕，别为六聚，各盛以盘，识（zhì加上标记）之曰：“五色舍利珠”，珠者粒圆而散者也；曰“五色小舍利花”，花者珠粒相黏(nián)成花状也；曰“五色大舍利花”，大花者薄片如花朵者也；曰“五色血舍利”，血者肉所化也；曰“五色舍利块”，杂形如块者也；曰“牙齿三十二粒”，所谓牙齿舍利也。此六聚者，将珍藏于山，以资纪念而垂（留传后世）瞻仰。检余灰烬，辄有信士，礼拜祷求，必有获者，菲律宾吴国英居士其一也。他若新加坡广洽法师，先得五彩舍利；五台山法度上人得翠色舍利；上海乐慧斌居士得巨块血舍利，皆因缘之特殊者欤。妙真上人以六聚舍利，摄影分赠知识，远近见者，莫不叹为希有，至有发心迎请供养，永作纪念者。
　　记者曰：大师一生，严净毗尼[[435]](#footnote-434)，专志净土。最后一着（zhāo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一步），既现生西瑞相以垂范，复留舍利以彰法身不坏之相，令有缘者，瞻礼供养，咸获功德。大师悲度众生，弘愿无尽，有足（充分）征（证明）者，岂仅净德庄严而已哉！

时维（文言助词）中华民国三十年辛巳仲春[[436]](#footnote-435)，净业学人古农范寄东和南谨述。

## **印光大师舍利灵变记**

袁德常居士

印光大师于去年庚辰十一月初四日，预知时至，身无病苦，面西端坐，念佛而逝。时予亦若有所感召，适于是冬十一月初二日，领同最后一般弟子，朝山皈依。灵岩僧众，且惊为侍疾而来，何以预悉（知道）？其实恋恋[[437]](#footnote-436)师门，已近十载，恩同父母，年必三、五至，至必一、二宿，多所摄受，深沾法益。此行遂得亲侍左右，执手晨夕，训迪[[438]](#footnote-437)殷殷，遗音在耳。不意圣凡顿别，再觐（jìn进见,访谒）无由（机会），最后一面，言之痛心！

今年二月十五日，师尊百日纪念，举行荼毗。予以无锡净业社代表，参加典礼，先二日到山，灵前助念。十四日风雪交加，十五日风和日暖。十六日又骤变阴雨，一若[[439]](#footnote-438)人天同此悲感，众生福薄，此后谁来度生者。荼毗时，但见白烟西去，不绝如缕。遍山善信，一路跪拜，悲壮念佛，声震若雷。此情此景，岂非师尊道德所感！

予既参加荼毗典礼，尚欲亲睹舍利，又以十九日，观音圣诞，社中祝圣，不能不返。十七日早餐后，向方丈和尚告假起行。忽闻人云：“灵骨已出，舍利无数。”遂往化身窑探视，则见尚有少数余灰。二三僧人，伏地检寻。问之，果然，随即礼拜，跪请舍利。相继而来者，又有十余人，莫不获得舍利，满愿而去。予独一无所得。同人有以圆正不具之舍利见赐者，感激非常，承以掌心，虔诚念佛，继续检寻。后见一小舍利，光明触目，亟欲取出，几乎得而复失，幸有同人代为检得。再放掌中，则见掌中已变有两粒。其他一粒，不知从何而来，并此则已得其三矣。此岂非师尊慈悲，愍我愚忱，灵感所赐欤？

舍利既得，于愿已足。但见灰中尚遗极小骨屑。窃思此皆师尊精血所成，小大何别，尤当珍重。发愿专检灵骨，当与舍利一并供养社中，永久纪念。午餐后，乘车返锡，抵家时已七时许矣。晚餐后，唤集家人，焚香顶礼，迎请舍利，暨师尊灵骨。启而瞻视，忽见骨中尚有无数舍利，光耀夺目，亦不知从何而来！此又是师尊怜愍（mǐn同悯）吾锡（无锡）一般苦恼众生，特垂（垂示）灵异，照开昏蒙，令启正信。此之利益，叹莫能穷矣。

翌日，供奉社中，大众礼拜参观，则见五色舍利，小大不等，光明灿烂，有如明珠。莫不悲喜交集，惊为希有之圣瑞。从此吾邑（城市）善信，皆可礼拜获福，增长善根。佛恩师恩，可谓重矣！

民国三十年二月，无锡袁德常谨记。

## **纪梦悼印光大师**

杨信芳女士

余十八岁时，肄业上海女子中学[[440]](#footnote-439)。有同学张孝娟女士，住西门路润安里，与余交谊最深。其母张太太，雅爱余，以亲女视我，故我亦以“阿母”称之。放学归来，辄膳宿于张家，习以为常。

民国廿五年国历十一月廿三夜，余宿张家，与孝娟共榻。中宵（夜）睡去，遥见观音大士立小岛上，环岛皆海，水天一色。大士身长丈许，璎珞庄严，手持净瓶，如世所绘。余则在一叶扁舟中，舟驶近岛。大士招手告余曰：“大势至菩萨现在上海教化众生，汝何昏迷，不去闻法？”余无以答。大士又曰：“印光和尚是大势至化身，四年后化缘毕矣。”言讫而隐。忽骇浪滔天，舟几覆，余大呼救命。孝娟推余醒，曰：“信芳汝其（助词）魇（yǎn梦中惊叫）耶！”余告以梦，相与一笑。
　　翌（次日）晨，以梦告张太太，并问：“有否菩萨名大势至，有和尚名印光者乎？”张太太固（本来）信佛，惊曰：“大势至乃西方极乐世界之菩萨。印光和尚之名，昔曾闻诸孝娟之父，云是普陀山得道高僧。”余问：“印光和尚今在上海耶？”张太太曰：“不知。”余为之闷闷。
　　次日读《申报》，见登有《丙子护国息灾法会通告》，乃知上海闻人[[441]](#footnote-440)请印光和尚来沪，在觉园主持法会。奇哉此梦！三人惊诧不已。乃与张太太母女同赴觉园，听印光大师说法，三人同皈依焉。余蒙赐法名“慧芬”，张太太“慧范”，孝娟“慧英”。

愧余孽障深重，未能精进。今则携男抱女，终朝碌碌，净业益荒芜矣！昨得苏友书，云印光大师已坐化于灵岩山。嗟夫！大师逝矣，化缘四年，竟符昔梦。余与大师有一段香火因缘，不可无词。垂泪走笔[[442]](#footnote-441)，语不成文，寄上海《觉有情半月刊》发表，藉（同借）志（记载）余哀。南无大势至菩萨！

二十九年十二月七日　杨信芳记

［编者按：杨女士记中有‘四年后化缘毕’之语。尝疑曷（何）弗（不）早日发表，而必俟（sì等待）诸（于）大师西归之日，始布于世。迨阅女士《致施君书》，乃知其曾遭大师呵斥，不许告人也。是梦之奇，在于未闻佛法之女生，且不知有大势至与印光和尚之名，女士感是梦，善根自不凡。不有是梦，孰知无边光之悲愿哉！］

## **追念我的师父——印光大师**

王慧常居士

不佞[[443]](#footnote-442)业重福轻，障深慧浅。中年以前，只以科学为重，军略为高，罔（wǎng没有）识佛法正因，更误了修持行业。一旦烦恼降临，无法摆脱，才向释迦文佛求救，时民国十七年事也。从南京支那内学院搜购经论，都是唯识宗经典，傍及禅宗语录、《潮音》杂志等书，以为避除苦恼遁入空门之计。尚未展读，对经忽发奇思，默祷曰：“释迦牟尼佛，你能将我痛苦解除乎？”不意之间，随手拈来《潮音》一册，翻出一篇文字，曰《因果论》。五分钟读竟，半载之瞋恼若失。当时私议：“佛之慈悲灵感，有若是乎！”遂生决定信。继读他篇，悟动机利己，不正。忽发菩提心，始以行菩萨道为职志。嗣后研读，多喜从文字高古、教理深奥中搜寻，对于念佛法门，鄙视之，无（不）足高论。尤喜在“念佛是谁”、“万法归一，一归何处”里讨生活。

如是年余，觉不皈依一师，究非办法，乃询诸缁（僧人）友曰：“当今之世，谁个和尚，道德、学问、戒行，堪为吾师者？”众咸举曰：“苏州印光法师。”遂于十九年冬，前往顶礼，求皈依，初未知吾师行何行，说何法也。爰（yuán于是）受赐弘化[[444]](#footnote-443)诸书，归阅之，始知师乃弘扬净土，教人念佛者也。心大懊恼，责缁友曰：“吾原欲得一行高学粹（精通）者为吾师，可以时从请益[[445]](#footnote-444)。兹（此）一念佛老禅和[[446]](#footnote-445)，岂不误我？”亦即置之，妄立常课，诵《金刚经》及千声佛号。岁时往参，以尽弟子之道，固（确实）无一语请示念佛，师亦无一语及之。如是者五年，亲近亦久，固未尝知吾师为今之法门龙象，未可多得之再来人也。

时予任扬州县佛教会监察委员，乃发起集全县寺庙住持，启建念佛道场七日。参加者千余人，未可全容，爰分批启建。先就城厢[[447]](#footnote-446)，得六、七百众，遂严格举行。予私意乃欲靠众求得一心耳，告诸山长老、职事师曰：“今番不如往日，我们不说闲话，不打闲差，誓求一个结果，乞恕乞恕！”殊不知一人念佛，一炷香中，只数个念头。今初日，每次香，念头无虑[[448]](#footnote-447)数百，急煞(shà极，很)急煞。主七和尚劝我不上早殿，嘱我默做早课。但我一念佛，佛相即现前。彼告我曰：“观不得。”时不知就里[[449]](#footnote-448)，力去（除）之，倒费力。观得、观不得，说各不一，无所适从，颇恼。

圆满后，即赶赴苏谒师请示。师轻描淡写的说：“能观则观。”通体冰释。复询：“胸口一把念佛的情绪，放了舍不得，留住甚难受，人说会吐血，究应如何？”师曰：“久久自好。”又问：“佛七初日等念头多，后来近圆满，每炷香尚有三、四。”师曰：“已经不容易。”自此次请益后，方知吾师是一位僧宝。因此路现在未有第二个人走过也，说的固多，都是小儿学舌，不是自家曾亲历一番。如是误人固多，受误者亦不少。时念佛遂发起大精进心。
　　对吾师玄理不敢问，问必被呵斥，常曰：“时不我待，不要东张西看，老实一心念佛。”自此从念佛上，常请开示，常蒙训诲，如曰：“念佛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吾师念佛，只听见过此一声，其声绵而有力，有味，尤于‘阿’字着力，永不能忘，纯功夫也）——出自己口，要听入己耳，再从口出，打一圈子，如是念去，必见功效。”时世智略聪之人，多以禅意念佛，多趋向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师常训曰：“说食不能疗饥，那是理上到家的话，不是现在事修的事。要深信有个西方，西方有位弥陀，切愿往生，方不落空。”
　　时有友，反对我学佛，以水中微虫甚多，汝念佛慈悲，应不忍饮。予无以对，问师如何破他？师曰：“我有一喻：厕所朋友，日在贵公子门作食客，甚厌（满足）丰腴，时久觉愧。一日作美食，邀贵公子往餐，不能下咽。客曰：‘我在公子家，饮食甚豪，何薄（看不起）我如此？’公子曰：‘如此秽地，其何能食？’客曰：‘公子家又何洁？试揭开一层皮看，腹中所容者，非粪便耶？’公子无以应。盖不见则不以为秽也。故世尊告阿难曰：‘一钵水，内有八万四千虫，汝亦可以凡眼饮，不可以天眼饮。’天眼则尽见，哪可更饮？不见而饮无过。”予怡然若新得援军。
　　由是念佛常行精进，遂觉居家如狱，身系若囚，设不摆脱，何能专心致志？乃谒师求出家。师曰：“汝有老母在堂，不可也。”废然[[450]](#footnote-449)返。及至二十五年，老母西归。丧毕，又请剃度。师曰：“汝年纪太大了，三藏十二部来不及了，纵出家，还不是同我一样？不如这样护法的好。”余复禀师曰：“卫教固好，其如弟子因世务不能专心念佛，修持上吃亏何？”师无语。第二次哀请，又未蒙许可。是年冬，大吐血一次，时人命何只在呼吸间！然省察自心，一不慌张，二不恐惧，但觉佛尚未念好为憾。愈后，与一缁友朝江浙诸山，至苏谒师，禀告病危时心理。师闻之，大喝曰：“汝若如此想，西方去不得矣！什么叫念好？十念当往生。”聆言之下，生大感泣，师破去我自障矣。由是常生自信，我决定往西方，我决不再分段生死，我已是西方人。尔后凡作事动念，均以西方人况比：彼土圣众，有是行乎？有是念乎？不合者忏去，决不稍事容留。次日更申前请：“今万事已毕，可能准我出家？原愈后，觉残生均多余者也。”师闻之，愤然作色曰：“你不能出家，你不晓得出家的苦恼！”时不敢诘，作礼而退，从此始决定我无福出家。能不能剃除须发，宿世无此善报，决办不到。寄语天下禅和，慎勿自轻自贱。唯吾师是否对人一例不许其出家呢？恐又不然。其对我之不许，乃从我的根器上、因缘上观察的一个结果。这观察，我相信决不是凡眼。我相信我师，是已经得了神通。

可是他老人家，虽然是一老宿，世法上仍不脱大儒行径，言诚实，行方正，不忮（zhì妒忌）不求（贪求），不阿不畏，不弄不眩，绝不像邪魔外道专卖神通，彼且掩之不暇。不过我等常亲近者，有时微几（jī苗头）不密，能领悟其一、二，然尚不敢出诸口。今日我师功行，在圆教位置上到什么地步，凡愚如我辈，哪敢推测？不过在念佛功夫上一心、三昧、神通，三个阶段来追想一下，可以知吾师早做到了也。我今略举一点事实来证明。
　　吾师对念佛未得一心，常常焦燥，可于民国十年前《文钞》上，常常见之。十年以后，不见有此矣。此可知师之得一心，在民国十年以后的几年间。从得一心，至得三昧，其间为时甚近，师亦语及。妄测当在苏州掩关前后。三昧得后，即有神通。神通大得者，当在民国二十年以后，至入寂时而愈宏大。其间不佞亲近所得，可略言之。
　　在“一二八”前，见面即劝人念佛，消除劫运。到“一二八”后，尤其大声疾呼：“大劫快要到啦！好生念佛，念观世音菩萨。将来这劫难，是无法可避的。”——请看今日轰炸之下——予等聆之，当然依教奉行。这是得三昧前知，人不注意的一点小事。
　　我向来喜看语录，尤喜参详[[451]](#footnote-450)禅理，但对吾师不敢叩一字。一日他老人家修《清凉山志》成，大概在廿二、三年罢（同吧），寄了一部给我，叫我看。我两日看完，大得法益，遂起朝礼五台之念，其后时节因缘未到，屡行屡阻。可是那里边，写有高僧事迹，机锋语不少。中有一条，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州答：“我在青州买一件长布衫，七斤重。”这个“一归何处”是我向来要懂，懂不到的。当时我想，师既寄我阅，我阅有不懂，去请开示，不致过分被骂罢？遂作禀，略谓：“旁的机锋语，我都能领略。独此一句不懂，求师开示。”他老人家回信——师训数十封都失了——大意说：“禅宗机锋语，多半问在答处，答在问处。这两句话，没有什么希奇，汝如不懂，旁的机锋，亦必不懂。你但专心念佛，等你得到念佛三昧时，自然会懂，没有什么了不得，以后少在这些上用心思。”软软的一个钉子碰下来了。我从这一个开示里，看出“没有什么希奇”，若是不懂的人，敢说这句大话么？他老人家一定懂得，故说没有什么。但他如何才懂的呢？“等你得到念佛三昧时，自然会懂。”然则他老人家之懂，是得到念佛三昧之后，才懂的了也。由此推证，老人已得三昧矣。

说到神通，我略举几件事。二十一、二年，我为上海顾竹轩事到沪，他不过意，请我住在他的旅馆里。经理赵君对我说：他母在生，他极不孝，反对他母念佛。死后孝念油然发生，不能自已，联想到母死，似因念佛，遂起了灭佛的心。继思在佛门外，不能破坏佛教，当走进去才便。一个人想定了，也不对其妻说，一早赴北站，到苏州皈依印光法师。若皈依了，便是优婆塞[[452]](#footnote-451)，即可达我目的。没有好久，车抵苏州，寻到报国寺，走到大殿上，独自彷徨，不知印光法师住在哪里？时殿上有一和尚，正在打扫，打量他一打量，问曰：“先生可是来皈依的么？”这和尚即明道师也。他一听之下，心里奇怪，即反问：“你如何知道我要皈依？”明道师说：“晨间老法师招呼过，今天有一人要来皈依，你们不要挡他，领他来。”原师的皈依日期，为初一、十五。他时无介绍，不受也。他听见后，不觉打个寒噤：“这老法师，还了得？我在上海，还没有动身，他就知道了。佛法无边，我不能破坏，还是来个护持罢。”领他皈依后，老法师开示了一些念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话。临走，他说：“到底不甘心，要问老法师，我还在上海，你怎么就知道我要来皈依？”师时顾左右，若不经意，答他说：“我受皈依多了，早间做功课，似觉得今天有人来皈依，故嘱他们接引。”这一遮盖，是师不欲人知其有神通，并看这魔王，如果发起魔来，佛教倒也要受影响，故略露点给他看，使他回心。这是我亲闻的事。

还有我亲验的事，二十五年，我母归西，在日有愿，思做一场水陆[[453]](#footnote-452)，又怕我用钱太多，遂未说。逝后，予妻对我说起。予思有愿必偿，即预备在旌（jīng）忠寺戒期里做。一日与主席和尚，及二、三亲近缁友，商量主法人选。盖内坛除正副表[[454]](#footnote-453)外，斋主与主法，有似屋之二柱，其重要可知。以予做斋主，则主法人选，当勉强对得上方好，故有所讨论。时举某人某人，予不曰“他戒行不清”，即曰“观路不熟”，连说三、四人，均未同意。时天已近晚，回宅。次晨即到苏谒师，临行，顺便禀告欲做水陆之意。师曰：“不要做，这些还是念佛好。”予答：“吾母既有此心，当酬其愿。”师曰：“你做是做，不要拿你尺码子量人。”予唯唯，已心知有异。当恐予不悟，再曰：“如拿你尺码子量人，不但这水陆做得无功德，你还要遭怨。”予不觉凛然，啊呀！我昨晚在扬州的话，师父已经晓得了，无线电没有那么快，这不是天耳通、他心通么？可是这句话，我深深奉行，并奉行在世法上：不要拿我尺码子量人。如拿，别个尺寸短，经不起量。多年来，受部下怨望，大半是用这个尺码子。惜予不早闻师训，自彼时以后，即不用矣。降格相从，而赞美之，是亦人情也。

芦沟事起，上海开火了。一、二月后，要我视察前线，并慰问各总司令。起止点，即在苏州，又得常亲近五、六次。时见弘化社人，在大殿耳(位置在两旁的房屋)厢(正房前面两旁的房屋)内掘木头防空洞。予见而嘻之，告老人家。他说：“他们要做让他们做去。”我说：“空袭到激烈时，师父应该避一避罢！”他说：“我是不走，他要来炸我，我即往生。”我们师(师父)弟（徒弟）想头[[455]](#footnote-454)，倒差不了好多，我决不劝他一定离开。在读儒书通了的，尚知就里，矧（shěn况且）学佛厌弃娑婆，急欲往生者耶？不过师已前知，不欲向人说。旧岁在香港，张一麐(lín)向我说，苏州危急时，他曾亲问老人，苏州如何？他说：“当不要紧，不过小劫是免不了的。”一老闻而大慰。

在我流离到川滇，常时禀安[[456]](#footnote-455)问讯，共得五覆（答复）书，今只其二。余非弃去，乃播迁[[457]](#footnote-456)无定，衣物亦如传舍[[458]](#footnote-457)也。前年在重庆，接到一示（对来信的敬称），时刻怀诸胸次（中间），幸今还在，常取而读之。予早知在这最后一期生死中，不能再见老人面矣。予常怀隐忧，深惧化缘早毕。因老人示中，已早告知我也。呜呼！今竟不幸而中，瞎却人天眼目，亦可痛哉！示曰：

“接手书。知此一年来，游历数万里，其开通知见，与修持净业，折伏我慢急求往生之心，当比从前真切百倍。娑婆之苦，不可一朝居，当通身放下，一心念佛，并劝眷属一心念佛。从前之事业乃梦，今不复做，专做往生西方之梦。迨至此梦成后，再乘佛慈，来入娑婆，普度怨亲，同生净土，庶可不虚此生此遇矣。若放不下，则后来只有恶梦，决无好梦。此种恶梦，听尚不愿，何况再做？若再做者，便是癫子。幸眷属无恙，当相率而同做生西方之梦，以期与诸上善人，俱会于莲池也。又七月十二。”
　　吾师非上善人乎？他已约我在莲池相会矣。当时即起了这个感觉，我总算聪明，能领我师奥语，然而嗣后时时心悲。旧年在此间（成都），某寺某老和尚对我说：“印光法师圆寂了。”我当时头顶上打了一个霹雳，即忙写信到苏州，问妙真师。意外的，得到老人一示：
　　“去年接手书，疑光无信。知学业大进，能见人之见不到处，故不愿复。至某和尚谓光死，此是实话，以人格已失是偷生。今又念及，别无所说。念佛、念观世音，较彼生兜率天，其难易、安险，奚（何）啻（chì止）百千万亿之天渊悬隔。汝名慕儒，光虽为释，尚有儒之气分。只此二句，乃剖心沥血之言，余俱不叙。八月廿三。”
　　这是吾师最后给吾的一个训示，距往生只两个月零十天耳。在这一封信里，有多少话说不出，不是正气歌吗？去西方的人，并没有忘记娑婆众生。众生不知，但事造恶，酿成劫运，岂不哀哉！今我师回去了，我们如航海失却了舵，不胜悲泣彷徨。以后关于教理上、掌故上，有不能决及不能知者，向何处请示呢？对僧伽发生问题时，向何处解决呢？师平昔以护法谆谆见嘱，我当竭我所能，本吾师之知见性行来卫教。僧伽[[459]](#footnote-458)有不争气者，魔外有篡窃者，知见有不正者，行持有懈怠者，戒行有背谬者，我均本我良心来爱护他。对三宝有欲损害者，我当尽我力量来抵抗它。应以此余生之年，专心念佛，劝导他人念佛，以报法乳深恩。

今追念百不及一，我决不敢在师头上着粪，说他通儒、通宗、通教。他确确实实知道，先要做成一个人，才能成超人的佛。成人当行世法，孔子教也。成佛当行出世法，迦文[[460]](#footnote-459)教也。今时今世，真能出世，可以了生脱死者，世尊金口所宣之净土横超法门也。师以此言，以此行，以此化导，以此证明。因果不二，言行一如。慎勿以他语加诸吾师，以实其（那些）妄（妄言），则幸甚矣！昏愦之余，谨追念如是，尚祈十方大德、诸上善人，阅而怜之。

［编者按：王柏龄先生谓大师念佛之得一心，是在民国十年以后，可于民十以前《文钞》见其焦躁，殆（dài大概）阅大师致体安、融明二师之书而云然。按二书，其一有“十余年来，悠悠虚度，毫未得益”，其二有“谛法师专修净业，……念佛之心，又恳切之极，恐彼深得三昧，我尚未能一心，他日何颜见彼？……恐汝于净土法门错过，故不禁落索[[461]](#footnote-460)如此耳！祈深体鄙怀[[462]](#footnote-461)，则幸甚幸甚”此正大师悲心深切处，自谦以勉人。所谓八十老翁作舞，为教儿孙故，弦外之音，是在听者。复次，考大师之《宗教不宜混滥论》、《净土决疑论》等，曾载于民国三年出版之《佛学丛报》，非到家人，决难着笔。该报主笔评骘[[463]](#footnote-462)大师有云：“悟了妙心，精持全藏，高（高才）纵（天纵）卓牵[[464]](#footnote-463)，密行妙圆。韬光海岸，养慧珠于紫竹林中；閟（bì掩门躲藏）迹岑（cén高）楼，培智果于白莲台畔。”语语允（公允）当（恰当），非溢（过分）誉也！］

## **恭述本师德惠**

张慧滋居士

余世居南通，家道小康。性近纨袴，情耽五欲，且贪嗜滋味，宛然饕餮[[465]](#footnote-464)之徒。飨（xiǎng用酒食招待客人）客则山珍海错[[466]](#footnote-465)，罗列棋布。常事杀生，翻（反而）以为荣，不自知其罪也。偶于宴居[[467]](#footnote-466)时，忽获邻人持乘愿再来化身示现之印光本师《正编文钞》见（助词，表示被动或对我如何）惠（惠赠）。盥（洗手）诵之余，拂心眼之尘翳，洗肺肠之垢浊，使心境廓然，顿辨真妄。不觉快然叫绝曰：“天下竟有如斯大德高僧乎！”于是懔（畏惧）然于因果报应之不爽，不敢再事杀生。茹（吃）素之心亦油然而生。孰知此念一萌，则无论平生最喜啖（吃）之鱼、肉、鸡、鸭等美味，胥（xū全，都）一变而为腥膻（shān羊臊气）坏气，嗅之胸头欲呕，不复下咽。舍而素食，则香清味旨，饭量亦陡增，乃发愿长斋。家人以余体孱弱，误认素食营养不足，恒以半途中止为虑。然岁月荏苒，迄今忽忽素食八载矣，虽不敢云精进，方寸聊可自慰。

忆民国二十六年夏五，专诣苏垣[[468]](#footnote-467)顶礼大师，恭受五戒。猥（多）蒙启迪，诲我不倦，并谓：“劫火炎炎，瞬息即发。宜速虔诵观音圣号，生则逢凶化吉，殁（mò死）则径登莲邦，分身普度，功德不可思议。”受训归后，即于六月中浣[[469]](#footnote-468)，启建个人佛七，身拜口念，每日以六枝香为定时，既不觉酷暑蒸郁[[470]](#footnote-469)，复不疲惫，精神焕发。至圆满日之最后一课，拜念俱作，念极情空，毫无挂碍。目前顿现金轮，光芒万道。阿弥陀如来庄严金身，低眉卓立[[471]](#footnote-470)于金轮光中，约历五分余钟始隐。身心怡然，有生以来未之有也。期满，修函[[472]](#footnote-471)叩师，答谓三昧。嗣（接着，随后）后启建地藏佛七，复见雪白箕坐[[473]](#footnote-472)之地藏大士圣像等等殊胜因缘，感应道交，诚非虚语。夫余孽障凡夫，乌（何）克（能够）臻（达到）此境界？是皆吾本师慈悲加被之恩德所致耳。呜呼！今吾本师舍无量众生而般涅槃[[474]](#footnote-473)，薄海[[475]](#footnote-474)同悲，若失怙恃，其众生之薄福也欤！

## **印光大师感应记**

朱石僧

印光大师坐化生西事略，想诸位已知道。兹将石僧所闻记出报告。印光大师平素不言神通和奇异，很为平常。对于世间法作人之道，极力提倡孝悌（tì尊敬兄长）忠信、礼义廉耻。出世法则厌离这个苦世界，求生极乐世界，戒杀吃素，念佛发愿，求生西方。大师不独劝人行，而且自己实行，以做世人模范。可惜这位大导师西归了。
　　十二月八日，有一位郭太太来山打普佛，云及她有一亲属亦姓郭，皈依大师，梦中见大师在一极大地方讲经，座中全是居士。这位女居士拉了大师衣褶，要跟大师同生西方。大师云：“汝有二孩未生，机缘未到。”过了几年，果然生了二孩。到了大师生西时，又梦见大师立着对她说：“我生西方了！”这位女居士听到这一句话，即要跟大师走，大师手一推，就惊醒了。一打听，大师果然生西，这位女居士也就无病而逝。
　　十九日，石僧同妙真方丈吃中饭，谈到大殿一香炉，系一位男居士所供养。他因读《文钞》发心信仰净土，要皈依大师，忽然改途要学密宗。是夜就梦大师对他说：“汝对于净土，机缘很熟，为什么又要改学密宗？”这位居士梦中听到大师的训话，就一志念佛了。随后他到苏州报国寺见大师，申述梦中所见。大师云：“这是诚心所感，我也没有什么神通。”大师又问：“汝梦见像貌如何？”这位居士云：“与大师无二无别。”
　　诸位呀！凡事在乎至诚，而不在乎外表上热闹。我果能至诚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未有不可以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者。即如以上所说二事，不是我等的一个榜样么？这二位均不在大师身边，相隔数千里之遥，竟有如此感应。可见有缘在至诚，而不在乎远近也。这二位是至诚信仰大师，而他们心愿又与大师相同，便能如此感应。假如诸位至诚信仰阿弥陀佛，始终不二，阿弥陀佛虽然在十万亿佛土之外，即可现在目前。假如不至诚，就是阿弥陀佛现在面前，恐怕也不能见。所以信愿行很为要紧，确是念佛法门中不可缺少之条件也。

## **幽明钦赞之印光大师**

倪文卿

印光大师示寂灵岩，其生西瑞相，有护关侍者之《示疾记》。而海内缁素贤豪，纷作诗、文、传、赞，表扬大德。不慧不文[[476]](#footnote-475)，奚待赘词[[477]](#footnote-476)？顾（顾虑）有数事，世人或未之知[[478]](#footnote-477)，谨泚笔[[479]](#footnote-478)记之。

忆十九年冬，不慧赴苏拜谒大师，说及时势日非[[480]](#footnote-479)，众生痛苦。师曰：“明年还要大坏。”迨二十年夏，国内各地，大水为灾。秋冬又逢“九一八”、“一二八”刀兵之厄，国中从此不宁。大师能前知，于此可见。

张家口有慧深法师，现任该处居士林导师。尝入定五小时，定中见冥王。王问曰：“大德修何法门？”答曰：“修净土。”王曰：“汝修净土，须亲近三位尊者。”问：“三位是谁？”王曰：“江南印公，江北普公，塞北戒公。”慧深出定，特志之，登其文于《佛教日报》。其事约在廿三四年[[481]](#footnote-480)间。

普陀普济寺住持广印和尚，前年五月初在申圆寂。先二日，着人约不慧一晤。见面即曰：“我病不得好。深悔平日欠用功念佛，恐临终时无把握。”余曰：“何过虑也？”和尚曰：“我得一兆，似梦非梦。见一人对我言：‘汝病不得好。’问：‘能生西方否？’答：‘纵生亦不过下品下生。’又问：‘真达和尚如何？’曰：‘汝哪有他的福报？’复问：‘印光法师如何？’曰：‘他是大菩萨，汝问他作么！’梦兆若是，非舍报欤？”余劝之曰：“请师放下一切，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和尚唯唯。越二日，圆寂于圆教寺。
　　大师乘愿应化，中兴净宗。人言师专教人老实念佛，不许看经，以为专摄下根，殊（很）属（是）误解大师。如不慧根最钝，既喜持名，又喜读诵大乘经典，或以余为杂修，曾求大师示训。师曰：“汝诵经念佛，不论多少，均须完全回向净土，不可另作别愿。”小子[[482]](#footnote-481)谨受教。夫念佛法门，三根普被。《大本弥陀》云：“一向专念。”云栖大师曰：“老实念佛。”岂世尊、莲祖，亦专摄下根耶？

不慧皈依大师十余年来，亲近数十次。师诲人不倦，其开示恳切至诚，不啻[[483]](#footnote-482)家人父子。感人之深，过于慈父。呜呼！至人[[484]](#footnote-483)逝矣，众生失依。余书至此，悲从中来，泣下沾衣。我誓必一心念佛，以报师恩，希求大师在常寂光中，遥为摄受，并祈于不慧临命终时，随佛来迎，往生安养。余复何求！

## **本师光公垂慈摄受记**

葛志亮居士

予髫龄[[485]](#footnote-484)失恃[[486]](#footnote-485)，少复惰学，长而无成。滥竽教育，误己误人，蹉跎半生。顾（回顾）幼时即喜读大乘经典，而不解其义。奈心为物诱，乍好乍恶，惑于虚荣，瞀（mào眩惑）于货利。而命途多蹇[[487]](#footnote-486)，所谋辄（总是）左（差错），百凡丛脞[[488]](#footnote-487)，潦倒年年。于是无明[[489]](#footnote-488)炽起，妄念纷驰，谓因果为无稽，天道皆子虚[[490]](#footnote-489)；一切三藏经典，尽属讏（wèi虚伪）言与伪造。致有《佛教疑问求解》之作，不自知其罪也。辱荷[[491]](#footnote-490)大德居士，垂闵（同悯）赐教，殷勤指导。至今思之，辄汗流浃背，深愧何以为报。后读《印光法师文钞》，益觉直指本源，如梦方醒。又承郭慧海、江味农二老谆谆诲示，批却导窾[[492]](#footnote-491)，益悔往昔之非，遂发投诚自新，皈依光公之愿。

于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随郭慧海居士赴苏，薄暮抵报国寺，叩谒师座于关（闭关的房间）前。次晨上午十时叩关，顶礼皈依焉，蒙赐名“慧亮”，并诫勿看运气炼丹等外道之书，更示扶乩之妄。午后师尊又语我侪（chái辈，等）：“盍（hé何不）往灵岩一遭？”次日予等遂作灵岩之行，时寺名为“崇报”，方兴土木，妙真师为监院，督察至（极）忙碌。予等于二十九日上午返苏，辞别师尊回沪。是（这）年季夏[[493]](#footnote-492)六日，检取箧（qiè小箱子）中所有外道书籍，暨（jì和）谤毁正法之印刷物，一并交付祝融[[494]](#footnote-493)。及七月朔（农历每月初一），以辅庭居士尊人[[495]](#footnote-494)子彬先生逝世，予驰函禀告师尊。逾一星期，师慈谕降，以曾子“三省吾身”为勖（xǜ勉励），引申其义，勉予为人作事，处处须尽己之心，忠诚行之，兼示以丧祭应用素，现俗用荤之罪过。惜此书存南市敝（破旧）庐（简陋居室），“八一三”后，未及携出，致遭劫失矣。迨中元节后[[496]](#footnote-495)，杨欣莲师兄自吴返，莅郭府致祭，与予同膳时，述师尊嘱其传命，教予“老实念佛，无怠无忽（忽视）”之训为（助词，宾语前置的标志）告。叮咛嘱咐，至再至三，使我感激涕泪，何啻（chì但，只）挟纩[[497]](#footnote-496)！予生何幸，得遇恩师，犹可谓不辰[[498]](#footnote-497)耶？

廿三年甲戌岁，予充（担任）市绅张效良先生府中西席[[499]](#footnote-498)，地在南市机厂街。于榴月[[500]](#footnote-499)廿九日，气候殊热，午饭后，予在教室内，倚靠椅休息。朦胧间，见园中边门启处，一长身高大和尚，疾入予室，促予：“起起，赶快念佛！”予愕然，视之，师也，即惊觉。噫，奇矣！我师之慈悲诱迪（开导）弟子，无远弗届[[501]](#footnote-500)，无微不至也，信夫！今者师尊西逝，我侪皈依弟子，哀感靡（mǐ无，没有）极。顾事往如存[[502]](#footnote-501)，言犹在耳，各自努力遵行，老实念佛，之（到）死靡他（别的，另外的）。毋使师尊东望曰：“嗟！余弟子某也，欲求解脱证果，驴年驴年。”

1. 博地凡夫：十信位以下的凡夫之统称。因凡夫之位广博，故称博地。 [↑](#footnote-ref-0)
2. 臧否：善恶，好坏。 [↑](#footnote-ref-1)
3. 不作圣心：不当作圣者所实证之境界的圣证之心。 [↑](#footnote-ref-2)
4. 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若作已证圣果解，就会遭受群邪所扰。 [↑](#footnote-ref-3)
5. 纭纭：多而杂乱的样子。 [↑](#footnote-ref-4)
6. 汲汲：急切。 [↑](#footnote-ref-5)
7. 大通家：通宗通教的大家。 [↑](#footnote-ref-6)
8. 三昧：也译作三摩提、三摩地等。意译为正定，或定慧等持，简称等持。 [↑](#footnote-ref-7)
9. 具缚凡夫：具有业力束缚的凡夫。 [↑](#footnote-ref-8)
10. 无生：即无生忍，是无生法忍的简称。忍，忍可安住。把心安住于不生不灭的中道实相理体而不动不退。 [↑](#footnote-ref-9)
11. 圆教：教相判释中的究竟圆满之教称为圆教。 [↑](#footnote-ref-10)
12. 四相：即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footnote-ref-11)
13. 三心：即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 [↑](#footnote-ref-12)
14. 宗门：指禅宗。 [↑](#footnote-ref-13)
15. 帝网：忉利天主帝释所居天宫上悬有珠网，上缀宝珠无数，一明珠内，万象俱现，珠珠尽然，又互相现影，重重无尽，交相辉映。 [↑](#footnote-ref-14)
16. 躬行有玷diàn：躬行，亲自实行。玷，白玉上的斑点，引伸为污点。躬行有玷，即行为上有污点。 [↑](#footnote-ref-15)
17. 初心：即初发心，指初发心学佛，又称为初学，初机，机指学佛的根机。 [↑](#footnote-ref-16)
18. 付丙丁：付，交给。丙丁，古以天干配五行，丙、丁属火，因此丙丁指火。付丙丁，即用火焚毁。 [↑](#footnote-ref-17)
19. 净六根：即十信位，获六根清净。 [↑](#footnote-ref-18)
20. 效尤：尤，过失。效尤，学着别人做坏事。 [↑](#footnote-ref-19)
21. 知识：即善知识的简称。 [↑](#footnote-ref-20)
22. 台教：即天台宗。 [↑](#footnote-ref-21)
23. 实繁有徒矣：即实有徒繁矣。 [↑](#footnote-ref-22)
24. 总持：总一切法和持一切义的意思。 [↑](#footnote-ref-23)
25. 奚xī啻chì：何止，岂但。 [↑](#footnote-ref-24)
26. 毗pí卢遮那：三身佛中法身佛的通称。 [↑](#footnote-ref-25)
27. 住、行、向、地、等觉：即菩萨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个阶位，为圆教分证即佛位。 [↑](#footnote-ref-26)
28. 三祇qí炼行：三大阿僧祇劫砺炼修行。 [↑](#footnote-ref-27)
29. 百劫修因：佛在成佛前用一百小劫修福德相好。 [↑](#footnote-ref-28)
30. 衲僧鼻孔：禅门术语，指衲僧本来面目，即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代名词。衲僧，即和尚，僧人。 [↑](#footnote-ref-29)
31. 五品：亦称五品弟子位，能圆伏五住烦恼，而见惑尚未能断除，为圆教观行即佛位。 [↑](#footnote-ref-30)
32. 南岳示证铁轮：南岳，即南岳慧思大师，是智者大师的得法之师。铁轮，即第十信位，尚未证实相法，为圆教相似即佛位。 [↑](#footnote-ref-31)
33. 开眼：在宗门为明心见性，在教下为大开圆解，是圆教名字即佛位。 [↑](#footnote-ref-32)
34. 实证：即断惑证真，为圆教观行即佛位以上。 [↑](#footnote-ref-33)
35. 向上：禅门术语，即向上一着zhāo，指明心见性。 [↑](#footnote-ref-34)
36. 认驴鞍桥作阿爷下颔：驴鞍桥，驴骨中的似鞍之骨。阿爷，指父亲。下颔，即下巴。 [↑](#footnote-ref-35)
37. 几许：多少，几多。 [↑](#footnote-ref-36)
38. 酒糟：造酒剩下的渣滓。 [↑](#footnote-ref-37)
39. 缁素：僧俗。 [↑](#footnote-ref-38)
40. 辟pì驳：驳斥。 [↑](#footnote-ref-39)
41. 通宗通教：宗，指直指人心使人明心见性的禅宗。通宗，即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教，指以佛经为依据的教法。通教，即大开圆解，大彻大悟。 [↑](#footnote-ref-40)
42. 瞥尔：突然，迅速的。 [↑](#footnote-ref-41)
43. 龟鉴：比喻借鉴。 [↑](#footnote-ref-42)
44. 实有诸己：即于己实有之。 [↑](#footnote-ref-43)
45. 圆音：指佛说法之音。圆，指佛法的圆满周密。 [↑](#footnote-ref-44)
46. 卜度：推测。 [↑](#footnote-ref-45)
47. 智者诵经：指智者大师诵《法华经》至《药王本事品》“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处。 [↑](#footnote-ref-46)
48. 腊月三十日：指临命终时。 [↑](#footnote-ref-47)
49. 拨无因果：佛教术语，拨，遣除之意。遣除为无其事，谓之拨无。拨无因果，即否定因果的道理。 [↑](#footnote-ref-48)
50. 担板：即徐六担板，是由谚语“徐六担板，只见一边”省略其后一句而成。禅宗用以比喻执着于事、理一端的偏见。 [↑](#footnote-ref-49)
51. 脱空：落空，着空。 [↑](#footnote-ref-50)
52. 豁达空：执着一切皆空，拨无因果。 [↑](#footnote-ref-51)
53. 的dí当dàng：恰当，稳妥。 [↑](#footnote-ref-52)
54. 瞒因昧果：隐瞒因果。 [↑](#footnote-ref-53)
55. 欬kài唾：言笑，谈吐。 [↑](#footnote-ref-54)
56. 掉臂：甩胳膊，展手。 [↑](#footnote-ref-55)
57. 法法头头：种种法，种种路头。 [↑](#footnote-ref-56)
58. 豫章：嘉木名。 [↑](#footnote-ref-57)
59. 提持：指禅宗祖师随缘应机使用的种种特殊的提示方法。 [↑](#footnote-ref-58)
60. 木须从绳：木材的曲直必须要用绳墨来规范。 [↑](#footnote-ref-59)
61. 常住：指不生不灭的真如佛性。 [↑](#footnote-ref-60)
62. 大老：元老，称年高，品德高的人。 [↑](#footnote-ref-61)
63. 贪嗔痴即戒定慧：出自《圆觉经》，原经文为“善男子，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得念失念，无非解脱。成法破法，皆名涅盘。智慧愚痴，通为般若。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无明真如，无异境界。诸戒定慧及淫怒痴，具是梵行。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法界海慧照了诸相，犹如虚空，此名如来随顺觉性”。结合“ 诸戒定慧及淫怒痴，具是梵行”的前后经文来看，显然这些都是从“法性”即真如理体上来说的，一切诸法皆由自性而生，法性同一，不是从事相上来说的。并非表示“淫怒痴行”，即是“戒定慧行”，所以佛在《圆觉经》中对弥勒菩萨说“若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另外，许多人还喜欢举《维摩诘经》中的经文“若无增上慢者，佛說淫怒痴性即是解脫”，但是注意“淫怒痴”后面有一个“性”字，很多人有意无意漏掉了。其它如“烦恼即菩提”，“无修无证”等等也是一样，皆为指归向上之语，不可执理废事。《楞严经》云：“若得妙发，三摩提者，则妙常寂，有无二无，无二亦灭，尚无不杀、不偷、不淫，云何更随杀、盗、淫事？” [↑](#footnote-ref-62)
64. 陵空：同凌空，高入天际。 [↑](#footnote-ref-63)
65. 梦东：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彻悟大师号梦东。 [↑](#footnote-ref-64)
66. 自反：反躬自问，自己反省。 [↑](#footnote-ref-65)
67. 冶游：冶，通野，田野，郊原。冶游，原指男女在春天或节日里外出游玩，后来专指嫖妓。 [↑](#footnote-ref-66)
68. 真俗二谛：即真谛，俗谛。真谛，即理体。俗谛，即事相。 [↑](#footnote-ref-67)
69. 敦伦：使人伦亲善和睦。 [↑](#footnote-ref-68)
70. 加被：即把智慧、福德等灌注到被加被的人身上。 [↑](#footnote-ref-69)
71. 为比：即相比较。 [↑](#footnote-ref-70)
72. 奚若：何如，如何。 [↑](#footnote-ref-71)
73. 寰区：天下，人世间。 [↑](#footnote-ref-72)
74. 了当：了知确当，指明心见性，大彻大悟。 [↑](#footnote-ref-73)
75. 举扬：举，举示。扬，显扬。这里指禅宗祖师随缘应机使用的种种手段。 [↑](#footnote-ref-74)
76. 窠kē臼jiù：现成格式，老套子。 [↑](#footnote-ref-75)
77. 五逆：指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 [↑](#footnote-ref-76)
78. 表法喻义：象征比喻。 [↑](#footnote-ref-77)
79. 排因拨果：排斥因行，拨无果报。 [↑](#footnote-ref-78)
80. 禅门术语，指衲僧本分之事，即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代名词。 [↑](#footnote-ref-79)
81. 药忌明了：就好像药物的药效和禁忌明了。 [↑](#footnote-ref-80)
82. 出世为人：出于世间为人说法。 [↑](#footnote-ref-81)
83. 直饶：纵使，即便。 [↑](#footnote-ref-82)
84. 具眼：具有慧眼。 [↑](#footnote-ref-83)
85. 殄tiǎn灭：消灭。 [↑](#footnote-ref-84)
86. 扫荡：扫荡一切。 [↑](#footnote-ref-85)
87. 大达：指大彻大悟，通宗通教。 [↑](#footnote-ref-86)
88. 醍tí醐hú：酥酪上凝聚的油。 [↑](#footnote-ref-87)
89. 覆辙：翻车的轨迹，比喻招致失败的教训。 [↑](#footnote-ref-88)
90. 阿阇黎：亦作阿阇梨，意译为轨范师。意即教授弟子，使之行为端正合宜，而自身又堪为弟子楷模之师，故又称导师，是高僧的敬称。 [↑](#footnote-ref-89)
91. 法幢：幢，幢幡，与旌旗同义。法幢，为说法道场之标帜。宣扬大法之际，将幢幡建于道场门前，此称为法幢。 [↑](#footnote-ref-90)
92. 贤契：对弟子或朋友子侄辈的敬称（多用于书面）。 [↑](#footnote-ref-91)
93. 本地：佛教术语，又称法身，指能现出化身之真身。 [↑](#footnote-ref-92)
94. 三惑：即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 [↑](#footnote-ref-93)
95. 二死：即分短生死、变易生死。 [↑](#footnote-ref-94)
96. 松栽：栽，即秧子，可以移植的植物的幼苗。松栽即松树苗。 [↑](#footnote-ref-95)
97. 妄意：臆测，主观猜测。 [↑](#footnote-ref-96)
98. 颛zhuān蒙：颛，愚昧。颛蒙，这里指幼稚蒙昧而无所知。 [↑](#footnote-ref-97)
99. 识神：识，识心。神，神魂。 [↑](#footnote-ref-98)
100. 伦常：古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为五伦，这种尊卑、长幼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常道，称为伦常，也称五常。 [↑](#footnote-ref-99)
101. 弁biàn髦máo：比喻无用之物。 [↑](#footnote-ref-100)
102. 《楞严正脉》：指明代交光大师所著《楞严经正脉疏》。 [↑](#footnote-ref-101)
103. 颟mān顸hān：糊涂而马虎。 [↑](#footnote-ref-102)
104. 毗pí尼：又译为毗奈耶，大小乘律藏之通称，正诠戒学。 [↑](#footnote-ref-103)
105. 河汉：比喻浮夸而不可信的空话。 [↑](#footnote-ref-104)
106. 囱xìn门: 婴儿时期头顶骨未合缝的地方，亦称囟脑门、顶门。 [↑](#footnote-ref-105)
107. 海会：即莲池海会。西方极乐世界无数的莲花池中，有无数从莲花中化生的菩萨，像大海一样无量无边，聚会在一起。 [↑](#footnote-ref-106)
108. 允执厥jué中：允，诚。执，执守。厥，虚词，厥中就是其中。中，指中道。允执厥中，真诚的执守中正之道不偏离方向。 [↑](#footnote-ref-107)
109. 世智辨聪：世间凡夫的智力和辨别是非的小聪明。 [↑](#footnote-ref-108)
110. 甄zhēn别：鉴别。 [↑](#footnote-ref-109)
111. 姹chà女：少女。 [↑](#footnote-ref-110)
112. 扶乩Jī：道教的一种占卜方法，又称扶箕、扶鸾、请仙等等。在扶乩中，需要有人扮演被神灵附身的角色，这种人被称为乩人、鸾生或乩身。神灵会附在乩人身上，写出一些字迹，以传达神灵的意思。扶乩的方法是用乩笔在沙盘上写字。乩笔就是两根小木棒，钉成丁字形，有的地区是用一个竹圈或铁圈，圈中间固定一支乩笔。沙盘中的沙子可以用米或土等代替。扶乩时烧香点烛，请神灵下凡，乩人双手握着乩笔，让乩笔在沙盘上不由自主地不停抖动从而写出字来。所写文字，由旁边的人记录下来。各地区各时期的扶乩方法大同小异。 [↑](#footnote-ref-111)
113. 黄冠：道士之冠，亦借指道士。 [↑](#footnote-ref-112)
114. 靡然从风：指群起跟从而成风气。 [↑](#footnote-ref-113)
115. 慎修：江永，字慎修，清朝著名经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曾隐居潜修。 [↑](#footnote-ref-114)
116. 可叹孰甚：有什么比这更可叹的。 [↑](#footnote-ref-115)
117. 不拘：不论，不管。 [↑](#footnote-ref-116)
118. 极则：最高准则。 [↑](#footnote-ref-117)
119. 嚣嚣：自得无欲的样子。 [↑](#footnote-ref-118)
120. 六耳：指有第三者。 [↑](#footnote-ref-119)
121. 哲士：有识之士。 [↑](#footnote-ref-120)
122. 三摩：即三摩地的简称，又称三昧，三摩提等。 [↑](#footnote-ref-121)
123. 以果地觉，为因地心：令友所问，以果地觉，为因地心者。以阿弥陀佛所证之菩提觉道，即阿弥陀佛一句万德洪名，包摄净尽。念佛众生，果能恳到执持忆念。则以弥陀果德，熏染自己业识妄心。熏之久久，业尽情空。心与佛合，心与道合。全众生心，成如来藏。（印光大师《答丁福保居士代友人问一则》） [↑](#footnote-ref-122)
124. 因该果海，果彻因源：该，即赅，包括，包含。彻，通。念佛众生的因地之心包含了阿弥陀佛的果觉之海，阿弥陀佛的果觉之海贯通了念佛众生的因地之心源。 [↑](#footnote-ref-123)
125. 十信后心：十信位的最后阶段，如果再进一步破一分无明，即入圆教初住菩萨位而证法身，从此成法身大士。 [↑](#footnote-ref-124)
126. 兴起：因感动而奋起。 [↑](#footnote-ref-125)
127. 挹yì其高风：挹，揖yī，作zuō揖。对它的高风作揖，即仰慕它的高妙。 [↑](#footnote-ref-126)
128. 得预补处：预，参加，加入。补处，一生补处的简称，菩萨阶位的最高位，即等觉位。因经此生的系缚即可补佛位处，故称一生补处。得预补处，即获得加入到一生补处之位。 [↑](#footnote-ref-127)
129. 三乘五性：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五性，定性声闻、定性缘觉、定性菩萨、不定性、无性（即一阐提,义为信不具、断出世间善根之人）。 [↑](#footnote-ref-128)
130. 极谈：极致之谈。 [↑](#footnote-ref-129)
131. 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则诸离念的六根之性即时现显，一切时，一切处，精而不杂，明而不昧。 [↑](#footnote-ref-130)
132. 三摩提：也译作三摩地、三昧等。意译为正定，或定慧等持，简称等持。 [↑](#footnote-ref-131)
133. 精性妙净，心未发光：虽然六精之性圆妙明净，但因色阴未破，心未发光。 [↑](#footnote-ref-132)
134. 精研妙明：精细研究妙明觉性，止观双运，寂照并行。 [↑](#footnote-ref-133)
135. 四大不织：内外四大虚融，不再如密织的网，形成质碍。 [↑](#footnote-ref-134)
136. 少选：顷刻。 [↑](#footnote-ref-135)
137. 身能出碍：此身如影，外境如云，豁然无碍，身体能够出离墙壁等障碍物。 [↑](#footnote-ref-136)
138. 此名精明，流溢前境：此名心精的妙明之光，流溢于现前的根尘之境，色心虚融，故不相碍。 [↑](#footnote-ref-137)
139. 斯但功用：斯，这。但，只是。功用，禅定中精研妙明所现的功能作用。 [↑](#footnote-ref-138)
140. 非为圣证：不是圣者所实证的境界，一证永证。 [↑](#footnote-ref-139)
141. 不作圣心：不当作圣者所实证之境界的圣证之心。 [↑](#footnote-ref-140)
142. 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若作已证圣果解，就会遭受群邪所扰。 [↑](#footnote-ref-141)
143. 宛然：宛然如初。 [↑](#footnote-ref-142)
144. 斯但精行：这只是禅定中精研妙明之行，逼迫之极。 [↑](#footnote-ref-143)
145. 除执受身：除能执受的身根。 [↑](#footnote-ref-144)
146. 递相离合：轮流离开本位而依于他位，并且与对方和合。 [↑](#footnote-ref-145)
147. 成就善种：成就过去所闻熏的善因种子习气，发挥出来，有所听闻。 [↑](#footnote-ref-146)
148. 阎浮檀色：阎浮檀紫金之色。 [↑](#footnote-ref-147)
149. 一切种类：一切有情种类众生。 [↑](#footnote-ref-148)
150. 抑按降伏：抑止自心，按令不动，降伏其心。 [↑](#footnote-ref-149)
151. 制止超越：制止之力超越常分。 [↑](#footnote-ref-150)
152. 研究澄彻：研究妙明觉性，澄静其心，照彻前境。 [↑](#footnote-ref-151)
153. 此名心细，密澄其见：此名心光细密从而澄彻其见。 [↑](#footnote-ref-152)
154. 圆入虚融：内身外境无不虚融，称做圆入虚融。 [↑](#footnote-ref-153)
155. 尘并：诸尘并销。 [↑](#footnote-ref-154)
156. 一向入纯：一向用功专切入于精纯。 [↑](#footnote-ref-155)
157. 此名欣厌：此名平时喜欢净土，厌恶秽土。 [↑](#footnote-ref-156)
158. 研究深远：研究妙明觉性，以求深远之境。 [↑](#footnote-ref-157)
159. 隔见：隔物而能见闻。 [↑](#footnote-ref-158)
160. 研究精极：研究妙明觉性，到了至精至极之处。 [↑](#footnote-ref-159)
161. 见善知识，形体变移：见自身成善知识，形体相貌转变移易，或现佛身，或作菩萨，或化天人，或为龙畜等。 [↑](#footnote-ref-160)
162. 少选无端：少选，一会儿，不多久；无端，无缘无故，没有来由。 [↑](#footnote-ref-161)
163. 禅那：译为止观双运，亦可代表所有禅定。 [↑](#footnote-ref-162)
164. 皆是色阴，用心交互：皆是色阴区宇中，禅观与妄想两种用心互相交战。 [↑](#footnote-ref-163)
165. 奢摩他中，色阴尽者：奢摩他，意译为止、寂静、能灭等，也可称为定，即止息乱心，摄心不乱之义。指在定中的微密观照之下，色阴的坚固妄想已尽。 [↑](#footnote-ref-164)
166. 见诸佛心：彻见与诸佛同体的本妙觉心。 [↑](#footnote-ref-165)
167. 若有所得，而未能用：虽见本有妙明觉心，若有所证得，而未能发自在作用。 [↑](#footnote-ref-166)
168. 犹如魇yǎn人：犹如身着魇魅之人。比如俗称的鬼压床，睡梦中感到身不能动,口不能言。 [↑](#footnote-ref-167)
169. 若魇咎歇：若魇魅的过咎停歇。 [↑](#footnote-ref-168)
170. 虚明妄想：见分照用，领纳前境，虚有接受明了现前之境的作用的颠倒妄想。 [↑](#footnote-ref-169)
171. 得大光耀：即前面说的色阴尽时十方洞开，无复幽黯。 [↑](#footnote-ref-170)
172. 其心发明：即见诸佛心，如镜现像，悟得自己和一切众生本具妙明觉心，与佛无异却枉受轮溺。 [↑](#footnote-ref-171)
173. 内抑过分：内心自责不早发度众生之心，压抑过分。 [↑](#footnote-ref-172)
174. 赤子：（初生）婴儿。 [↑](#footnote-ref-173)
175. 此名功用，抑摧过越：这名为有功用之心，抑责摧伤自己过分产生的现象。 [↑](#footnote-ref-174)
176. 正受：正定的异名。 [↑](#footnote-ref-175)
177. 受阴明白：受阴虚明的境界明白显露。 [↑](#footnote-ref-176)
178. 胜相：即见诸佛心，镜中现像。 [↑](#footnote-ref-177)
179. 三僧祇qí：三大阿僧祇劫的略称。按通途法门诸佛从初发心到成佛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 [↑](#footnote-ref-178)
180. 一念能越：我今一念不生，即如如佛，一生便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证。 [↑](#footnote-ref-179)
181. 陵率过越：陵跨佛乘，轻率自大，过越其分。 [↑](#footnote-ref-180)
182. 前无新证，归失故居：向前，则受阴未破，没有新证之境，退归，则色阴已尽，而失故居之所。 [↑](#footnote-ref-181)
183. 入中隳huī地：入于色阴、受阴中间，进退二念俱不能成的两难之境。 [↑](#footnote-ref-182)
184. 无慧自失：偏于定力，没有智慧观照相资，自失方便。 [↑](#footnote-ref-183)
185. 失于猛利：失于慧观过于猛利。 [↑](#footnote-ref-184)
186. 以诸胜性：以诸定中所见心佛一如等胜性。 [↑](#footnote-ref-185)
187. 是卢舍那：卢舍那，即报身佛。自己本来就是卢舍那佛，不假修成。 [↑](#footnote-ref-186)
188. 亡失恒审，溺于知见：亡失恒常审察自己的分位，沉溺于自己本来是佛，不假修成的知见，偏执理性废弃事修。 [↑](#footnote-ref-187)
189. 失于方便：失于智慧观照之方便。 [↑](#footnote-ref-188)
190. 此名轻安，无慧自禁：此名定心成就，暂发轻安，身心快乐，不可言喻。没有智慧，不能自禁。 [↑](#footnote-ref-189)
191. 此名见胜：此名唯见自己的性灵即众生本具的佛性尊胜。 [↑](#footnote-ref-190)
192. 檀越：指施主。 [↑](#footnote-ref-191)
193. 氎dié华：细棉布，棉花。 [↑](#footnote-ref-192)
194. 于精明中，圆悟精理：于精明心中，圆悟至精理体之佛心。 [↑](#footnote-ref-193)
195. 得大随顺：得一切时处随心自在。 [↑](#footnote-ref-194)
196. 无闻比丘：无想天中无闻比丘，未证言证阿罗汉果，及至命终，衰亡之相现前，诽谤佛说阿罗汉不再轮回受生是妄语。 [↑](#footnote-ref-195)
197. 于明悟中，得虚明性：于明悟自心中，观受阴虚明之性，无有一法可得。 [↑](#footnote-ref-196)
198. 拨无因果：佛教术语，拨，遣除之意。遣除为无其事，谓之拨无。拨无因果，即否定因果的道理。 [↑](#footnote-ref-197)
199. 饮酒啖肉：饮酒吃肉，说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或找其它使之合理化的理由。 [↑](#footnote-ref-198)
200. 广行淫秽：广行淫秽之事，说什么淫怒痴即戒定慧，或说杀盗淫即戒定慧。 [↑](#footnote-ref-199)
201. 一种俱空：现出一种净秽俱空之相。 [↑](#footnote-ref-200)
202. 味其虚明：体会研究其虚明之性。 [↑](#footnote-ref-201)
203. 悟则无咎：若以智慧观照，此是妙触受用，不生耽恋执着，及时觉悟则无过咎。 [↑](#footnote-ref-202)
204. 化诸白衣，平等行欲：教化白衣居士，不分自他，不择好丑，平等行淫欲之事，说是菩提行。 [↑](#footnote-ref-203)
205. 虽未漏尽：虽未得漏尽通。漏，即烦恼的别名。漏尽通，即漏尽智证通的简称，也就是证得漏尽智烦恼尽除、得解脱、威德具足的境界。 [↑](#footnote-ref-204)
206. 意生身：非父母所生之身体，乃菩萨依‘意’所化生之身。这里指觉法自性，性意生身，因离根之体即是第八本识，一切诸法皆依此识变现，既得此识，即能觉了一切诸法自性如幻，所以能普入诸刹，随往无碍。 [↑](#footnote-ref-205)
207. 若动念尽，浮想销除：若第八识所含六识种子之动念尽，则六识中的枝末浮想销除。 [↑](#footnote-ref-206)
208. 一伦生死，首尾圆照：一切伦类，十二类众生，生灭根源从此披露，首从卵生，尾至非无想生，皆能圆满觉照，知其生从何来，死向何去。 [↑](#footnote-ref-207)
209. 融通妄想：想阴能融通变化，使心随境转，或境随心转。 [↑](#footnote-ref-208)
210. 虚妙：虚，受阴已尽故言虚。妙，达于微妙之境，即产生离身作用，如鸟出笼，得意生身，随往无碍。 [↑](#footnote-ref-209)
211. 不遭邪虑：不遭遇受阴邪虑所惑。 [↑](#footnote-ref-210)
212. 善巧：各种善巧变化，方便教化众生。 [↑](#footnote-ref-211)
213. 飞精附人，口说经法：飞遣精魅以附他人之身，资长他的邪慧，使他能够口说相似的经法。受阴尽后，魔便不能入此修行人之心腑，因此附在受其邪惑的他人身上，以扰乱修行人之心。 [↑](#footnote-ref-212)
214. 斯须：即须臾，顷刻之间。 [↑](#footnote-ref-213)
215. 帝释：即帝释天，为忉利天之主。 [↑](#footnote-ref-214)
216. 游荡：即游戏神通，放荡自在，遍周尘刹。 [↑](#footnote-ref-215)
217. 经历：经历刹土，大作佛事。 [↑](#footnote-ref-216)
218. 种智：菩提种智。 [↑](#footnote-ref-217)
219. 契合：密契至理，吻合妙用。 [↑](#footnote-ref-218)
220. 心爱根本：以受阴既尽，露出细微动相，因不知其为六识种子，根本想阴，误以为因动有生，而为万物根本，心生爱着。 [↑](#footnote-ref-219)
221. 精爽其心：奋其精神，竭其心力。 [↑](#footnote-ref-220)
222. 辨析：辨别万物之理，分析变化之性。 [↑](#footnote-ref-221)
223. 净居：指佛国净土。 [↑](#footnote-ref-222)
224. 金色相：紫磨金色之身相。 [↑](#footnote-ref-223)
225. 周流：周遍。 [↑](#footnote-ref-224)
226. 冥感：与佛菩萨冥中感应。 [↑](#footnote-ref-225)
227. 四事：指衣服、饮食、卧具、医药。 [↑](#footnote-ref-226)
228. 深入：深穷契入三摩定境。 [↑](#footnote-ref-227)
229. 本业：过去世的本业。 [↑](#footnote-ref-228)
230. 讦jié露：揭发他人隐私或攻击别人短处。 [↑](#footnote-ref-229)
231. 未然：还没有发生的。 [↑](#footnote-ref-230)
232. 宿命：宿命所遗之物。 [↑](#footnote-ref-231)
233. 肥充：体肥肉充。 [↑](#footnote-ref-232)
234. 精进：这里指无益精进，愚痴盲修。 [↑](#footnote-ref-233)
235. 无定行事：无一定的行事方法。 [↑](#footnote-ref-234)
236. 猥wěi媟xiè：淫秽而亵渎神圣之事。 [↑](#footnote-ref-235)
237. 化性：万物变化之体性。 [↑](#footnote-ref-236)
238. 深空：深入的空寂，不唯身境俱空，而且存没自在。 [↑](#footnote-ref-237)
239. 作旃zhān檀气：发出檀香的香气。 [↑](#footnote-ref-238)
240. 如厚石蜜：石蜜，即冰糖。如厚石蜜一样甜。 [↑](#footnote-ref-239)
241. 虽得空寂：虽然他自称已经证得空寂。 [↑](#footnote-ref-240)
242. 受其欲者，亦得空心：从他受欲的人，名为持法子，持佛陀正法的儿子，亦得空心持断灭之见。 [↑](#footnote-ref-241)
243. 此名日月，薄bó蚀精气，金玉芝草，麟凤龟鹤：金玉芝草，虽为无情物，或被精怪依附而成类生，即草木精魅，久成魔党。此名日月薄蚀的时候，精气直贯于地，金玉芝草，麟凤龟鹤之类，吸此精华得以长生。 [↑](#footnote-ref-242)
244. 几jǐ：几微动相，即想阴根本。 [↑](#footnote-ref-243)
245. 顿希变易：顿希，立即希望。变易，变易生死。 [↑](#footnote-ref-244)
246. 出世自然，不因修得：出世觉道自然成就，不因修行证得。 [↑](#footnote-ref-245)
247. 住世自在天魔：即欲界第六天波旬魔王，因为没有出离心，故名为住世，虽然别有天宫，但仍然属于他化自在天所摄。 [↑](#footnote-ref-246)
248. 遮文茶：即役使鬼，也叫嫉妒女。 [↑](#footnote-ref-247)
249. 四天王毗舍童子：即啖精气鬼，隶属于四王天管辖。 [↑](#footnote-ref-248)
250. 利其虚明：利用修行人定心虚明之际，助发他的邪慧。 [↑](#footnote-ref-249)
251. 亲自观见：亲自观见魔王现身。 [↑](#footnote-ref-250)
252. 称执金刚：口称执有金刚坚固之术。 [↑](#footnote-ref-251)
253. 未逾yú年岁：不超过一年半载。 [↑](#footnote-ref-252)
254. 前人未详：前人，指当事人。未详，不知道自己已被魔扰。 [↑](#footnote-ref-253)
255. 九生：如果以一百年为一生，九生就是九百年。 [↑](#footnote-ref-254)
256. 百世：如果以三十年为一世，百世就是三千年。 [↑](#footnote-ref-255)
257. 无学：果满取证真谛涅槃，于三界内堪称无学。 [↑](#footnote-ref-256)
258. 前尘影事：前尘，现前五尘。影事，谢落之影，即法尘，因法尘依想阴为体，想阴既尽，法尘便无所依，现前五尘再也无法成就谢落影像之事。 [↑](#footnote-ref-257)
259. 精真：识精真体，指第八识现前。 [↑](#footnote-ref-258)
260. 生灭根元：即第八识中所含的七识种子。以有微细生灭为行阴根本，所有生灭皆由此流出。 [↑](#footnote-ref-259)
261. 同生基：即是七识种子，十二类生，莫不由此流出，故名同分生基。 [↑](#footnote-ref-260)
262. 野马：即田间游气，佛经中多称为阳焰。比喻行阴之幽隐微细动相。 [↑](#footnote-ref-261)
263. 熠熠清扰：微光闪烁，轻清扰动。比喻行阴之幽隐微细动相。 [↑](#footnote-ref-262)
264. 浮根尘：浮根四尘所成之根身。 [↑](#footnote-ref-263)
265. 一澄元习：一旦澄清，则第七识本源之种子习气。 [↑](#footnote-ref-264)
266. 穷生类本：穷研众生十二种类生灭的根本。 [↑](#footnote-ref-265)
267. 于本类中：于十二根本类别的众生之中。 [↑](#footnote-ref-266)
268. 生机全破：生机，生灭之枢机，即行阴。破，即显露。 [↑](#footnote-ref-267)
269. 业流湾环：业行迁流，湾转回环。 [↑](#footnote-ref-268)
270. 末那：末那识，即第七识。 [↑](#footnote-ref-269)
271. 执受：执受根身、器界、种子之阿赖耶识，即第八识。 [↑](#footnote-ref-270)
272. 穷不失性：穷究此循环不失之性。 [↑](#footnote-ref-271)
273. 是人既尽想元，生理更无，流止运转：生理，生灭根元，即行阴。此人既尽想阴之根元，便误以为生灭根元的行阴自然更无流止运转。 [↑](#footnote-ref-272)
274. 妙明心：这里指修行人将行阴生灭根元谬计为妙明真心。 [↑](#footnote-ref-273)
275. 分位：指事物变化中所处的不同区间或地位。 [↑](#footnote-ref-274)
276. 计过未者：计过去已灭，计未来未至，有一定的边际相。 [↑](#footnote-ref-275)
277. 计相续心：计现在相续心，念念无从间断。 [↑](#footnote-ref-276)
278. 穷行阴空:以定力穷研，欲求使行阴空。 [↑](#footnote-ref-277)
279. 以其所见：在定中觉得行阴灭，出定之时觉得行阴生，不知是定功没有到家，今以其所见。 [↑](#footnote-ref-278)
280. 不死矫乱：外道以无想天为不死天。外道宣称，一生不乱答疑问死后就可以生到无想天，因此外道对于提问惯于以不定或秘密的语言回答。佛法认为这是真正的矫乱。矫乱，就是混淆道理，把人弄糊涂。 [↑](#footnote-ref-279)
281. 遍计虚论：邪分别性，名为遍计；都无实义，名为虚论。 [↑](#footnote-ref-280)
282. 各各生处，名之为有：因观生命各各生处，以生为有，故遂名为有。 [↑](#footnote-ref-281)
283. 互互亡处，名之为无：互，彼此。因观生命互互灭处，以灭为无，故遂名为无。 [↑](#footnote-ref-282)
284. 无容穷诘：容，让，允许。没有办法让别人穷究诘问。 [↑](#footnote-ref-283)
285. 于无尽流：行阴相续无尽，迁流不息。 [↑](#footnote-ref-284)
286. 或彼前缘，随我回复：或彼前缘，即眼前之色。随我回复，随我回旋往复，即随我运用。 [↑](#footnote-ref-285)
287. 有十六相：此段前面色阴有四相（四种我），受阴、想阴、行阴也一样，四乘四共十六相。 [↑](#footnote-ref-286)
288. 八无相：色、受、想、行每一阴生前、死后都呈无相，共成八种无相。 [↑](#footnote-ref-287)
289. 兼受想灭：兼色、受、想已灭。 [↑](#footnote-ref-288)
290. 双计有无：于行阴存计有，于色、受、想已灭计无。 [↑](#footnote-ref-289)
291. 自体相破：以行阴之有破前三之无，以前三之无破行阴之有。 [↑](#footnote-ref-290)
292. 八俱非相：色、受、想、行四阴有、无俱非，共成八种俱非相。亦即非有色、受、想、行又非无色、受、想、行。 [↑](#footnote-ref-291)
293. 迁讹：改变，变化。 [↑](#footnote-ref-292)
294. 后际昏瞢měng，无可道故：之后必然糊涂，因为说有不行，说无也不行，无可说故。 [↑](#footnote-ref-293)
295. 于后后无：若于行阴迁流，灭而生，生而灭，念念灭处，以为于后后必当归于空无。 [↑](#footnote-ref-294)
296. 七断灭论：外道以为人、天七处众生死后均断灭，故称之为七断灭论。 [↑](#footnote-ref-295)
297. 身灭：六欲天及以下的众生，身死之后归于断灭。 [↑](#footnote-ref-296)
298. 欲尽灭：初禅离欲界，欲染已尽，天报受毕，归于断灭。 [↑](#footnote-ref-297)
299. 苦尽灭：二禅苦尽，极喜无忧，天报受毕，归于断灭。 [↑](#footnote-ref-298)
300. 极乐灭：三禅极乐，天报受毕，归于断灭。 [↑](#footnote-ref-299)
301. 极舍灭：四禅极舍苦乐，天报受毕，归于断灭。 [↑](#footnote-ref-300)
302. 七际：四洲（含地狱道、鬼道、畜生道、人道）、六欲天、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和无色界之空天，合共七处，名为七际。 [↑](#footnote-ref-301)
303. 于后后有：若于行阴念念相续，以为于后后必定是有。 [↑](#footnote-ref-302)
304. 五涅槃论：外道以为住于欲界六天和色界四禅天即为涅槃处。六欲天合为一处，四禅天则分开计算，共成五种涅槃论。 [↑](#footnote-ref-303)
305. 欲界：欲界各天。 [↑](#footnote-ref-304)
306. 为正转依：妄计为涅槃之境。因涅槃乃佛教转生死依涅槃之号也。 [↑](#footnote-ref-305)
307. 观见圆明：以天眼观见六欲诸天，天光圆明，清净庄严。 [↑](#footnote-ref-306)
308. 或以初禅，性无忧故。或以二禅，心无苦故：圆瑛法师《楞严经讲义》中说“今以初禅无忧，二禅无苦者，疑翻译之误倒耳。”根据此说这两句可改为：或以初禅，性无苦故。或以二禅，心无忧故。 [↑](#footnote-ref-307)
309. 不受轮回生灭性：遂谓三灾不到，不受轮回生灭性。 [↑](#footnote-ref-308)
310. 有漏天：没有断尽烦恼仍然会漏落于生死轮回的诸天。 [↑](#footnote-ref-309)
311. 为胜净依：为最胜清净之依处，即涅槃之境。 [↑](#footnote-ref-310)
312. 清净标指：清净妙法的指示。 [↑](#footnote-ref-311)
313. 诸世间性：诸世间一切有为生灭之性。 [↑](#footnote-ref-312)
314. 同分生机：即同生基，是七识种子，此是生灭根元。 [↑](#footnote-ref-313)
315. 沉细纲纽：深沉微细的生机纲纽。 [↑](#footnote-ref-314)
316. 补特伽罗：译为数取趣，即中有身。 [↑](#footnote-ref-315)
317. 感应悬绝：感应，即因果感应。悬绝，即断绝，绝迹。 [↑](#footnote-ref-316)
318. 观由执元，诸类不召：观见受生的元由，却执此以为本元真心，致使识阴终不能破，但因行阴已尽，诸类众生不能再召感他去受生。 [↑](#footnote-ref-317)
319. 已获其同：已获证其同一识性，同是唯识，一体变现。 [↑](#footnote-ref-318)
320. 罔wǎng象虚无：非有谓之罔，非无谓之象，体性空寂，故名虚无。 [↑](#footnote-ref-319)
321. 根隔合开：六根之间的隔碍消融，合六根为一根之用，开一根为六根之用，但犹未能完全自在成就。 [↑](#footnote-ref-320)
322. 圆元：圆，诸类（十二类众生）遍含；元，万化之始。即指识阴。 [↑](#footnote-ref-321)
323. 真常因：因，依的意思。真常因，指真常可依住之实境。 [↑](#footnote-ref-322)
324. 因所因：因，依，指能依之心即八识。所因，所依，指所依之实境。 [↑](#footnote-ref-323)
325. 娑毗pí迦罗：指黄发外道。以我为能归，冥谛为所归。其所计之冥谛，为冥然莫辨之境。 [↑](#footnote-ref-324)
326. 一类：一类一类。 [↑](#footnote-ref-325)
327. 能非能执：我能生一切众生，而实非能生一切众生的妄执。 [↑](#footnote-ref-326)
328. 摩醯xī首罗：即大自在天，亦即自在天魔，居色界顶天。妄说已经得大自在，自计于身中，能现无边众生之身，是能生世界及众生的始祖，故又名为大我慢天。 [↑](#footnote-ref-327)
329. 立能为心，成能事果：为，造化。立能造化之心，成就能成办十二类生的事果。 [↑](#footnote-ref-328)
330. 我遍圆种：计执我体周遍虚空，圆含一切的种族。 [↑](#footnote-ref-329)
331. 即于都起，所宣流地：即于这个都能生起一切法，为一切法所宣流之地。 [↑](#footnote-ref-330)
332. 不生：不生不灭的常住真心。 [↑](#footnote-ref-331)
333. 生灭：生灭的识阴。 [↑](#footnote-ref-332)
334. 计自在天：指欲界天顶之波旬魔王。 [↑](#footnote-ref-333)
335. 立因依心：立识阴能生我身心为因，又计是我归依处之心，以生灭识阴作真常身。 [↑](#footnote-ref-334)
336. 倒圆：未得圆满真心，颠倒妄计为圆满，故名倒圆。 [↑](#footnote-ref-335)
337. 婆吒zhā霰xiàn尼：即婆吒和霰尼，是两种外道师之名。 [↑](#footnote-ref-336)
338. 计圆知心：计识阴为圆满遍知之心。 [↑](#footnote-ref-337)
339. 倒知：颠倒计着无情为有知。 [↑](#footnote-ref-338)
340. 一切发生：妄计一切诸法，莫不由地、水、火、风四大发生。 [↑](#footnote-ref-339)
341. 以此群尘，发作本因：以此四大，妄计为能发生造作一切的本因。 [↑](#footnote-ref-340)
342. 生无生执：四大能生一切凡圣因果，而实不能生的谬执。 [↑](#footnote-ref-341)
343. 诸迦叶波：总括崇事四大的外道。 [↑](#footnote-ref-342)
344. 计明中虚：妄计圆明中的虚无相为究竟地。 [↑](#footnote-ref-343)
345. 非灭群化：非灭，毁灭。群化，群尘所化，身与国土。 [↑](#footnote-ref-344)
346. 以永灭依：以永灭群化所依之空。 [↑](#footnote-ref-345)
347. 舜若多：意译为空，此处指趣于顽空之天众。 [↑](#footnote-ref-346)
348. 圆虚无心，成空亡果：于圆明中，以虚无之心为因，成就空亡之果。 [↑](#footnote-ref-347)
349. 若于圆常，固身常住：若将识阴看作圆满常住，就会有使色身也能如识阴一样圆满常存的欲望。 [↑](#footnote-ref-348)
350. 贪非贪执：贪求色身长生不死，而实贪求不到的妄执。 [↑](#footnote-ref-349)
351. 阿斯陀：意译为无比，古代仙人的名字，其寿命极长无比。 [↑](#footnote-ref-350)
352. 命元：受命根元，即识阴。 [↑](#footnote-ref-351)
353. 立固妄因，趣长劳果：立坚固色身同于圆常识阴的妄因，趣向长恋尘劳的妄果。 [↑](#footnote-ref-352)
354. 观命互通：观受命元由之识阴，与诸十二类众生相互通觉。 [↑](#footnote-ref-353)
355. 真无真执：执命元为真实常住，而实非真常的妄执。 [↑](#footnote-ref-354)
356. 吒zhā枳zhǐ迦罗：天魔的异名。 [↑](#footnote-ref-355)
357. 立炽chì尘果：立炽盛的尘劳以为实果。 [↑](#footnote-ref-356)
358. 于命明中：在对众生受命的源由已经了然明白之中。 [↑](#footnote-ref-357)
359. 疏决真伪，因果相酬：疏通决择，圣道则真，因修证真实故；外道则伪，因断常伪妄故。观世出世间一切法，皆是因果相酬。 [↑](#footnote-ref-358)
360. 唯求感应：只求感应速证真修实证。 [↑](#footnote-ref-359)
361. 圆精应心：圆满其易粗为精，唯求感应之心。 [↑](#footnote-ref-360)
362. 圆觉脗wěn心，成湛明果：圆遍诸类，觉知通吻，即以悟境为因心，成就独觉寂湛之自然慧果；缘觉洞明之究竟无生果 [↑](#footnote-ref-361)
363. 生觉圆明，不化圆种：生于独觉、缘觉两种果位中，妄计所悟理已圆，所证智已明，不能融化透过所悟所执，空净圆影，仍为定性种。 [↑](#footnote-ref-362)
364. 法讳：讳，古时称死去的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法讳，即出家人的法名。 [↑](#footnote-ref-363)
365. 有莘：古国名。 [↑](#footnote-ref-364)
366. 伊尹：夏末商初助汤灭桀的商代大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贤能相国、帝王之师。 [↑](#footnote-ref-365)
367. 挂搭：僧人借宿在别的寺里，把随身用的东西都挂在禅房的挂钩上。 [↑](#footnote-ref-366)
368. 具戒：即受具足戒。初出家受沙弥戒成为沙弥众，进一步受具足戒或称比丘戒才能成为比丘众。 [↑](#footnote-ref-367)
369. 契经：契合众生的根机而且契合真理的经文，即佛经。 [↑](#footnote-ref-368)
370. 尺香斋：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彻悟大师的书房名。 [↑](#footnote-ref-369)
371. 追武梦东：武，脚步。梦东，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彻悟大师号梦东。追武梦东，即追随彻悟大师的脚步。 [↑](#footnote-ref-370)
372. 拾得行堂：拾得，唐代拾得大师，在天台山国清寺担任行堂（寺院斋堂盛饭盛菜）的工作。印光大师到北京龙泉寺也是担任行堂。按说大师已经是出家九年，戒腊八年的比丘，在资福寺担任过香灯、寮元的职务，颇有资历，不该再干行堂这样的苦活。但大师深知苦行能够培福的道理，所以仿效古大德的风范，自觉自愿地担当苦行。 [↑](#footnote-ref-371)
373. 空翠醒人：空翠，指绿色的草木。醒人，让人醒目。 [↑](#footnote-ref-372)
374. 掩关：闭关。 [↑](#footnote-ref-373)
375. 辑集：收集有关作品或资料编成集子。 [↑](#footnote-ref-374)
376. 云栖：即净土宗第八代祖师莲池大师。 [↑](#footnote-ref-375)
377. 白华：指普陀山法雨寺，位于普陀山白华顶左边光熙峰下。 [↑](#footnote-ref-376)
378. 申江：指上海。 [↑](#footnote-ref-377)
379. 飞锡：锡，锡杖，僧人外出所用。据《释氏要览》卷下：“今僧游行，嘉称飞锡。” [↑](#footnote-ref-378)
380. 踵zhǒng相接：踵，脚后根。形容人数之多。 [↑](#footnote-ref-379)
381. 万指：即千人，形容人多。 [↑](#footnote-ref-380)
382. 移锡：谓僧人移换寺庙。 [↑](#footnote-ref-381)
383. 客秋：客居当年的秋天。 [↑](#footnote-ref-382)
384. 假借：凭借，借助。 [↑](#footnote-ref-383)
385. 迁化：指圆寂，往生。 [↑](#footnote-ref-384)
386. 荼毗pí：僧人圆寂后火化。 [↑](#footnote-ref-385)
387. 式微：式，物体外形的样子。微，通昧。原指天将黄昏，现指事物由兴盛而衰落。 [↑](#footnote-ref-386)
388. 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但体还未壮,所以称做弱冠,后泛指男子二十左右的年纪。 [↑](#footnote-ref-387)
389. 弘一上人：即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上人，这里指上德之人，是比丘的尊称，因比丘内涵德智，外有胜行，在人之上。 [↑](#footnote-ref-388)
390. 恫心：痛心。 [↑](#footnote-ref-389)
391. 圆音：指大师说法之音。圆，指佛法的圆满周密。 [↑](#footnote-ref-390)
392. 安养：安养国，指西方极乐世界。 [↑](#footnote-ref-391)
393. 忉dāo怛dá：忧伤，悲痛。 [↑](#footnote-ref-392)
394. 坐化：修行有素的人，端坐安然而命终。 [↑](#footnote-ref-393)
395. 四依：即人四依，为众生所信赖而堪于依止之四种人。具体内容有不同说法。 [↑](#footnote-ref-394)
396. 垂范：传留后世的模范。 [↑](#footnote-ref-395)
397. 今兹：今此，现在。 [↑](#footnote-ref-396)
398. 登茂才异等之选：此处与史实不符。印光大师在《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复袁德常居士书四》中说：“光尚未至县（陕西郃阳），何由入泮。不入泮与入泮，总无二样。然一真一妄，徒令人惭惶无地，又何益乎。光不久人世，一旦死去，万不可如此妄传，致人疑诮。”茂才，即秀才。茂才，西汉称秀才，东汉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改称茂才，又常称作“茂才异等”，指优秀的人才。异等，才能出类拔萃的人。明清时期，通过县试、府试或院试，成为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或茂才。考中生员之后，方能进入县学、州学或府学学习。学宫前有半圆形水池，称为泮水或泮池。新生入学宫学习，称为入泮。印光大师并未入泮，所以此处“登茂才异等之选”七字与史实不符。 [↑](#footnote-ref-397)
399. 丛林：僧人聚居之处，指寺院。 [↑](#footnote-ref-398)
400. 卓锡：卓，植立。卓锡，即立锡杖于某处之意。名僧挂单某处，便称为卓锡或住锡。 [↑](#footnote-ref-399)
401. 无何：不久。 [↑](#footnote-ref-400)
402. 踵至：接踵而至。 [↑](#footnote-ref-401)
403. 化缘：指教化的因缘。 [↑](#footnote-ref-402)
404. 厥后：从那以后。 [↑](#footnote-ref-403)
405. 廿niàn六年：民国二十六年，即一九三七年。廿，二十。 [↑](#footnote-ref-404)
406. 常分：本分。 [↑](#footnote-ref-405)
407. 洒扫：先洒水在地上湿润灰尘，前后清扫。 [↑](#footnote-ref-406)
408. 浣huān濯zhuó：洗涤。 [↑](#footnote-ref-407)
409. 忤wǔ物：指触犯人，或与人不合。 [↑](#footnote-ref-408)
410. 绳墨：木工画直线的工具，比喻规矩或法度。 [↑](#footnote-ref-409)
411. 乡党宿儒：乡党，泛指家乡。宿儒，年长的素有声望的儒士。 [↑](#footnote-ref-410)
412. 老妪yǜ：老妇人。 [↑](#footnote-ref-411)
413. 彻祖：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彻悟大师。 [↑](#footnote-ref-412)
414. 感孚：使人感动信服。 [↑](#footnote-ref-413)
415. 翕然：一致的样子。 [↑](#footnote-ref-414)
416. 叔季：没落，末世。 [↑](#footnote-ref-415)
417. 格正：纠正。 [↑](#footnote-ref-416)
418. 迺nǎi者：迺，乃的异体字。迺者，往日。 [↑](#footnote-ref-417)
419. 假饰：假，借用，利用。饰，装饰。 [↑](#footnote-ref-418)
420. 夏历：这里指农历，也称阴历。 [↑](#footnote-ref-419)
421. 抽解：大小便。 [↑](#footnote-ref-420)
422. 溏táng泻：轻度腹泻。 [↑](#footnote-ref-421)
423. 解房：厕所。 [↑](#footnote-ref-422)
424. 向日：面对太阳，即晒太阳。 [↑](#footnote-ref-423)
425. 少须：片刻，一会儿。 [↑](#footnote-ref-424)
426. 嗣后：嗣，接着，随后。嗣后，自此以后。 [↑](#footnote-ref-425)
427. 舍报：舍掉报身，即往生。 [↑](#footnote-ref-426)
428. 易榻而椅：榻，床。由躺在床上改为坐在椅子上。 [↑](#footnote-ref-427)
429. 泊然而化：安然往生。 [↑](#footnote-ref-428)
430. 如丧考妣：考，已死的父亲。妣，已死的母亲。好像死了父母一样地伤心。 [↑](#footnote-ref-429)
431. 氤yīn氲yūn：弥漫。 [↑](#footnote-ref-430)
432. 具缚凡夫：具有业力束缚的凡夫。 [↑](#footnote-ref-431)
433. 应迹垂化：指佛菩萨应众生之机缘，自其本体示现种种身以教化众生。垂，敬辞，用于别人（多是长辈或上级）对自己的行动。 [↑](#footnote-ref-432)
434. 来兹：兹，年。来年，指未来。 [↑](#footnote-ref-433)
435. 毗pí尼：又译作毗奈耶，即戒律。 [↑](#footnote-ref-434)
436. 仲春：仲，在当中的。仲春，春季的第二个月，即农历二月。 [↑](#footnote-ref-435)
437. 恋恋：顾念。 [↑](#footnote-ref-436)
438. 训迪：迪，开导。训迪，教诲开导。 [↑](#footnote-ref-437)
439. 一若：仿佛。 [↑](#footnote-ref-438)
440. 肄yì业上海女子中学：在上海女子中学读书。 [↑](#footnote-ref-439)
441. 闻人：有名望的人。 [↑](#footnote-ref-440)
442. 走笔：挥毫疾书。 [↑](#footnote-ref-441)
443. 不佞nìng：佞，有才智。不佞，旧时对自己的谦称。 [↑](#footnote-ref-442)
444. 弘化：指弘化社，是由印光大师发起创办的刻印流通佛书的机构。 [↑](#footnote-ref-443)
445. 请益：请求增加，即向人请教。 [↑](#footnote-ref-444)
446. 禅和：即禅和子，指禅僧或和尚，亦谓参禅之人。这里是和尚的意思。 [↑](#footnote-ref-445)
447. 城厢：靠近城市的地区。亦泛指城市。 [↑](#footnote-ref-446)
448. 无虑：不计虑，指大约，大概。 [↑](#footnote-ref-447)
449. 就里：其中，内情。 [↑](#footnote-ref-448)
450. 废然：沮丧失望的样子。 [↑](#footnote-ref-449)
451. 参详：思量，琢磨。 [↑](#footnote-ref-450)
452. 优婆塞：在家信佛、行佛道并受了三皈依的男子叫作优婆塞。受了三皈依及五戒并戒行圆满的人，称为满分优婆塞。 [↑](#footnote-ref-451)
453. 水陆：即水陆法会，全称是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也称水陆道场、水陆大会、水陆会、水陆斋等。 [↑](#footnote-ref-452)
454. 正副表：水陆法会分为内坛和外坛，内坛是法会的主要场所，一般设在殿和法堂。内坛设有主法（亦称主坛）、正表、副表各一人。 [↑](#footnote-ref-453)
455. 想头：想法，念头。 [↑](#footnote-ref-454)
456. 禀安：向尊长请安。 [↑](#footnote-ref-455)
457. 播迁：迁徙。 [↑](#footnote-ref-456)
458. 传舍：旅馆。 [↑](#footnote-ref-457)
459. 僧伽：简称为僧，意译为和、众，乃和合的意思，故又称为和合众、和合僧、海众。又华梵并举，合称为僧侣。 [↑](#footnote-ref-458)
460. 迦文：释迦文佛的简称，即释迦牟尼佛。 [↑](#footnote-ref-459)
461. 落索：啰嗦，连串不断的样子。 [↑](#footnote-ref-460)
462. 鄙怀：谦称自己的心愿，心意。 [↑](#footnote-ref-461)
463. 评骘zhì：评论。 [↑](#footnote-ref-462)
464. 卓荦luò：卓越，突出。 [↑](#footnote-ref-463)
465. 饕tāo餮tiè：贪吃的人。 [↑](#footnote-ref-464)
466. 海错：指各种海味。 [↑](#footnote-ref-465)
467. 宴居：闲居。 [↑](#footnote-ref-466)
468. 苏垣：垣，即城。指苏州。 [↑](#footnote-ref-467)
469. 中浣：中旬。 [↑](#footnote-ref-468)
470. 蒸郁：闷热。 [↑](#footnote-ref-469)
471. 卓立：高高站立。 [↑](#footnote-ref-470)
472. 修函：写信。 [↑](#footnote-ref-471)
473. 箕jī坐：叉开腿坐着。 [↑](#footnote-ref-472)
474. 般涅槃：即涅盘。 [↑](#footnote-ref-473)
475. 薄海：泛指海内外广大地区。 [↑](#footnote-ref-474)
476. 不慧不文：不慧，对自己的谦称。不文，没有文华辞采。 [↑](#footnote-ref-475)
477. 奚待赘zhuì词：何需多说。 [↑](#footnote-ref-476)
478. 未之知：即未知之。 [↑](#footnote-ref-477)
479. 泚cǐ笔：以笔蘸墨。 [↑](#footnote-ref-478)
480. 日非：一天天败坏。 [↑](#footnote-ref-479)
481. 廿三四年：即民国二十三四年。 [↑](#footnote-ref-480)
482. 小子：旧时自称谦词。 [↑](#footnote-ref-481)
483. 不啻：如同。 [↑](#footnote-ref-482)
484. 至人：指思想或道德修养最高超的人。 [↑](#footnote-ref-483)
485. 髫tiáo龄：幼年。 [↑](#footnote-ref-484)
486. 失恃：指死了母亲。 [↑](#footnote-ref-485)
487. 命途多蹇jiǎn：生活道路多有不顺。 [↑](#footnote-ref-486)
488. 百凡丛脞cuǒ：百凡，即凡百，泛指一切。丛脞，杂乱。 [↑](#footnote-ref-487)
489. 无明：为烦恼之别称，不如实知见之意，以愚痴为其自相。 [↑](#footnote-ref-488)
490. 子虚：虚构或不真实的事。 [↑](#footnote-ref-489)
491. 辱荷：即承蒙。 [↑](#footnote-ref-490)
492. 批却导窾kuǎn：比喻处理事情善于从关键处入手，因而顺利解决。 [↑](#footnote-ref-491)
493. 季夏：夏季的最末一个月,即农历六月。 [↑](#footnote-ref-492)
494. 交付祝融：祝融，火神。即用火烧毁。 [↑](#footnote-ref-493)
495. 尊人：对他人或自己父母的敬称。 [↑](#footnote-ref-494)
496. 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日汉族称中元节，祭祀先人。 [↑](#footnote-ref-495)
497. 挟纩：披着绵衣，比喻受人抚慰而感到温暖。 [↑](#footnote-ref-496)
498. 不辰：不得其时。 [↑](#footnote-ref-497)
499. 西席：这里指家塾教师。旧时请老师到家里来教授自己子弟的私塾叫家塾。 [↑](#footnote-ref-498)
500. 榴月：指农历五月，因五月石榴花开故得名。 [↑](#footnote-ref-499)
501. 无远弗届：弗，不。届，到。即不管多远之处，没有不到的。 [↑](#footnote-ref-500)
502. 顾事往如存：回顾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但好象仍存在于眼前。 [↑](#footnote-ref-501)